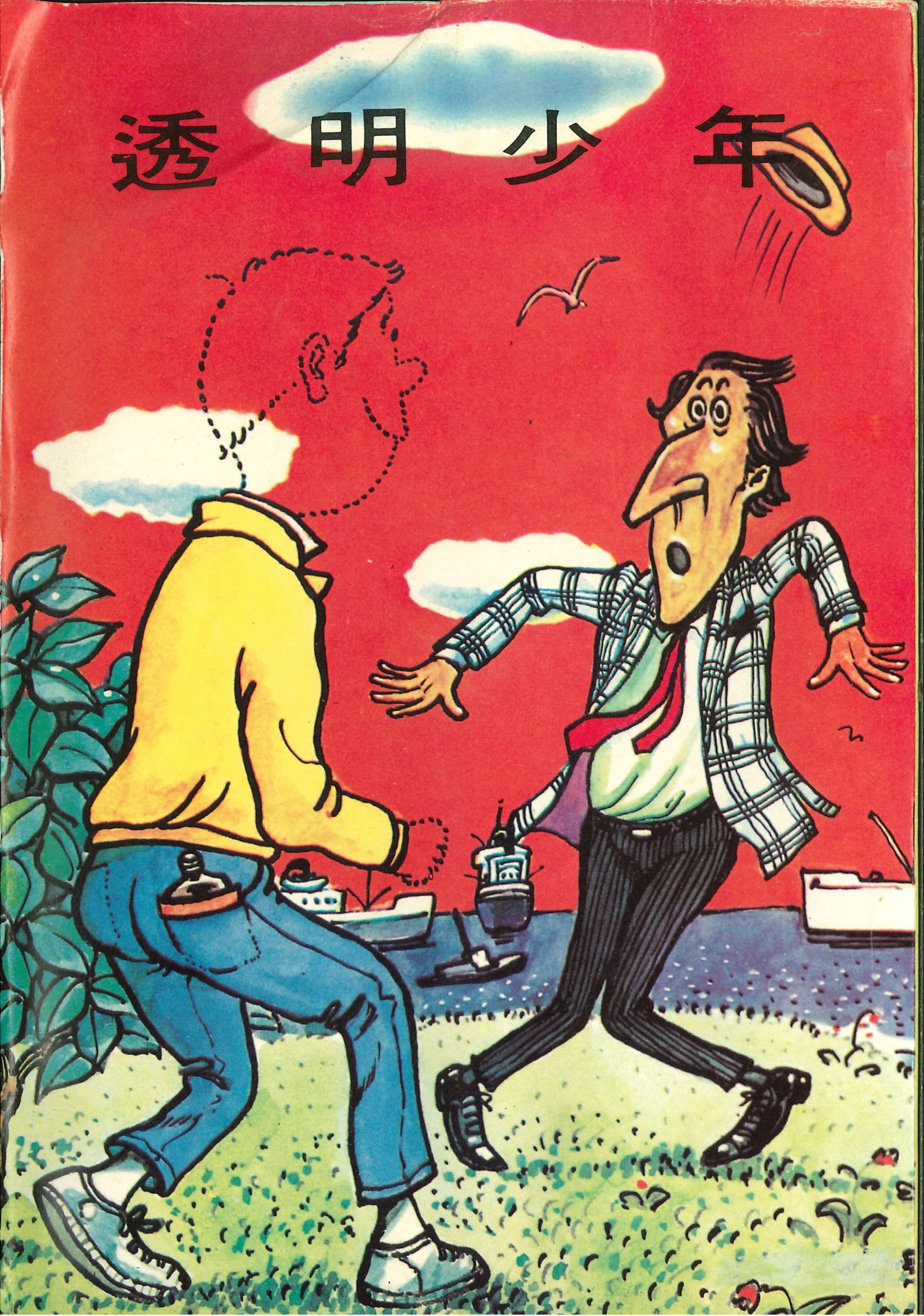

透明少年

透明少年

科幻推理小說

透明少年

志宏譯

乾耀叢書 3



目錄

惡作劇的結果

有一本新的雜誌送來了，打開來看之後，發現裡頭附載了很多的附件，其中有好幾種還是描寫科學實驗步驟的過程呢，這就是以後我所描寫的如何會變成透明人的藥物，這項製作過程簡單到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假如說讀者諸君是二十二世紀的人物，哦！或者也可以假定是三十世紀……五十世紀……嗯……也許可以更往後延些……七十世紀吧，關於年代這一點，我們不必去硬性規定。那麼各位一定會在知道有這麼一種藥物存在之後，就會很興奮地、躍躍欲試地立刻去做那個實驗吧。

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是不可能在任何地方會出版這種有關製作透明人物的藥物及其過程的雜誌的，然而不可思議的是，世上竟然就出現了像本書稍後所描述的透明少年這種人物。

他是個名字叫做林志明的少年，目前在台北市內的一所國中唸一年級，他不是個很

出色的好學生，像國、數、理等科成績都不怎麼樣，即使是體育也表現平平，由此可見他只是一個貪玩而討厭唸書的年輕人，（當然啦，作者以為每個年輕人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心理的。）

現在，我們先來談談林志明是怎麼變成透明的—關於這一點，其實真正的原因，誰都無法理解，即使是他本人和作者—我—也莫名其妙—但請繼續看下去，就知道我不是在騙人了。

這一天，林志明從學校像平常一樣回到家裏，但大門緊鎖著，一看就知道沒人在家，所以他走到窗戶，很輕易地就把栓子移開，像小偷般地進入屋內。但此時肚子已經餓了！走到廚房裡往冰箱搜尋一陣，菜櫥中的鹹魚只剩下尾巴及盤子，而冰箱中也只有一些餅而已。

這時候，肚子咕嚕咕嚕的，愈來愈厲害得彷彿生了氣似的，就好像噴射機飛過發出來的聲音一樣。林志明摸摸他的肚子，有氣沒力地說：「靜一點吧！馬上會讓你填滿的。啊！什麼地方有好吃的東西呢？」他張大了眼睛往四周搜尋，而到目前為止，林志明那大而亮的眼睛，却是讀教科書、演練數學習題時，所不曾有過的，這種專注的眼神

，也唯有坐到餐桌前才會有。然後他看到櫥子裏的調味料：

「這些東西怎麼樣呢？」

林志明覺得菜櫥中的調味料，若是只有鹽的話，那就太鹹了點，而要是只有醬油與醋的話，又是不會填飽肚子的，但是他突然想到，若將這裏所有的調味料混合起來一起吃的話，這可是從來沒有人敢嚐試的好飲料呢！

他對理科方面並不怎麼在行，也不特別具有熱忱的實驗精神。牛頓曾看到蘋果從樹上掉下來，而發現了萬有引力原理。牛頓為什麼會如此地專注地看著蘋果呢？到現在為止，從未有人解釋過。或許是牛頓肚子餓了，正在猶豫不決是否要摘取那顆蘋果也說不定，我想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原因吧！所以當時在林志明肚子餓的時候，將所有調味料抓來吃，這是不該笑他的。

林志明將菜櫥中的調味料，通通以同等的份量把它們混合一起，也就是下述的幾樣：

醬油、醋、糖、鹽、蕃茄醬、辣椒、化學調味料、沙茶醬、芥茉粉、西洋辣椒、咖哩粉、炒什錦飯所用到的原料、牛油、乳酪、奶油、太白粉、沙拉油、麻油以及胡椒粉

等等。

大致上是這些東西了。他將這些酌料混合、再加了些水稀釋，然後他有點害怕地用手指沾了點嚐嚐，就這樣突然間，他變成透明人了！

從這以後，有許多人也做了同樣的實驗，而他們僅只是吃壞了肚子却沒有變成透明人。所以林志明這種把調味料混合的情況，是否當時原料發生了分子變化呢？還是——在他沒有洗過的髒手指上，附有特殊的物質？抑或是在他攪拌時，不知從何處掉進了什麼樣的東西——，但無論是那一樣原因，總有其一是錯不了的。

總而言之，他變成透明人了！但是當時他本身却尚未發覺。林志明只是舔了舔手指上的調味料，就使他成了人類五萬年的歷史中，空前未有的怪人。他歪起臉來，無意間看到了擺著餐具的櫥櫃玻璃上的影子，他疑問著自語：

「唧！好奇怪喔！玻璃上的影子眞是奇怪！」

林志明不相信地再仔細地瞧瞧！這一看之下：

「咦！啊！啊！啊……」他大叫了起來。

原來玻璃上的影子竟然只有沒有頭的衣服，在飄飄然地動著。他若是動了動手，袖

子也會跟著動，但是袖子前的手竟然不見了！

「怪物啊！」他叫嚷著。

但是他仔細想了想，這隻怪物不正是他自己嗎！他揉揉眼睛又搖搖頭，想證實一下自己是不是好好的，而自己的確是有感覺的。於是他直視著袖子前端眼睛所看不見的部份，想著：「我是在做夢嗎？但是碰碰看不到的左手與右手，却仍是有感覺的啊！難道是我眼睛有毛病的緣故嗎？我知道什麼叫做色盲，但是這種看不見手的情形，又是什麼呢？」

第二次的實驗

林志明慌慌張張地跑到母親房間，打開了三面鏡來照照，因這種極端恐怖的景象，使得他的臉嚇得全發青了！當然，既然是透明的，爲什麼知道臉是發青的呢？這也只是筆者的猜測之詞罷了。

「不！不！頭到底跑到那兒去了呢！怎麼頭腳都沒有了呢？」

他很快地拉起襯衫，尋找著平時堆積著厚厚灰塵的肚臍眼，可是在上衣與長褲的分開之處，只看到後面的傢俱而已。

「哇！不見了！可是我確實是有感覺的，怎麼會看不見了呢？」

肚子中原來嘰哩咕嚕得蟲叫聲似的大合唱早就停止了，這種突發事件，可能把肚子中的飢蟲都嚇得死光了吧！

也眞湊巧，此時誰都不在家，只有林志明一個人被自己嚇得半死。這還不要緊！若是家中還有誰在的話，一定會引來一陣大騷動！

「啊！看到肚臍眼了！」

說也奇怪十分鐘後，什麼東西都沒有的空間中，那如同火山噴火口的肚臍眼，浮了出來，這是先從火山口開始看見的，漸漸地下面的部份也看見了。志明看傻了，心想：

「我肚子餓的時候，難道會有神經病嗎？可是我好像沒有發瘋嘛！今天是四月十六日，星期三。九乘九等於八十一，八乘八等於六十四。沒錯嘛！那麼說我是沒有發瘋的嘍！而到現在爲止，我所做的只是將調味料亂七八糟地攪拌在一起而已。這其中難道有其它的原因嗎？好吧！再試一次吧！

奇怪，有這認眞的實驗精神，爲什麼林志明理科成績只是庸庸碌碌而已呢？林志明再度實驗的精神，雖然只是自己突然透明的緣故所激起來的，但也不是什麼可笑的事！筆者相信任何人也會像他一樣的。

他老調重彈地將特殊味道的調味料沾在手指上嚐了嚐，再對著鏡子照著。他默數著時間：

十秒……二十秒……他發現先是臉上好像濛上了一層霧，漸漸地模糊了起來，三十秒之後眼睛、鼻子、嘴巴都消失了，臉好像是在空間溶解了似地，也漸漸地模糊，終於：

「消失了！」

算算時間剛好不多不少在第四十五秒鐘的時候，他就變成全身透明了！如此一來，毫無疑問的，問題出在攪拌的調味料中。而經過他前後五次的實驗證明中發現，林志明若將混合的調味料嚐的多就比較快變成透明人，可是不管如何，透明的時間都只能維持十分鐘左右而已。

「哈！哈！我啊！發明了透明人的藥了！」

林志明很高興地跳了起來，將他父親喝光的威士忌空酒瓶洗乾淨，再將剩餘的調味料裝入，小心翼翼地封好蓋子。

「利用這些東西來做些惡作劇吧！」林志明如此的想著。他常在學校三樓窗口垂下死蛇，使女同學們嚇得尖叫昏倒，或是在老師的轎車內放進青蛙。此後，就不怕被老師發現這些惡作劇而追趕過來，有了這種東西，毫無疑問地，可方便多了！

雖然春天來了，花也開了，鳥兒也在空中飛翔，但假如光著身子到外面走動，還是很冷的。所以林志明還沒想到脫衣服隱形。

「我回來了！」

不多久門口傳來了母親的聲音，林志明慌慌張張地將瓶子藏到自己的房間中，裝著沒事似的。

母親走到他的房間，嘀咕著：「又是打開窗戶，像小偷一樣爬進來！」

「可是沒人在家，我不耐煩等哪！」

「在外面等一個小時有什麼關係啊！我還有點事須要出去辦，不要出去玩，好好看家噢！」

「我的肚子好餓哦！」

經他這麼一提，肚子中，從昏倒中蘇醒過來的飢蟲，又開始嘰哩咕嚕地唱起歌來！

「菜櫥上有速食麪，自己去做做，隨便吃吃吧！好好地看家哦！」

「啊！」

菜櫥上面有吃的他竟沒注意到。不過他覺得因沒有看到速食麪的緣故而得到了如同諾貝爾獎的大發現，這或許是幸運的事也說不定呢。

林志明吃完了速食麪後，拿著酒瓶，高興而得意地走到外面，他並不是作功課去的，而是去看看有什麼機會可以大顯身手。

他跑到附近的廣場上一看，沒有人影在那兒，而朋友有的正在用功，有的出門去了，能與林志明一道玩的人一個也沒有，他沒辦法，只好回家啦！

「咦！」

到了他家的大門，林志明驚訝地站住了！因爲原來關好了的大門此時打開了十公分左右。

「媽！您回來了嗎？」

他從十公分的門縫向裏邊張望著，同時嘴裏問道。

「哇！」

他大吃一驚地發現！黑黑的鞋印一個個呈現在走廊上，而且只是向裏邊走過去，並沒有朝向門外的方向走來的印子，換句話說，不知是誰進入了家裏。

「是小偷吧！」他想。

這個小偷不是從窗戶進入的，而是從林志明忘了關好的大門，堂堂皇皇地進去的！

「叫警察吧！」他的念頭一閃。

「不！可能到派出所的時候，小偷就已經逃走，而且卽使到了派出所的時候，警察說不定會不在。至於爲什麼會不在呢？很可能是去巡邏，或是肚子餓了去吃速食麪了吧！而我現在有這麼棒的大發現，爲何不好好地利用，將小偷好好地修理一頓！嘻！嘻……」

林志明想著就進入庭院的樹叢後，舔了舔瓶中的東西，雖然他覺得有點兒冷，還是將穿著的所有衣服都脫掉了。他偷偷地打開大門，聽到屋內正發出唏唏嗦嗦的聲音，大概是聽到開門聲，突然停止了。林志明摒住氣息，靜靜地站立著。這時，從裏邊有個長相很可怕的男人走了出來，彷彿是睜大了眼睛注視著林志明一樣。

「啊！被看見了！」

林志明嚇了一跳，忘記了自己是透明的，只惦記著自己光著的身體不太好看——不！最壞的情況其實還不只是如此。

張大了眼睛的男人看看並沒有什麼動靜，似乎是很安心地走了回去。地板上隨卽發出唧唧喳喳的磨擦聲。

「我還是透明的」

林志明這時有了信心！他相信小偷並沒有看見他。

空中飄盪的繩子

「在十分鐘之內，若不趕走小偷的話，我的身體就要現出原形了，而且現在好冷哦！」

！」

林志明顫抖著，不知道是冷？或是缺乏勇氣的關係？抑或是生病了，反正他希望儘早解決這件事，於是他輕輕地躡手躡腳，踏入了走廊。

「唧喳！」地板發出了聲音！這時裏邊的男人不安地探出臉來又縮了回去。林志明看見房間裏邊那個張大著眼睛、相貌很醜、而穿著髒兮兮上衣的男人，已亂七八糟地將衣櫃裏的東西統統拿了出來，抽屜的東西也都倒了一地，他此時打開了大皮箱，正在裝貴重的物品。林志明立刻裝出怪聲音說：

「嘿！嘿！我來幫你的忙吧！」

同時林志明將五十公分高的花瓶送到那個人的面前。那個醜男人一聽有人講話立刻擡起頭來，只看到一只花瓶在那兒搖來幌去地，嚇得把手裏東西一丟：

「啊！鬼！鬼……」

小偷可能是在叫「鬼」吧？這是志明猜的，因爲他的聲音，好像是在哄騙嬰兒般的小聲，誰也聽不清楚他在叫什麼，不過他眼睛卻張的大大地，看他兩隻手背在後面又跌倒的模樣，定是嚇了一大跳！

林志明拿起了花瓶朝那個男人的頭上重重地打了下去。

「嘻！嘻……」

林志明盡其所能，縱身怪笑。他在放好花瓶後，又把那個男人裝入箱內的東西，全部抓了出來，朝天花板拋散出去。當然在這位小偷看起來，箱子的東西卻是無緣無故地在空中飛舞著。嚇得直喊：

「救命喔！」

那位男人拼死命地想逃跑，奈何他嚇破了膽，無法站直起來，很想爬出去，卻又力不從心。

林志明對自己那說不出味道的笑聲，也感到有幾分害怕，同時他一邊笑著一邊又使盡全力踢向那位男人的屁股。

「哎呀！」

那個男人終於倒了下來，林志明抽出衣櫃中突出來的細繩，只見這條繩子自身在空中飛了過來，將小偷的手腳綁住。那位男人在恐怖之餘，簡直是寸步難移，他牙齒打顫而且身體也在發著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雙手雙腳被牢牢靠靠地綁起來。

「這樣子就行了！」

林志明看事情差不多啦，就將花瓶中的水倒在那位男人的頭上後跑出大門，回到庭院樹叢間，穿起原先放著的衣服，正好也漸漸地現出了原形。

林志明重新回到大門，正想打開門的時候，聽到了他母親驚叫的聲音，回頭一看，瞧見母親正張著令他害怕的大眼睛，生氣地瞪著他。

「你又溜出去玩了？我不是叮嚀你好好地看家，怎麼一點都不聽話呢？……噯！這泥土腳印又是怎麼一回事？」

一看到走廊上的足印，母親又大嚷起來，接著而來是一陣大騷動。她繼續走入屋內，看到裏面亂七八糟的情況，立卽又大聲叫喊，及至看見那位身體直抖而被綁住的男人，更是尖叫不已了。她尖叫著打一一〇的電話叫警察前來，最後終於聲嘶力竭，累得坐了下來。「可能是嚇壞了！」林志明想。

「是誰綁的呢？」

警察來了以後重新將那位男人套上手銬，同時向林志明及其母親詢問著。

「不知道啊！我回來的時候，這個人就已經被綁在這裏了。」

「你呢？」

警察朝林志明問。

「我本來是叫這小孩看家的，可是小孩子好玩，一下子就溜出去了，所以小偷才闖了進來。我回家的時候，這小孩也是剛剛回來，我就是在門口碰見他的。哎！眞拿他沒辦法。」

林志明尙未講話，母親就搶先回答警察了。接著又想起什麼似的對著他說：「什麼？你又忘了鎖門！」

「這個！我……」

「忘記鎖門就如同你的家常便飯。像你這種沒頭沒腦的孩子，眞是難得一見。我已經給你父親打過電話了，他回來以後，叫他好好地教訓你一頓！我呢！噯！再怎麼說都是沒用的。」

「啊！我……」

「算了吧！你還是給我閉上嘴—哎！這種驚人的事情眞是罕見極了！不過究竟是誰抓住了小偷的呢？」

「這個，我……」

「討厭，你給我閉嘴！」

「哈啾！」

林志明終於感冒了。警察看看林志明這邊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又對那位男人說：「是誰把你綁起來的？」

「不！我眞的不知道是誰！是繩子自己綁住我的。起先是花瓶打到我的頭，再來就是皮箱的東西自己如跳舞般的往天花板飛揚，然後是繩子本身……」

「你到底在說什麼鬼話？眞是莫名其妙！」

「可能是神經病患，因精神失常發瘋了吧！」

林志明母親也覺得這小偷怪怪的，因此懷疑他是神經病了。

「不過將這個傢伙綁住後，竟連個大名也不留就無影無踪。這麼偉大的人可說是現代超人，正義俠客。」

林志明一聽不知不覺地笑了出來，他母親立即伸過手來擰了他一下。

「有什麼好笑的？這不是輕浮的時候，假如你能好好地看家的話，就不致於發生這種事了！」

眼看著母親又大發雷霆了，林志明只有緊縮起頭來什麼也不敢說啦。

「但是聽到別人說我是什麼超人啦，正義俠客啦，可眞不賴。這些字眼我本以爲只有電視上、小說中才有的，眞意料不到我竟然也能做。」

由於志明知道超人們總是將其身體所備有的超能力，神祕地隱藏起來。所以他也要將透明調味料的發明保守祕密。而且假如他在母親面前做了這個實驗，她說不一定會在一陣尖叫聲而昏倒後，就永不再蘇醒回來。所以林志明決定自己絕對不做這種不孝順的事，當然他也希望唯有他自己一個人享有這個祕密。

警察帶走了那位男人後，林志明就被叫去整理零亂的房間及清除掉走廊上的腳印。不久，父親從公司下班回來，得知事情始末對他說教足足花了兩個半小時。

「哈啾！」

因爲整個身體脫光了的關係，林志明就患了感冒，那天就不停的打噴嚏。

可是，林志明對這超人的超能力總感到很興奮，因爲人類所夢想的這一件事情竟然出現在他的身上，所以雖然感冒，他的心情卻愉快極了。

到了晚上，林志明的病愈來愈嚴重。因爲發高燒，第二天就向學校請了假。

躺在病牀期間，林志明隨意翻閱英國作家—H・G・威爾斯的「透明人」一書，其中敍述著某位科學家因爲發明了透明藥而頭腦變得有點奇怪。

「哎呀！我的頭也會因而做怪嗎？」

林志明看著書驚訝地從棉被中跳了出來。可是到現在爲止，他的頭腦並沒有特別古怪的症狀。而且雖然威爾斯所寫的藥與混合的調味料同樣地會使人透明，可是兩者之間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林志明所發明的都是能吃的並沒什麼副作用。

「我啊！絕對不將這藥使用在做壞事上，這藥一定是要爲正義效勞的。」

林志明挺起胸膛、睜大眼睛、掀起眉毛，在心中做了很偉大的決定。（他本不應該有這樣的容貌，可是林志明的眉毛爲什麼會掀起，而且還是八字形，同時眼睛又是圓睜著，如同龍眼般。怎麼樣地看，也不像正義的俠客）——總之，雖然他的長相實在不怎麼樣，但他對自己發出了這樣的誓言。

然後，透明人就這樣產生了。

千鈞一髮

不管超人是如何地偉大，得了感冒的樣子也是不太好看，而且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電視上有超人以外，現實中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請了兩天假之後，林志明感冒才好回到學校，一到校他的同學們就告訴了他：

「喂！下個禮拜我們要到動物園去郊遊！」

「動物園？又是小學生去的地方！」

「這次可是要到六福村動物園哦！」

所謂六福村，乃是個野生動物園。如果要看獅子的話，反而人類自己要被關在鐵籠子般，坐在車子裏面看，不准出來呢。

「這倒要去看看！」

林志明用很神氣的口吻說著，心裏一下子就想到了他的透明調味料。

第二個禮拜四就是郊遊的日子，不！其實嚴格說起來只是社會科觀摩的日子。此時梅花已落了滿地，新鮮的嫩葉也冒了出來，暖和的春天來臨了。

林志明他們一群一年級學生，坐著遊覽車來到了六福村動物園。因爲是野生動物園，所以佔地非常地遼濶。他們沿著小路走過去，路的兩旁有許許多多的鳥兒及動物們迎著遊客過來。大家都開心極了。

「啊！」

突然間，聽到一個女人驚恐的尖叫聲。

原來就在林志明的前方，有一個剛剛會走路的小女孩，趁她母親不注意的時候，朝著大象的方向走去，此時大象正慢吞吞地靠近這位小女孩。

附近的觀衆一看，嚇得臉都變了顏色。小女孩的母親即使現在趕上前去搶救，恐怕這位小女孩早就被大象踏扁了。

「救命哦！誰來救救她！」

大象慢慢兒踱到小女孩的跟前，很奇怪地凝視著她。而想前去搭救的人，因爲不知道大象究竟會進一步有什麼舉動，因而不敢輕舉妄動地去接近她。

不巧，大象突然舉高鼻子，發出低低地哼聲。而小女孩正站在大象鼻子的下端。假如大象的鼻子在此時放下來，那種力量就等於是用鐵錘敲擊人類排骨一樣的力道，這樣的話實在是連發出求救的聲音也來不及救那小女孩了。

說也奇怪，就在這個時候，冒出了一根香蕉。而鼻子與香蕉，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讀者還是不要問。總之，現在在大象鼻子面前的東西，不再是小女孩，而道道地地是一根香蕉。它如同滑空而來似的，在離地面約一公尺七十公分左右的地方搖愰著。

觀衆們看得莫名其妙，爲什麼就在小女孩快要被踩扁的一瞬間，香蕉突然會飄送而來呢？這當然不可能有人了解，就是連大象也是不明白的。可是有根好吃的香蕉在眼前是事實，不管是從天上飄降下來或是從地上冒出來也好，都是大受歡迎的。大象本來要放下的鼻子，突然就向前伸出去，捲住了香蕉再放入口裏咀嚼起來。

然後那個小女孩好像被什麼人抱起來似地，開始回到母親的方向。

接著，觀衆之間起了一陣騷動。有的人以爲身在夢中，有的跑去洗臉，有的捏捏自己的大腿而跳了起來。小女孩被趕忙迎過去的母親抱起來，奇怪地注視著含著淚水的母親。

「眞險哪，還好沒出事。」

附近的人都這麼說著。

「喂！喂！林志明這傢伙跑到那兒了？」

班上同學們突然發現林志明不在而正在找他的時候，只見林志明上氣不接下氣地，不知從何處冒了出來。

「正義俠客—林志明，這是他救人的第一章。」

他的心中歡喜地大大狂喊著。他相信在這種情況之下沈默是金，也不多說話了。

林志明又將袋子中透明調味料蓋好，兀自愉快的笑著。他是不能很爽快地大笑，因爲他再怎麼樣的笑，總是難看的。

同學們因看到這麼新鮮的事情，都非常興奮的討論著：有一人認爲香蕉不是飛在空中的，這乃是那些人眼花之下的錯覺，其實香蕉本來就是被大象鼻子捲著的。其餘的學生們也都贊同了他的話。

人就是這樣對於不能令人置信的事，卽使是親眼目睹了，依然是不肯去相信的。」

林志明這樣地想著，同時也想起了他的朋友及其父親間的對話。

那是在人造衞星發射出去的那一天，他的朋友對他的父親說：「爸爸！人造衞星登陸月球了！」

「胡說八道！」他朋友的父親如此罵道。

「我並沒有胡言亂語的，報紙上頭條新聞登的好大，而且電視上也是這麼說的。」

「不！全都是騙人的！你出去看看天空，什麼都沒有嘛！這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朋友的父親非常頑固保守，說什麼也不肯相信有什麼人造衞星之類的事。

「所以有關透明人這件事，大家也是一樣不會相信的。因爲在眼睛面前消失了踪影，充其量他們也以爲只是變魔術罷了！」

據筆者看，就讓他們這樣認爲吧！否則要是每個人都喝下了林志明的藥，那豈不是天下大亂了！

億元錢箱

從野生動物園回到學校後，大夥兒就解散了。這時已是傍晚，林志明一個人漫步著走回家，瞥見街道上正停著一輛汽車，當時有兩個男人正忙著要打開車門，這一幕令他覺得非常奇怪，就停下腳步注意看看。

這兩個男人並沒有車子的鑰匙，其中之一正拼命地企圖用鐵絲打開車門，但怎麼樣地弄都不順利，乾脆發起火來，對車窗「砰」了一聲，一拳之下，就將玻璃打碎了！他竟從那兒伸手進去打開了車門。

當他們坐上車的時候，林志明看見他們每個人都蒙著臉像包了繃帶似的，他不小心地驚叫了一聲。其實綁著繃帶乃是一種錯覺，那些人只是蒙上了一層面罩。

林志明知道又遇上了賊，趕快躲到附近住家的門後，再偷偷細看那些人的情形，他發現引擎早就發動了，只是又過了大約二分鐘，車子才開。

等車子轉過彎道，另外有一位男人，單手抱著鋁製的箱子跑了過來，也活該多事，他正要進入車子的時候，林志明爲了看得更仔細點，伸出了頭來，一不小心手上所拿的水壺掉落在地上。他不自覺的叫道：

「糟了！」

只見水壺滾到馬路中央去了！而正好要坐上車的那位男子是不可能沒聽到這個聲音的。那個男人一擡頭看到了林志明，馬上將箱子丟入車內，朝著不知所措的林志明這邊跑了過來。他冷冷地問：

「你都看到了哦？」

「我什麼都沒看到。哎唷！」

林志明的手臂立刻被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掌狠狠地抓住了，因而發出一聲哀號似的叫聲。

「什麼東西你沒看見？」

「打碎玻璃及帶面罩的男人，我都沒看見！」

「你看到這些就夠瞧了！既然看到了，就不能放你走。跟我來！」

「『跟我來』？到那兒去？才不要！我要回家。」

林志明不情願的被那個男人拖著走，稍後他立刻就兩手被反綁，嘴巴也被男人的手掌封住，塞入了車內。

「嗯！嗯……」

此時林志明也只能發出這種效果不大的求救聲啦。

「我們被這位小傢伙瞧見了！」

那個男人將林志明推入車內，自己就坐在他的身旁，而車子捲起一陣灰塵後，也就揚長而去，再沒有別人看見他們了。

開車的那位男人問著：

「幹得如何？順利嗎？」

「當然囉！箱子內通通是現鈔呢！」

坐在林志明旁邊的男人，「叭」的一聲，朝鋁製的箱子上拍了一巴掌。

「究竟有多少萬？」

「大概有一億吧！」

「好棒喔！萬歲！」

「可是在什麼地方把這個小傢伙解決掉呢？」

「乾脆把他澆上水泥，沈到海裏，或是用粉碎機給他來個粉身碎骨，再隨風吹散算了！」

一聽到這種兇狠而無人性的話，林志明就嚇得發抖。只覺自己又不是防波堤的沈箱，更不是麪粉，如此這般地被他們幹掉，那還了得？他又想到口袋裏不是還有透明調味料嗎？但是事起倉促，奈何連使用的時間也沒有。

「可是殺掉他，是不是太過份了點？」

那位一直悶不吭聲的男人終於說話了。

「那要怎麼辦？就這樣放走他嗎？」

我們把他放到遠一點的地方，只要我們有時間逃出去就行了！」

「這樣也好，丟掉他！」

「又不是紙屑！」林志明想說話，聲音卻哽在喉頭，硬是擠不出來。「他們好像是搶了一億圓的搶刧集團，犯罪現場卻被我發現了！」林志明又如此想「他們還想偷走車子跑掉。」

這可不是電視連續劇，乃是眞人眞事。而志明眼前鋁製箱子內有一億圓ー這一億圓究竟是什麼人的錢呢？反正是裝得滿滿的一個錢箱，沒錯就是了。

「就在這附近，如何？」

那位開車的男人說了。

志明放眼一看，發現這是一個冷僻之處。兩邊都是山，一邊是堆滿了破銅爛鐵的山，另一邊卻是堆積如山的垃圾堆。

「好吧！」

一直抓他的那個男人總算鬆掉手，林志明喘了一口氣哭喪著臉問：

「你又要將我怎樣？」

「討厭！快給我滾下去！」

那個男人打開車門，將林志明推了出去，如同皮球般，林志明被推滾到地上，同時車子以高速度揚長而去，但不一會兒，又折了回來。

「小傢伙！等等！你這個小偷！」

抓他的那個男人怒喝著。原來在林志明從車子推出來時，他忙亂中出於本能的想抓住什麼東西以求得安全感，結果卻是緊緊地奪走了鋁製的箱子。

換句話說，林志明是與那只箱子一起滾出來的。他知道自己抱住的是放有一億圓的箱子，所以他以一百公尺十秒一的速度儘快地逃跑著，一邊跑還一邊大喊：

「啊！救命喔！」

林志明爬上充滿垃圾的山，再衝了下來，如此地他抱著箱子在垃圾堆裏四處竄動，三個強盜此時已從車上下來，從不同的方向來追趕他，害志明像無頭蒼蠅似的亂鑽。

午夜驚魂

當然，以一個國中一年級學生的步伐來說，是難以抗衡大人的速度的，更何況對方是三人一夥的。林志明逃到那裏，他們就緊追到那裏，慢慢地就快被追上了。

此時四周已卸下一層黑幕，空地上如同潑上了紫色的水墨，眼看著黑夜降臨了。遠處已是萬家燈火，當然，有燈處就是有街道人家的。只是離得太遠，沒有人知道志明正被三個歹徒追得團團轉。

林志明被三個人緊追不捨，只好在空地上兜圈子。他邊跑，一邊用手探入口袋中搜尋透明調味料的瓶口。因爲另外一隻手還提著箱子，實在很難去打開瓶蓋。

「哎呀！漏出來了！」

好不容易的，總算手上沾了一點，舔了一下，趁著暫時逃脫了三個人的攻擊，跑到街燈下休息，林志明此時已氣喘吁吁地，他的力氣已經消失殆盡，快沒力氣再跑了。一轉頭發現那三個歹徒已找到了他，正氣喘喘地追到眼前來。

「好！終於找到這小子了！」

「啊！完蛋！什麼都完了。辜負了爹娘的養育之恩，我林志明就要在這垃圾堆中被活埋了！」

林志明閉起眼來，準備束手待斃，但是卻沒有動靜：

「啊！奇怪！怎麼不見了？」

林志明被這種突然而來的叫聲睜開了眼，只見對面三個人正張著大眼睛以非常驚愕的神情注視著他。

林志明動了動，試著往後退了好幾步。

一急之下，他忘記自己會變成何等模樣。所以在街燈下，歹徒所看到的是一幅衣服與箱子飄舞在空中的景象。

邋呀！邋的，衣服、箱子竟飄向三個人。

「咿！」

「啊！」

「哇！」

歹徒的怪叫聲，眞像小型熱門樂隊歇斯底里的尖叫聲。

「喔！」

「呀！」

「出來哦！」

對了！就是這樣，形體已消失了！林志明在歹徒的叫聲中想起隱形的事，於是精神又抖擻起來。

「嘻！嘻……」

在黑暗中，飄著沒有頭的衣服。連林志明對自己裝出來的莫名其妙的笑聲，都感到有點毛骨悚然，只見三個人先是害怕的大叫：

「鬼！有鬼！」

但是沒多久，三個人就恢復了正常，其中一人率先撿起石頭丟向林志明。

「好痛哦！」

「打死他！」

接著三個人不斷地投石頭過來，因爲身體已經透明看不見，所以痛腫處也就看不見了，但是事實上讓石頭砸到還是很痛的。

「好痛哦！好痛！」

沒辦法爲了自衛，林志明冷靜地撿起一根木棒亂揮一陣，石頭如同皮球碰到球棒一樣，全給彈了回去。

而林志明並沒有盾牌，也沒有安全帽來保護自己，只好一直揮著木棒。

「這傢伙不是剛才那個小鬼嗎？哈！假如將這小鬼賣掉供人觀賞，可是一筆好生意喲，能夠賺到錢的話，就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啊！大家加油吧！」

另二個人一聽這話，都興奮起來立刻又滿懷信心的開始慢慢圍近林志明。

由於以前所遇到的人，一看到林志明這樣子就會以爲是碰著鬼怪，而抱頭鼠竄，現在讓這三個歹徒碰到了，卻反而想抓起來賣掉，想必他們心中無鬼吧！

好啦！這麼一來反而是林志明嚇得一步步地向後退，那三個人突然很有默契得一起撲向他來。

林志明原來就擔心的是這群傢伙並不像上次那個小偷那樣恐懼、害怕。他以爲他的透明，本應是恐怖而驚人的，未料他們不但不逃，反而想抓他去賣。而且再過四、五分鐘後，使他透明的調味料就要失效了，到時一現出原形，可就完蛋。一想到這，他又叫了起來：

「媽呀！」

林志明的腦海此時也不知怎的浮現了母親的臉，平時對於不斷地嘮叨、說二、三句話就提到要用功、而令人討厭的母親，在此緊要的生死關頭，卻是令他最先想到的人。突然腦中靈光一閃：

「嗯！還有其他妙計。再得一次感冒不就得了！」

換句話說，他又決定脫光衣服了。那麼他得先想辦法保持距離才行。

所以林志明突然像發了狂似的大叫：「哇！」

噁心的垃圾

林志明的大叫聲，卽使是千里耳的耳膜也會被震破。所以那三個歹徒都被他叫得嚇了一大跳，他搖幌著箱子，打向那三個被嚇破膽而向後退的傢伙，然後再以一百公尺十秒的速度飛奔而逃。

「追！抓住他！」

「當然是要抓住囉！能夠賣上一筆好價錢的話，可是享用不盡啊！」

只見冷清清的街道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街燈下，鋁製的箱子散著亮亮的光，沒頭沒腳的衣服在那兒快速的飄著，後面則緊跟著那三位男人，三個人不一會兒又被眼前的景象大吃一驚，

只見襯衫從一邊的手臂滑了下來，剩下的只有褲子與箱子在飄動前進。

不管林志明是如何地三頭六臂，要他提著箱子，同時又在奔跑之下，要脫掉長褲、

鞋子與內褲，可說是比登天還難！

林志明實在是可憐極了！幸虧空地上有許多生銹的鐵片及垃圾，給了他一個緩兵之計，他利用那些東西的遮掩，總算脫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然後「嘿」的一聲，只見林志明與聲音同時從馬路上跳進空地，除了有重物壓扁垃圾的聲音稍縱卽逝之外，已不見他的踪影。

「喂！這裏啦！」

「這次一定要抓住他。」

三個人則互相提供消息，跑到了林志明消失的附近，胡亂的摸索著。

至於林志明到底變成怎麼一回事呢？原來他脫了衣服褲子之後就變成完全地透明了。但是先前在黑暗中，歹徒用石頭打他，他已痛得不能動彈，而且他也快被垃圾埋掉了，只覺全身又黏又臭：

「哎呀！好難過哦！」

他發現身體愈是扭動，鼻子吸入的垃圾灰就愈多，眞不幸，偏偏林志明的鼻子如吸塵器般，比別人的大，所以倍覺垃圾奇臭無比。

這時他覺得不管那三個傢伙要如何地追他、賣他，或是給人參觀也好，他寧願那樣子，也總比目前要死不活的情形輕鬆愉快多了。也不知過了多久，林志明總算爬出了垃圾堆，邊爬還邊埋怨：

「哎喲！好臭哦！」

林志明眞受不了這種臭氣而且全身黏黏的，他發現整個身體全是垃圾，恐怕過了三、五年也清除不掉這股臭味。只是三個歹徒卻不見了！

「他們在那兒啊？」

林志明望望四周，只見是一片沈寂與昏暗的空地。三個男人大概以爲他跑遠了，忙著追往他處去了吧。

林志明從垃圾堆中抓出箱子，搖搖幌幌地正要提起來。

突然間—眞的是嚇死人的剎那，從垃圾堆中也出現了一個人，兩人同時都嚇得大叫起來：

「哇！」

「哎呀！」

很明顯，這可不是一個人的獨腳戲，因爲兩個人都嚇呆了。哦！林志明的心已快跳出嘴巴，他楞楞地跌坐到地上，更加驚愕地凝視著對方，講不出話來。只見對面這人像看到什麼可怕的東西：

「大猩猩！啊！」

這人邊叫邊退後，最後轉身逃掉，只留下林志明坐在地上發呆。

「他的確是剛才那三個男人中的一個。」

一想到此時，林志明爬起來向相反的方向跑去。

「好棒喔！我難道叫大猩猩嗎？」

林志明感到異常地失望。透明人應是像超人般的厲害，而如今被稱做大猩猩，眞是太沒意思了！且這種滑滑黏黏的垃圾附在身體上，再怎麼說也不像人啊！

不過這些強盜們先是被沒有頭腦的衣服驚嚇後，又被大猩猩嚇走，唉！眞是可憐！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迎面而來了一位警察。

「喂！喂！……」

警察一看到林志明那付怪樣子就張口叫住了他，看到警察後，他緊張的心情就完全

鬆懈下來，同時也就大哭了起來。

「怎麼回事啊？不要哭！好臭喔！跟我來！啊！好臭哦！」

警察被他身上的臭味薰得沒辦法，每講一句話，總是附上一句「好臭哦！」

然後林志明被帶到派出所去，他詳細地描述三個男人的對話，再拿箱子給他們看，又不知不覺悲從中來，號啕大哭不已。當然正如預料中的一樣，他又感冒了。

「這是剛剛發生的銀行搶刼案，你建了大功了！」

警察打開箱子一看，果然都是滿滿的現鈔，確確實實是一億圓的眞鈔，遂恭喜志明，並直稱讚他：

「小朋友，你眞是勇敢！上級一定會頒給你特別獎金。」

對於原本被兇惡的強盜誘拐，卻把錢追回，而又能逃脫成功的林志明，警察先生們眞是非常地佩服，所以警察局裏的人都圍了過來讚美他。

於是根據林志明的報告，馬上佈下了天羅地網，把在空地上抱頭鼠竄的三個搶刼犯統統逮捕歸案。

林志明則坐上了警車，飛向他思念的家。

從警察處得到通知，正在等待中的林志明父母親，當警車在他們門口停下來的時候，就急忙地迎接過去，但看到了從警車上奔出來的東西時，卻驚訝的目瞪口呆。因爲那是用一塊很大的塑膠布包裹的垃圾團，打開繩結後，裏面的垃圾在蠕動著，簡直噁心極了：

「我回來了！」

志明如同洩了氣似的皮球，沙啞著聲音說。

「志明……」

他的父母叫著想靠過去，可是被他的臭氣薰得反而捏住了鼻子倒退了兩三步，而急於採訪這位勇敢少年的數百位新聞、電視記者，也都因臭味太重而摒住了氣息，沒有做太多的採訪。

「唉！總算平安回來了！我們好擔心哦！」

「做的不錯！以後我會好好疼你。啊！好臭！好臭！」

再接下來的一個星期，半徑一百公尺內的鄰居因受不了林志明的臭氣冲天，只好到親戚家去暫住，避開臭氣。

林志明在學校也成了有名的人物，現在名偵探—林志明的名字有誰不知呢？

熊大田的委託

「喂！林志明！據說你偵破了銀行的搶劫案！」

「唉！小事。簡單得很！」

「那麼銀行被搶金額的一成，是你的獎金嘍！大概有一千萬圓吧！」

「啊！不知道呀！尚未領到呢！乾脆來開一家林志明偵探社吧！假使有一千萬圓，不知能夠買到多少個一百元的塑膠模特兒？」

「眞傻！卽使是一千元的模特兒也可以買到一百個！」

「你說什麼？一千萬圓可以……啊？」

唉！自從發生那件事後，一切變得眞囉嗦，吃不好睡不好的。

日復一日，林志明才把曾在空地上高喊尖叫的恐怖都忘懷了，好像他是以輕鬆的氣

氛解決掉那三個人似的，這種健忘與自滿，就是他的壞習性。

「喂！林志明！過來！我有話告訴你。」

熊大田趁著林志明志得意滿時，輕輕叫了他。

「怎麼搞的？面黃飢瘦的樣子，說說看，假如我可以辦得到，一定效勞！」

林志明挺起胸膛說著。

「嗯！你現在已成了有名的偵探了，一定有能力的，所以我想和你商量一下。」

「是嗎？你想借我的鬼腦筋嗎？這種鬼腦筋在西方只有福爾摩斯，在東方就非我林志明莫屬了！是你的便當發生了問題嗎？」

「不是便當啦！」

「不是便當的話，那是菜被人偷吃了嗎？」

林志明的鬼腦子總是動在吃的方面。

「不是啦！不是！菜還在，沒動呢！」

「那麼是零食被偷吃了？」

「都不是的。你知道我的父親嗎？」

「雖沒見過，早就耳聞了！我父親曾提到他是個正在做奇怪研究的博士。」

「世界上的人都當我父親是神經病，但其實我父親的研究是很偉大的。」

「哦？」

林志明一聽，對這個人如其名一樣粗俗的熊大田，有了另一番評估。

「有人對我父親的研究搗蛋。」

熊大田很誠懇地說。

「眞的嗎？」

「上次你的驚人之舉，我在電視上曾看過報導。假如我換做你的話，一定願意去當我父親的保鑣，有你的話，即使研究報告被偷走了，也一定可以追討回來。這個任務，尋遍天下之人非你莫屬。」

「假如有人盜取這個研究報告，告訴警察不就得了？」

「那不行呀！我父親的研究報告是在祕密下進行的。在完成之前，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的。」

「可是就是因爲有人知道啊，所以才會有人想盜取嘛！」

熊大田將眼珠轉了兩三圈，他已讓志明搞昏頭了：

「那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假如知道祕密的傢伙不存在的話，就不會有間諜出現了！」

「對了！就是因爲有人知道了，偵探小說才可以寫的出來，假如你父親還保留祕密的話，你就不用來求我了！」

林志明對自己這番不尋常的立論，感到得意洋洋。

「所以麻煩你幫我父親的忙，好不好呢？」

「可是我不能從早到晚和你父親在一起呀！不去上學是會挨罵的。」

「不用這樣啦，只要我父親要出去辦事時，你再來就行了！」

「他時常出去嗎？」

「大致每星期出去買一次材料。」

「這倒可以。那麼保鑣費是多少呢？」

「一次一千元，如何？」

「一千元？只要有我陪伴在你父親的身旁，他就如同坐在三十萬噸的卡車上，穩的

很！一千元？這眞令人高興！那一個月四次就有四千元了！」

「肯幫我的忙嗎？」

熊大田擔憂地問。

「當然幹了！那麼到底做些什麼呢？」

「當我父親的保鑣。」

「還不簡單，壞人出現時，狠狠打下去不就得了。那次銀行搶刼的時候，我還一隻手提著箱子，用另一隻手輕而易舉地將那三個人搞得團團轉。不用擔心，看我的！」

「謝謝你！你能幫我保守祕密嗎？」

「當然了！你叫我閉嘴，到死我還是會遵命的。」

「爲了使你多了解我父親，我告訴你他在做什麼好了。」

「好啊！」

「我父親在研究種種速成品。」

林志明聽到了這句話後，非常地不以爲然。他原以爲是什麼了不起的祕密發明呢！

「這就算是祕密嗎？難道間諜、小偷會注意這些東西嗎？做速成品有什麼了不起！

」

「這不是速食麪。」

「那麼是炒飯、咖啡？」

「不是啦！」

「那麼是味噌湯？紅茶或可可？」

「不是吃的東西啦！你可能會難以置信的。我父親在研究一種使任何東西都可以速成的方法。譬如說速成電視就是。」

「速成電視？嘻！嘻！嘻。」

林志明笑了出來。

「有什麼好笑呢？」

「那麼你是說加上開水，三分鐘電視就可完成了？」

「這又不是麪，三分鐘就可好了。」

「那麼是在攪和時，不小心眞空管顚倒了就可完成了嗎？」

「所謂速成電視，就是可以簡單製作成的電視。只要記住方法，就是連猴子、幼稚

園小孩也都可以做。我父親乃是將複雜的電視，做成如郵票一般的大小。」

「嘿！奇怪。」

「用這種方法製作電腦，就會出現如同香烟盒大小的電腦。這麼一來，我們就可拿這種與人腦一樣厲害的、而又如同百科字典般的東西來方便的使用了。」

「那考試可就輕而易舉嘍！」

林志明終於嘆了一口氣，因為前二天他的國語成績只得了十七分。

熊大田又說：「我父親又在研究速成汽車，那是可以放在箱子中的汽車，又有用水一觸泥土便成的速成火腿，要是成功的話，不知有多好。現在就是不曉得那個間諜在覬覦著？」

熊大田的話此時終於點到了主題。

間諜强盗

「眞的有間諜？」林志明很驚訝的問。

「是呀！光是已知道的就有六十七國的間諜在窺視著。」

「這樣的話，要絕對保密眞是不容易。可是，所謂眞正的間諜不是有著種種工具嗎？像手錶式的炸彈啦、香烟裏冒出的催眠瓦斯、或是由鞋尖突出的小刀，我呀，不想幹這種事，生命是可貴無價的，算了算了！」

「可是，你不是輕而易舉地就擒住那個三人幫的竊犯了嗎？」

「那……那是沒錯啦。」

志明知道自己總不能說是抱住警察，哭得哇哇叫吧。

「總之，很傷腦筋。從六十七國間諜中，就打來了一百三十四次恐嚇電話，寄來五十封信中，誘拐的就有十六封，偸偸潛入宅內的則有四十三次之多……」

「那眞是荒唐，我看已經不是祕密了嘛，一次一千元太便宜了。」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像是坐上了三十萬噸大卡車似的安穩嗎？」

「知道啦，我只要接受就行了嘛！那麼要怎麼做呀？」

林志明極不高興地回答著，既然自己已經吹了牛，乾脆豁出去，勇敢地面對這件事

，定時炸彈、水雷等等，儘管來吧！

「父親要出去時，我會連絡。」

熊大田一聽他答應，這才安心地擦著他那戴著眼鏡有著大蒜鼻的臉。

「林志明第二次傑作，就是當博士的保鑣嗎？」

林志明站在一邊看著同學們在校園中玩足球想著心事，那些嬉戲的聲音，隨著春風，吹拂著校舍圍牆，若是平時—（上課中）這可說是打瞌睡時最宜人的春風了。可是，現在不是該睡的時候，此刻他思考著自己正陷於國際間諜戰的漩渦中，一不留神，生命就會有危險。一想到這，林志明就有些戰慄，心想，「我雖有透明調味料，具有這種超能力，可是對於間諜—還是心有餘悸，不敢恭維。」

三天後是星期天，熊大田來連絡了：

「麻煩你了，我父親要去高雄，我已向他提起過你，請你一起去，搭明晨飛機，晚上回來，這樣一天就來回總可以了吧！」

「飛—飛機？是會飛的？那種飛機？」

「當然啦，飛機一定會飛。」

「呵！」林志明發出了像印第安人似的怪異聲，高興的說：

「去、去、我去，眞想坐坐飛機過過癮，一次也好，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呢。」

「明天早上九點到我家來。」

「好！既可搭坐飛機，又有一千元可得，眞不錯。」

林志明在那兒蹦蹦跳跳地跳了兩三下，熊大田則歪著脖子看看他疑慮的說：「不要緊吧？」

「什麼？」

「保鑣呀！」

「看我的，告訴你爸爸像坐在五十萬噸的大卡車一樣安穩得很，放心吧！」林志明拍著胸膛說，但總有股不是坐在五十萬噸大卡車上，而像是搭乘三十公噸小遊艇，那樣危險的預感。

林志明平常星期天的早晨比往常一定早起二小時，而週一到週六是叫也叫不起牀的。可是一到星期天，七點就跳下牀來，而這個星期天更早起二個鐘頭，他看看錶才早晨五點而已。

「有什麼值得你這麼高興的，嬉嬉笑笑的？」用餐時他母親懷疑的問著。

「哈，哈……，祇是要出外去，傍晚時就回來。」

「到那裏去？」

「到熊大田家去。」

「熊大田？啊！不正是那神經病博士家嗎？」

「不是神經病，聽說很可能是天才喔！」

「究竟是在研究什麼？」

「據說是速食火腿，那是用土做的融於水中卽成火腿的，這是祕密，可別告訴別人。」

當然，被林志明這麼一喧嚷，所謂祕密已不再被保密了。

「啊！眞沒意思。」母親繃著臉說。

「那麼說將來一定會失去天然物質嘍？不過，眞是在做這種發明嗎？」

「好像是，總之是個祕密。那，我走了。」林志明走出家門。

天上是一片蔚藍的晴空，風和日麗的，在這種日子搭坐噴射機眞是好。林志明此時只想著坐飛機的事，而全然忘記自己爲何要坐飛機了。

熊大田的父親—熊大偉博士和大蒜鼻上架著眼鏡的熊大田完全不同，他矮矮胖胖的，臉上除了鬍子看不清五官，不對，應該說是滿臉鬍腮又帶著太陽眼鏡，所以給人第一印象就是滿臉的鬍子。

「爸，這就是有名的林志明。」在熊大田介紹過林志明之後，只見熊大偉博士面無表情地陰森的震動了一下，算是點點頭。那樣子眞是像老虎猛獸一樣恐怖，由於他滿臉蓄滿了鬍子加上額頭上零亂的頭髮，整個臉除了眼鏡就只剩下圓圓的鼻頭而已，他使得志明覺得這博士是一個很不易親近的長輩。然後林志明又發現他是個極沈默的人，縱使在往飛機場途中的車上，也不說一句話，只是緊緊抱著像是很珍貴的黑皮箱。

「在那裏面，有很多『速成』的祕密嗎？」林志明斜視著這奇異的黑皮箱暗想著，突然被一陣鬧鐘聲驚醒。

間諜0、07號

說是鬧鐘，其實不是鬧鐘，而是在林志明肚子裏一天至少要響五次的鬧鐘，肚內的飢蟲對時間記得很準，時間一到就會咕咕嚕嚕的叫，林志明試著想找東西餵飽肚子的飢蟲，否則他會覺得受不了。

「啊！如果是速成……」他原來想著速成電視及速成汽車的思緒，卻立刻成爲速成麪或是肉醬麪之類的。

「後面好像有車子跟踪。」突然博士微動著滿臉的鬍子，沈重的向林志明說。

但林志明腦海裏正在假想著吞下一塊乾麪包，而且他要假想著趕緊吞下它。話說回來，你能將一個乾麪包一口氣吞下嗎？這事筆者不會，但某位朋友曾經打賭一口氣可以吃下乾麪包；大家認爲那是不可能的，而他卻把手按在顎下，卸下顎骨塞入麪包，再將它接上關節。當然啦，這些話是無關緊要的—林志明一聽博士的話慌忙地向後看。

後面有無數的車子尾隨在後，他也不知究竟是那部車才是跟踪的，於是熊大偉博士又動了動鬍子說：

「是那一部排在兩輛車後的白色車子，我們從家裏一出發就一直跟在後面。」

林志明突然伸長脖子似的注視著那部白汽車，卻看到那車子前面完全用簾子罩著。

「那車子有防護罩。」的確，間諜所使用的車子就是不同於一般人的，居然連車子也帶了面罩。

爲使讀者明瞭，首先筆者來介紹這車子內的人物。

駕駛車子的這位是某國的間諜0.07號，他正張大了眼睛注視著他們的車子。筆者之所以在號數上加上小數點是表示他是間諜界的新血輪。這位0.07號爲了跟踪熊博士的車，早已緊張得滿頭大汗。

這裏是高速公路—只要一直走自然會到達飛機場，這樣容易的事，還緊張得滿頭大汗，可見得是位生手。

稍後不久，就到了飛機場，林志明緊緊跟隨在熊博士身後走入大廳，只見那位滿臉鬍腮的博士不知說了些什麼。

志明湊過頭去問：

「什麼事？博士。」

只見他鬍子又牽動了一下。但還是聽不出博士講的什麼話。

「發生什麼事？博士。」林志明重新再問。

「嗯！幫我拿著這個。」博士突然將黑皮箱交給林志明，就急急的向上面畫有「紳士」門那邊快跑過去。（你不懂？是廁所。）林志明一看他是要上廁所，就放心的走到落地窗前往外看：

「好棒。」窗外可以看見巨大的噴射機，想著不久即可搭乘飛機了，林志明心中不禁興奮不已。

「？」林志明突覺腰際有個尖硬的東西抵著，回頭一看是一個比林志明還要矮的，約有一百五十公分高的外國男人，他有著狐狸似尖尖的臉，正喘著氣、顫抖著擦著汗珠。林志明被那尖硬的東西抵得很痛就叫：

「痛！唉！什麼事？叔叔。」

「囉嗦！不許出聲，把皮箱給我。」那人開口說話了。

「你是後面轎車內的間諜嗎？」

「閉嘴，不遵照我的話做，當心你穿洞肚子。」

「你話說錯了，是要小心肚子穿洞，啊！手……手鎗。」

一看到手鎗，林志明頓覺背上像似有塊冰擦過，打了個寒顫，他看了看廁所門。

「不知熊博士現在怎樣了，還在廁所裏面嗎？好長的時間喔！救命呀！」

「走啊！」0・07號命令著說，冷汗不斷地流下，因為他也是新人，初次出任務他也是蠻緊張的。

林志明也揩著汗，緊緊抱著黑皮箱，留意周圍，發現誰都沒注意到他們倆個這種情況。

「啊！國際間諜戰在此地已開始了。」兩個人均汗流夾背，林志明則緊張得告訴自己。

「救命呀！」林志明內心在吶喊，卻像似缺氧的金魚祇能在魚缸中張嘴透氣。

「走呀！走呀！」0・07間諜在他耳邊輕聲的催促著，林志明只覺背上有尖硬東西在壓迫著他。事到如今，也祇好依照這人的話去做了。

「現在就是拼了命，我也要保護這速成電視和速成火腿的祕訣。」林志明雖然跟著0·07號走了，心裏卻壯烈的決定。

但是肚蟲又發出警報的聲音，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到那邊去。」0·07帶著他轉過機場大廈的走廊，到了一般人所不會來的後面，這裏是個燈光很亮卻又寂靜的走廊。

「停下來，把那皮箱給我。」0·07伸手去奪取皮箱把自己反彈到另一邊去，然後再重新站好擺出架勢：

「我告訴你啊，刀鎗無眼是很危險的，來，我給你檢查。」

「什麼？要我檢查你的身體？」

「不是，我說錯了，你給我住嘴。」

「眞奇怪！」

「雙手舉起來！」0·07將黑皮箱小心地放在身後，開始搜查林志明。

「好癢，你停一停好不好？」

「哼！這就有問題了，這是什麼啦？」

「啊！這個可不行！」

原來0·07所搜出來的便是放在林志明口袋裏最重要的透明調味瓶。

「小孩子帶著威士忌幹什麼？我要沒收。」

「不行、不行，這是我的。」

「嗯？」那人看林志明那麼急，愈是覺得奇怪，就疑慮的瞪著他。

「哈哈！可能是液體炸彈、或是笑液吧。」

「才不是那種東西。」

「那末是威士忌樣的硫酸？麻醉劑？催淚彈？」

「不是、不是，只是一種水，口乾時喝的水。」

「呵！水是像這種泥漿色的嗎？用這麼小的瓶子裝水喝？說謊也得事先打個稿子。」

「眞的，絕對是眞的，因爲有味道，所以只要喝一口就行了，我好渴請讓我喝一口，好嗎？」

0·07點點頭，「我明白了，這是自殺毒藥，不能逃生乾脆從容就義是吧？」

「別開玩笑了，我並不想死，真的，沒什麼的。」

「那就怪了，既沒什麼爲何那麼迫切需要，看來一定很重要嘍？」0・07打開蓋子，聞了聞後皺皺眉搖搖頭，「好難聞的味道。」

「所以啊！快還給我。」

「等等，好像有什麼不對勁。」0・07疑惑的看看林志明，又看看瓶子，再三地交互看看，他突然將手指插入瓶中，嚐一嚐瓶內的液體。

「啊！」0・07若是喝了這東西，就沒林志明得意活躍機會了。

「什麼怪味道呀？你喝吧！」0・07將瓶子交還給林志明，他拿起瓶子一看，不高興的說：

「啊！少了很多。」

「廢話少說，快喝吧！」

林志明心裏閃過很多念頭，邊將嘴貼近瓶口裝作像是喝了的樣子，一邊窺視著狐狸臉的間諜。

「嘻……，嗚嘿……」林志明在心中暗笑，同時又發覺自己已經餓得沒力氣了。

「你在看什麼？」0・07看林志明怪異的表情就問了。那時0・07的頭、手已漸漸地模糊消失。

「沒什麼。」

「我臉上有什麼不一樣嗎？」

「啊！」

「難道是有煤烟或是墨抹在臉上不成？」

「你，去洗手間照照鏡子吧，看來是擦也擦不掉的。」

0・07用已看不見的手擦著那已完全消失的臉。

「擦掉了沒？」

「還沒，這個樣子不能走到外面去的，嘿……」

「一起走，不可逃走。」0・07推著林志明，向對面的洗手間走去，當0・07一看到鏡中的自己就：

「哇！啊！」

驚慌的怪叫著，同時手裏的皮箱「砰」一聲掉在地上，他看著鏡中自己沒有頭的樣

子，他嚇得失魂地急促喘息著。

當然讀者倘若突然在鏡中看不見自己的臉，只有衣服在動著，一定也會感到很驚慌吧？

所以縱使受過任何間諜所必備的訓練，卻沒受過將自己變成透明人的0．07，此時昏倒也是理所當然的。

聲東擊西

「對，就趁現在溜吧！」林志明悄悄地拎起地上的皮箱，快速地逃出。0．07兀自發著呆像昏倒了似的，並沒有查覺林志明已溜走。

好久，0．07才甦醒過來，慌張地衝出走廊。至於他一出現在大衆面前發生了什麼騷動？各位讀者一定已由報紙上或電視上知道了。（什麼？不知道？對了，這件事一直是祕密中進行處理的。）

總之，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突然出現了，沒有頭、手的怪物在大庭廣衆中亂跑，最後不知去向，當時是有很多目擊者但誰都不敢說一句話，大家都怕可能是自己的頭腦有問題。

林志明等到0．07驚惶失措跑出飛機場後，才抱著皮箱回到乘客候機室。他四處得看看：

「不知熊博士在那兒？」

因爲現在最要緊的就是找到博士，難道說還在洗手間裏？

林志明轉來轉去四處尋找著博士，正到處張望中，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啊！是熊大田。」

「辛苦你了。」熊大田笑著說。

「你是來送行的？我剛做了很棒的事，不知那來的間諜，用鎗恐嚇我，不料竟落慌而逃，終於保住這皮箱ー對了，博士呢？到那兒去了？」

「我剛送爸爸到國外去了。」

「什……什麼？那？那飛機呢？」

「早就起飛了。」我告訴你好了，眞正的文件是我拿著，比你們晚出門，在上飛機前才交給爸爸，你拿的是假貨，這是誘敵之計。」

「你說什麼呀！拿我的性命來當幌子。」

「嗯！是啊！古人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可恨！我多想坐飛機啊，而且還是我生平頭一回呢，卻……」

林志明非常沮喪，只覺本來可以翱翔天際，舔嚐佳餚的美夢，均付諸於流水。熊大田看他那麼洩氣，也不好意思了：

「唉！男孩子不該是如此頹喪的。」

「才不管它哩，美夢成空，而且餓得很，站都快站不直了。」

林志明無力地坐著，熊大田也覺得愧疚，爲表達致謝之意，就說要請吃客飯，並乘花蓮輪遊東台灣，順便參加觀摩飛行機。

林志明一聽方打起精神，祇要有得吃什麼事都容易解決，由於肚子的蟲兒早已咕咕地催促著，於是又是客餐又是冷飲的，終於大事告成平安無事。吃飽喝足了，林志明又大言不慚地吹噓起來：「呵！什麼迷你鎗呀，煙呀，彈的，儘管來吧，只要有我在儘管

放心，小事一件。」精神抖擻地拉著熊大田往參觀飛行機票口走去。

機艙内的不速之客

「唉！這是你所謂的飛行機？」林志明若有所失的說。

「不是嗎？有機翼、機艙，樣樣俱全。」

「好像很不可靠喔！」由於他剛才看的均是美麗壯觀，而眼前呈現的則是多麼寒酸，相較之下宛如模型般。購票時一個出遠門的鄉巴佬，所帶著的偌大的包袱擋住了他的視線。他火大的想：「搭坐眼前這個機器就能算得是搭乘過飛機了嗎？他們竟是如此地報答我嗎？」林志明後來上小飛機時懊悔不已，憤憤不平地坐在靠窗戶的座位上，一句話也不說。

小飛機要起飛時傳來甜美的聲音：「各位旅客，謝謝您光臨，現在我們開始啟程環繞一週，爲了您的安全起見請扣上安全帶，謝謝您的合作。本機將於十分鐘後抵達……

。」

「只有十分鐘而已，豈不是剛坐下又得準備下機了嗎？」林志明心裏又在嘀咕。同時只聽飛機已咘嚨、咘嚨發出聲響預備滑翔。

「哇！起飛了咿！」大家都興高采烈地拍著手，爭著探頭看窗外，俯視大地萬象是很令人心曠神怡。正當大家看得高興，後座傳來怒吼聲：「你，要幹什麼？」回頭一看是那個鄉巴佬揮動著雙手不知與誰起了爭執。

「哇！」突然有個茶褐色、全身毛毛的東西，向走道衝過來，不怎麼大，但是卻力道十足，嚇得大家都叫了起來。

「哎呀！是猴子啦！」

遊客都驚訝地站起來看，有的甚至因爲看不見而站在座位上，一瞬間，猴子已溜進主機艙，不多久就傳來一陣驚人的音響，由於猴子騷擾主機艙駕駛室，使得飛機傾斜大半，乘客都驚叫了：「救命！」接著都坐不穩而跌跌撞撞的。

在陸地仰望的人們也都好奇的擡頭看，不曉得發生了什麼事，以爲可以免費欣賞空中特技表演呢？原來，事情的眞象是，那大包袱裏包藏著的就是這隻頑皮猴，而不巧的

是駕駛員居然是個對猴子有恐懼症的人，眞是滑稽。

也妙，猴子就是看上了他，非要抓他不可，駕駛員愈害怕，牠就抓的愈厲害，還不停的興奮地吱吱亂叫，駕駛員則抱了頭亂喊：

「咿！好痛，好痛喔！」

鄉巴佬也急得費力地擠過慌亂的人群，終於來到主機艙，他臉上也有幾道疤痕尚在淌著血，機艙內又傳來駕駛的哀鳴聲：「誰？來救我，SOS，救命呀！」

在搖幌的機艙內已經讓人頭昏目眩，有人害怕那兇悍的動物沒有人敢靠近幫忙。熊大田哭喪著臉問林志明：「有沒有可以解決的好方法？」同時緊緊抓住林志明的手。

「誰曉得。」

「會不會墜機。不要！我不要死！我還不想死。」

事實上，林志明也不知如何是好，此時，浮現在他腦海裏的還是想著剛吃過的菜餚：湯的美味和香噴噴的紅燒肉等等。通常，超人只要有能源供應便能盡其所長，對他來說，陽春麵、咖哩飯尚且不夠，若是排骨飯、豆豉燴飯或許更能補給他的能源呢！

「各位，請幫幫忙，我原想讓那小傢伙也看看這世界的遼濶，但事得其反受了驚嚇

，獸性大發，眞是不知感恩的壞東西。」

「什麼？幫忙？責任在你，如果我們都掉下去，看你怎麼辦？啊！我家還有六口人，我死了，誰來養他們哪！」

「打開門，把他推下去，總之將動物帶到機上來，眞是太沒常識了。」

「對！對！我們不要死，我若死了，地球上就沒美人了。」

「實在對不起，是我錯了，就把牠殺死吧！雖然很可憐，可是沒有辦法，畢竟人的生命是比較貴重的。有沒有吃的東西？我來誘牠到門口。」說完，鄉巴佬已經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可見他跟小猴子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了。

林志明看了這情景，也很同情他，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此時，林志明腦中閃過一道曙光，望著他座位上的棚架，心中想著：「我一定要設法解決，不能爲了一隻猴子，失去全機十二人的生命。」

此時猴子已然騎在駕駛員的背上，不肯下來，鄉巴佬又爲難的說：

「但是殺死猴子，也太可憐了，牠只是不習慣在飛機上，一時興奮而已，只要將牠騙回籠裏就行了，但是要如何做呢？似乎也挺困難的。」

「再試一次看看。」

鄉巴佬抱起猴子，想將猴子再罩回籠中，可是小猴兒偏偏又跑到駕駛室的更裏層去了。

「吱吱——」只聽猴兒快樂地叫聲。

「喂！嗄——」鄉巴佬也叫著跟進去了。

人跟猴子，在這種混亂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似乎沒有什麼差別，究竟是人或是猴的聲音，誰也不敢肯定，只聽到裏面又發出了陣陣的嘈雜聲。

經過一陣騷動後，鄉巴佬的臉又出現了。

「啊！」大家一看之下，每個人都瞪大眼睛。

原來鄉巴佬手中的籠子已經破了，蓋子也不見了，簡直是不成個樣子。這下可好了，小猴兒更是無法無天了。

林志明一看只好從棚架上取下透明的調味料瓶子，趁大家都注意鄉巴佬之際，在機後的座位間，脫去衣服，喝口調味料，看著窗戶玻璃，證實自己已經消失後，就拿下架子上的東西——降落傘。

雖然林志明他拉著降落傘向前走過去，但大家都正全神貫注地看著鄉巴佬，此時每個人臉上都已緊張得顯現出隨時會墜機的絕望神色，根本沒發現通道上竟有一副降落傘正往駕駛室飄去。

林志明從窗帘的空隙中看到，裏面那隻猴子，正騎在駕駛員的背上，將他的帽子歪戴著，用另一隻手拍打著駕駛員的頭，可憐的駕駛員由於極端地恐懼，而致不知所措，根本就已經忘了機上還有許多乘客的生命正操在他手裏呢。

與猴子同時離機

林志明邊走邊將降落傘的繩子做成圈圈，偷偷地接近猴子，猴子覺得有異而向後看，可是什麼也看不見，只是作出了奇怪的表情，林志明乘機將做好的圈圈套住了猴子。猴子當然嚇了一跳，又亂叫起來。

「吱！吱！」

吃驚的猴子，想從駕駛員的背上跳開逃跑，但因繩子另一端已有很重的降落傘，不好跑，而且繩子則因牠的重量及亂動的關係而纏住了牠。

「很好，如此可以活捉了。」林志明一看猴子已受制於繩子就高興地追向猴子。

「啊！」大家一看都驚叫了。

由於猴子衝向乘客，機內又開始騷動，猴子兀自兜著圈子，同時啃嚙著繞在身上的繩子，想要擺脫它。

林志明乘機打開了昇降口門旁的開關，因是小型飛機，所以一下子就把門打開了。他原先打算把降落傘及猴子同時推出機倉。這是可以做到的，因這是速度慢的小型機，這樣子一來乘客可以從墜機的危機中得救，猴子也可以利用降落傘降落，而保全了一條小命。

但是下面正是台北市內，如果在馬路口著陸，很可能被過往的車子輾死，當然現在也顧不了那麼多了，說不定猴子的運氣好呢。

林志明將降落傘的繩子，用力一拉，猴兒拼命掙扎著，只見牠一接近門口，一瞬間就已向地面墜下去。

可是沒想到的是，因猴子的掙扎，志明的腳上也繞了三四層繩子，但志明並不曉得這件恐怖的事情，其他的人呢也因看不見志明的身體，當然無法察覺志明危險的處境。也就是說當猴子墜出去時，透明人林志明也同時被帶出飛機，換言之，他也與猴子同時離機。林志明意外之餘只有無助的大喊：

「救命呀！」

這眞是世上最悲慘的叫聲，在春霧籠罩的台北上空，聲音很快就被淹沒了。

「咦！好像是猴子在喊救命？」一位客人滴咕著。

這時空中小姐已關上了門，大家總算喘了口氣。

「猴子不可能喊救命的，你一定是耳鳴了，還好，這樣就沒事了。」

「好可怕，看到這種事，是我昨晨聽到我太太生雙胞胎以來最荒唐的事了。」

飛機上總算穩定下來，小飛機也不再做台北上空的遊覽而直開小機場，乘客們都同時擦了把汗。經過在這場大騷動，大震撼，大家所流的冷汗不是用手帕或毛巾三兩下就可以擦得完的，因爲拿生命開玩笑的事，總是不經常有的，如果可能的話等大家擦好汗，擠出的水竟然可以浸濕了機倉，這可就打破了世界紀錄嘍。

經過這一番折騰，鄉巴佬垂頭喪氣地向每位乘客低頭致歉，而且時時探頭窗外耽心什麼似的，也怪令人可憐的。

「猴兒啊！希望你平安無事。」他心中念念有詞，暗暗祈禱著。

鄉巴佬一個個都道完歉後，回到最後面的自己座位上，不安的縮成一團，突然，他覺得座位底下，踩著了什麼，於是彎下腰，抓了起來，一看竟是襯衫及褲子，他驚訝的問：

「這是誰的？」

「啊！」

熊大田回頭一看立刻變了臉色，因爲那正是好友志明所穿的衣服。

「連鞋子、內褲都在……」鄉巴佬疑惑得又用手指拿起內褲說道。

「志明！」

熊大田用眼睛向四周找尋叫著，但是連影子都沒有，這麼說，志明很早就失蹤了？

熊大田不相信地連座位底下都找過了，可是什麼都沒有，只有一隻死蟑螂。

「這不像志明平時的行徑啊。」

「說不定……」熊大田不停地左思右想，但仍百思不得其解。

「難道林志明被擠下去了？因爲這狹小的機倉實在沒地方可躲了。」這是熊大田最不願想像的可能性。

於是熊大田下意識地向窗口注視出去，在很遠的下面，有降落傘飄盪著，但是傘的另一端，只看到一只小小的猴子。（那我們的主角呢？）

太空原始人

地幅佔地很廣的台北市內，上空有個降落傘，像是一朶巨大的白花在風中飄揚，而背著這降落傘的是隻猴子，還有，在猴兒下面吊著的就是一般人們無法看見的透明人林志明。

「救命呀！」

雖然他拼命大聲地叫喊，由於看不見他，當然不會有人來救他，他仍赤裸著身體，

而因透明調味料尚有效，暫時還不必擔心他的裸體問題。

風吹拂著林志明的全身，他搖幌著，這樣子，可能又得感冒吃藥了。但他現在那有時間想這些閒事呢！

林志明所擔心的是藥效馬上就過了，那時可眞會窘死人，底下會有千萬市民擡頭看著他，看一個全裸的，倒吊在降落傘上的怪物，這可是視聽率百分之百的廣告，如果有報紙記者拍下這正降落的降落傘，標題上還寫著『從空中來的猴子及原始人』，那多尷尬啊。

「媽呀！」林志明在空中飄盪著，一想到那種尷尬場面，終於哭叫起來了。

可是他很快的就停止了哭，心想，我現在是男子漢——國中一年級，已不是哭叫的年紀了，再看看下面，自己不是正向著有數千，數萬輛汽車來來往往的馬路上降落嗎？

「啊喲！」

林志明望著上面大叫（由於他是倒掛著的，所以看下面卽是上面），大概再降個三百公尺，照這樣速度往下沈，他相信自己會摔在車輛間，馬上，地面上會有分不清是人肉還是猴肉，攪拌後還可做成香腸。天哪！眼看著自己就要粉身碎骨摔成肉醬了。他緊

張極了。於是他將纏繞著的繩子，利用搖盪的空隙，將倒吊的身體拼命設法想使頭向上調整。這樣一來倒也好，由於降落傘的方向轉換，完全是靠繩子活動的，林志明因為一拉扯，自然地降落傘斜飄了，於是遠離了汽車道，林志明吁了一口氣，

「還好！」

其實啊！別想得太如意了。汽車過道，不只是只有一條，而且還有些地方有著蜘蛛網似的電線，說不定會掛住他，或是打破人家屋頂，下面若是男子浴室還好，若是女子浴室可就不得了。這裏既不是原野，也不是海洋，倒可形容是房屋之海，房屋之大平原呢，因為林志明正飄在都市正上空，不管怎麼躲還是會遇到人的。

「我得小心點，否則頭部先落地，那可真會頭破血流了。」

確實，不管林志明的頭是否石頭，如果正巧碰在大廈的屋頂也會破裂的，天才的頭腦再多有價值，跟水泥相碰，照樣會腦漿直流，實在太危險了。

降落愈來愈近地面了，志明約略算著，離地面還有五十公尺、三十公尺……二十公尺。看樣子似乎可以在大廈屋頂上降落；可是他又怕高樓大廈之間也有比較小的樓房，自己也有可能降落在那上面，所以他密切注意著。

終於志明不是從頭，而是由腳先著地的，他已重新抓住了繩子，但是降落還是要有一些常識和技巧的，志明緊張極了：

「嗚喲！」

正在時時，繩子一下子都散開了，林志明大叫，深知自己若放手就完蛋。

一下子林志明和猴子變成面對面的近距離，眼前的猴子，睜著圓圓的眼睛，正瞪著林志明，牠就在他五公分前面，露著利齒，似乎也感覺著發生了什麼事情。

「啊！」

這樣子跟猴子瞪著眼，他才不幹呢！要跟猴兒接吻更不要。由於快降落了，志明跟小猴的距離也愈來愈近，雖然猴兒還看不清志明的模樣，但是總會朝著志明的方向多瞄兩眼，甚至露出奇怪的臉色，連猴子都疑惑，沒有人怎麼會有聲音呢。

「嘭！」突然林志明在搖動的時候，他跟猴兒的額頭相碰了，

「唔！不妙！」他眼看著猴子又要要猴威的動作，暗暗叫苦。

還好不多久降落傘就朝著較低的樓房降下了。

「唉！好痛，痛死我了，啊喲！」

降落傘落下來的速度，據說大約就像從三至五公尺的高度跳下來一樣，不小心還是會扭傷或摔傷的。

雖然沒有人看到志明，但是他的裸體，在著陸之前，已放開了手，他在水泥屋頂上滾了七、八個轉，全身一定都是擦傷。

志明搖搖擺擺地站了起來，發現身體開始漸漸可以看到了，此時像噴火口似的肚臍眼已出現，他全身正慢慢的在出現。他尷尬極了：

「啊！這樣不行的！」

他知道這種樣子不能在任何地方走動，大廈裏面不可以去，但是去外面的話那就更丟人現眼了。他急得放眼四處看，

「有什麼可以穿的東西……」

在沒人的屋頂上怎麼可能會有可以穿的東西呢？雖然有降落傘，但是它高高的掛在煙囪上，下面還吊著一隻猴子正吱吱的叫著，若想利用降落傘，就非得除去這小猴兒，所以扯降落傘這一條路他也只好放棄了。他嘆口氣：

「終於要變成原始人了。」

林志明偷偷地走入房屋出入口，向下張望了一下，發現正好有樓梯，於是志明順著樓梯走下去，他不放心地在梯間走一步、縮一步腳的，而且他這時才發現自己已凍得直發抖。此時他的身體已完全顯現了，簡直跟剛出生時完全一樣，全身裸露。

電話故障

林志明心想如果能再次變回透明人就好了，可惜沒有調味料。他慢慢走下樓梯，就在走過平台要轉彎時。

「哇！」的一聲，他立即像呆人似的站住了，前面站著一個人，身穿白衣，脖子上掛著聽診器，禿頂而且額頭光亮亮的，還戴著眼鏡，是位醫生微笑地站在那裏，他吶吶地想解釋得說：

「我……我剛從天上下來，衣服什麼都沒有，放在飛機上……那是因為……跟猴子一起被降落傘鉤住了，無法從大門進來……」

志明急忙地解釋了大半天，但自己究竟說些什麼，也不清楚。

「沒關係，我知道，天空中的氧氣還不錯吧？來，到這邊來！」

大夫笑著，像似女人般溫柔的笑著，一點也不奇怪他的怪樣子。

這反而使志明楞住了：

「啊！」

「來，到這邊來，我會給你可穿的東西。」

「眞對不起，打擾你了。」

志明非常感激，心想，這位大夫一定看到我從天上掉下，否則不會這樣待我，嗯！一定是這樣，決不會錯。

大夫帶了志明，走下樓梯，伸手打開走廊的一個房間。

「今天穿這種的，隨便那件衣服都行。」

志明發現房間壁上掛著幾件白衣，再仔細一看，都是護士的制服，

「沒有男生穿的嗎？」

「是的，男生大都穿走了，只有這些了，我想很合身的。」

「可……可是……」

「沒關係啦！快點，穿好後到那邊去。」

唉！沒辦法。志明想想，這總比完全赤裸好些，而且在這期間，總會有辦法解決的。所以就下了決心，穿上女人衣服。

不一會兒志明穿好制服，只覺制服寬鬆，裙擺垂下膝蓋則有二十公分長。

「還要戴帽子哪！」大夫又拿出帽子戴在志明頭上。

「好了！現在我必須去看顧病患了。」

大夫走出房間，志明也跟著，發現光著腳在油地氈上走覺得冷颼颼的，而且到處都是消毒藥水味道，再一看，走廊的左右，都像是病房，但是，大夫並未停下來，只直接走過去，然後又向下走去。

「大夫，請借用一下電話，我想告訴我家人，我已平安無事了！」

「哦！眞湊巧，電話不通。」大夫笑著回答。

「那是說故障囉？」

「是的。」

「眞傷腦筋，大家一定都在耽心，眞想早點通知他們。」

「我會通知他們，你放心吧！現在你是位護士小姐了，因爲醫院人手不夠，必須請你幫個忙。」

「什麼？我當護士？可是我什麼都不懂啊？」

「不要緊，我相信你能勝任的。」

兩人正在走廊上走時，旁邊病房走出另一位醫生，說也奇怪他一出來，兩眼就直盯著林志明，而讓林志明更吃驚的是跟在這位醫生後面的竟是護理男生，也不是護士小姐。

那人滿臉鬍子，眼睛大大的，跟志明一樣穿著制服，很自然的跟在醫生後面。

「你那邊的病人如何了？」志明的醫生向對方詢問。

「很不錯，熱度約有四十一度，傍晚大概可以出院了。咦！你找到了很好的護士嘛！」

「是的，我正想回診，我的病患得的是心臟病，正準備做移植手術。」

「順便也將肺和胃換掉吧！」

「眞是好想法，馬上動手吧！」大夫很高興的笑了。

「眞偉大！大夫要做心臟移植手術？」志明很欽佩的問。

「那很簡單，到現在爲止，不知換了多少個了，很有趣的。」

「做了這麼多了？我一點都不知道，我記得在日本好像做過一次而已。」

「沒這回事，哦！也給你來見識見識。」

「我？」

「是呀！」

「我看你臉色不很好，可能有點發燒。」

「是……是的，在降落時，好像感冒了。」

「是嘛！不只是感冒，你肚子也有問題。」

「那是因爲吃太多。咦，這你也能知道嗎？」

「那一定是傷寒。」大夫突然大聲的說。

「傷寒？」

「是腸傷寒，手腳痛不痛？」

「我很多地方都被擦傷了，所以手跟腳也都痛。」

「那就是關節炎。」

「關節炎？是真的嗎？」

「如果不去理會它，是會有生命危險的，傷寒、感冒、關節炎都會變成癌症的。」

「啊！真的會這樣嗎？」

「這樣子必須趕快動手術。」大夫回答。

全身移植手術

林志明被大夫這麼一說也覺得全身都是病，於是跟著進了診察室，讓醫生檢查，大夫替志明檢查了身體各部，其結果是他的眼睛患有輕微的結膜炎，鼻子有蓄膿病，必須拔掉的蛀牙有七根，喉頭有慢性氣管炎，背骨有輕度的脊椎骨潰瘍現象，另外還有肋膜炎及胃腸炎，而且還正患著腸傷寒，全身的關節炎。如果任由它發展，會演變成風濕及

高血壓，而且右腳指間有香港腳，正向膝部發展，左腳有小兒痲痺的癥兆，胸部呢，則是從中耳炎將變成肋膜炎，醫生斷定他全身已被癌細胞包圍。

志明一聽眼前一陣發黑，心想，若再不發現，自己的生命頂多再活一年，但因降落傘的緣故，得見貴人，好不幸運！而且最近容易感冒，一定就是這些毛病在刺激，才使身體脆弱至此。

「你放心，手術後會將不好的部分完全除去。」大夫溫和的說。

「可是，全部拿掉，就什麼都不剩了。」

志明一想到要動手術全部拿掉，不禁大吃一驚，如果什麼都沒有了，那該怎麼辦呢。

「那換新的就行了。」大夫若無其事的回答。

「一定得接受完全移植嗎？」

「是呀！隔壁就是手術室，馬上動手吧！」

「這個，新的器官都齊全吧？不會少一個眼珠或缺一隻手的吧？」

「不會的。」

「會不會痛？」

「啊！到現在動過手術的人，什麼話都沒說過。」

「眞想不到這兒還有這樣優秀的外科手術醫院哪；我以前怎麼不知道呢？」

「好吧！到手術室去吧！」大夫站了起來。

診察室的隔壁就是手術室，在白色的磁磚地上，有個手術台，周圍則放置著亮晶晶的刀子及鋸子，板手以及起子，當然還有麻醉裝置，氧氣輸送裝置等設備。

「躺到上面去！不要怕。」

志明略帶恐懼地爬上了手術台。

大夫還是微笑著，很堅實地固定了志明的四肢，使得志明發現自己已不能再動彈了。他詑詑不安的又問：

「大夫，這種手術，有幾位大夫？」

「我一個人。」大夫開始捲起袖子。

「一個人？護士也沒有？」

「大家都很忙嘛！」大夫笑著說。

志明這時才覺得他的笑，是陰險狡猾的笑，看起來有點怪怪的，相信讀者諸君一定覺得很奇怪，世上竟然有這種醫生吧！

志明覺得心神不寧，就向旁邊看了一下，立刻發現了一些怪事，他看到的是模型，是已經被橫七豎八切斷了的人類模型，手術室的一角堆積了有十幾個，其中還有切掉的頭滾在一旁。

「噢！」志明一看之下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回頭來看到大夫手中拿著像似洋裁用的剪刀及縫針，他嚇壞了：

「大……大夫，這要做什麼用的？」

志明詢問的聲音，已幾乎近於悲鳴，大夫還是無動於衷的微笑著，

「是用這先將你的手脚及頭切掉，再用針縫呀！」

「救命呀！」

「志明嚇得再也忍不住大叫起來，他不是醫生，是瘋子，怪不得一開始就不太對勁，都怪志明粗心大意而沒有發現破綻，可是很明顯的，有問題啊，他竟然糊裏糊塗的就被固定在手術臺上。

「馬上就可以好的，還有些病患，也要在你之後再動手術呢。」

化裝成大夫的瘋子，指著手術室角落的模型說。志明大叫：

「但我不是人形模子，是活生生的人類啊！救命啊！」

但現在他已被綁在手術臺上，一點都不能動，對於志明來說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謂的刼後之刼啊！

志明不斷的慘叫，只見瘋子的剪刀愈來愈近了。

都是瘋子

正在此時，志明聽到有人進來喊著：

「喂！住手，還不住手！」

志明睜開閉緊的雙眼，看到是一個瘦瘦的大夫奪下了假大夫的裁縫刀。

「呵呵……」大夫（瘋子）還是溫婉的笑著，雖然被拿走了剪刀及針，仍然不生氣

而微笑著。瘦大夫解開了志明四肢上的環扣，同時說：

「啊！眞危險，若再遲來一步，你的手或腳就要被切掉了。」

「好可怕喲！」志明不停的顫抖著，喘了口氣。

「實在不能有一點疏忽，才稍一不注意，就穿起白衣服變成個大夫，可是你怎麼也穿著奇怪的服裝，看你也不像是女的啊。」

志明這時還是穿著護士的衣服，他並沒有機會換回男生的衣服：

「這是有原因的，說來話長，我是從飛機上跟猴子同時降落在屋頂上，那時因爲是裸體，碰到這位，他叫我穿戴這些東西的。」

「你也是有點問題，我不能相信。」

「請相信我，這是眞的。」

瘦大夫聽完好像有點害怕地往後退，繼續說：

「與猴子同時用降落傘，裸著身體降落的這種話，要我相信，倒不如說老鼠吃了獅子更容易使我信服，你不太面熟，是新來的病患吧。」

「不是的，我很正常，什麼都正常的。」

「神經病都說自己是正常的。」

「請你相信我，你可以打個電話給我家人就會明瞭的。」

「電話有故障。」大夫回答。看來這是唯一眞實的。

「這副德性也不能出去打電話，有沒有可借給我穿的男生衣服？」志明想到了什麼，開口說道。

「怎麼啦？」

「化裝成大夫樣子的人走在走廊上時，有一個男子裝成護士的形像跟在大夫後面，也是怪怪的，似乎他們是同類。」

「那你可能看錯了。」

「是確實的，而且還打了招呼，是事實。」

瘦大夫向假大夫（瘋子）問：

「他說的是眞的？」

「不知道呀！」那瘋子大夫假裝不知。

「他說不知道呀！」

「那是眞的，我不是瘋子，雖然學校成績不太好，但沒瘋，請相信我。」

志明哭喪著臉，眞想合什拜倒。

「相信，相信，大家都這樣說，但是現代可有能夠令人相信的事嗎？在這充滿罪惡氣息，迷惑事實的世界上，我能相信什麼？」

「不相信就是不瞭解，請相信我。」

「不能相信，在我周圍，這裏的手術室，你，不！連我本身，確實是眞的存在嗎？這一切都是夢幻，是長夢中想像的產物。」

瘦大夫突然握住拳頭，向上舉起，像是舞臺上表演的演員，在叫喊著，眼中發出了異彩。

「咦——」志明一聽，全身又起了陣雞皮疙瘩。他絕望的想：

「噢！這位大夫也有問題，究竟怎麼回事呢？」

「你，『朦朧的』」瘦大夫突然指著志明大吼著，就像是法官指著犯人說：「你是犯人。」接著又問：

「你是夢，是幻。」

「不，是眞的。」

志明嚇得逐漸向後退，瘦大夫指著他又向前跨出一步，而旁邊則站著一直都在微笑的禿頂大夫。兩人都對他很感興趣，你一言我一語的：

「所以還是動手術了的好。」

「你！朦朧。」

「眞想把你的內臟剖開來看看。」

「你是夢幻。」

志明只覺自己雙腿已經是有氣無力，但他用盡一生之力，從二位大夫（瘋子）中間，鑽過去，跑出了手術室，又跑入了隔壁的診察室。

當然，現在是什麼都行，只要能跑向外面，暫時離開這些瘋子也好。

志明從診察室，正想跳到走廊旁的大門時，大門卻開了，進來的就是剛才在樓梯走廊那碰到的白衣大夫，以及穿了裙子的大鬍子男生。

「噢喲！」

志明大叫，後面有手術狂及朦朧狂追趕，前後都是瘋子，若被抓住，一定會被四分

五裂的，進來的這兩人都還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只呆呆的看著志明，就在這當兒，有樣東西衝進來撲到身上。志明一看竟是那隻和他一起下來的小猴子。

「啊！小猴兒！」

吱吱的，猴子露著牙，首先跳過了兩人的肩膀，順便抓了下兩人的臉。

「啊！」

兩人捧著臉，讓到一邊去，猴子跳過了志明，又撲跳到隨之而來的手術狂及朦朧狂身上去，於是一場驚天動地似的騷動，朦朧狂額角被抓，手術狂的禿頂被抓。幾個人大叫：

「痛，痛啊！」

一陣狂跳狂叫，志明乘機跑出了走廊，這猴子無意中還救了他一命呢。

用心克服困難

「這個醫院，究竟怎麼回事？」

志明在走廊上邊跑邊想，由於他穿了寬邊的裙子，意外地倒也很好跑步。後面則陸續傳來被猴子抓過的四個人所發出的慘叫聲，同時也有東西倒下來而打破了的聲響。

志明從樓梯上心急的用三級跳方式跳下來，到了一樓院長室門前，他發現院長室門是大開著的，裏面怪怪的，他停下來看了一眼。

「又是白衣。」

原來是一些也穿白制服的人，他算了一算有三個大夫，五個護士，他們都被綁著倒在地上，甚至口中還塞了東西。其中一人看到了志明：

「嗚……」，一聽就知道正很著急而費力的發出聲音，志明有點害怕地窺伺一下裏面，發現裏面的人通通在注視著自己，同時拼命地搖動著全身，似乎想吐掉口中的阻塞物。

志明有點困惑，不知他們是否也是瘋子，但是看起來他們似乎很痛苦的樣子，雖然疑處甚多，自己也不能見死不救啊！

「只將他們口中的阻塞物給拿掉就好了。若寬了手腳，說不定又是手術狂。」

志明在猶豫之後，決定先將首先發出痛苦聲的人除去他塞在口中的東西。

「謝謝！謝謝！謝謝救命之恩，請給我鬆綁。」那個人說道。

「你是誰？這裏都是些化粧成大夫的瘋子，我不能隨便讓你自由。」

「請不要這樣說。我是此地的院長，今天是住院病患發動叛亂，將我們醫護人員都綁起來的。」

「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他們關上了大門，任意掛起了『今日休診』的牌子，做些他們想做的事，搞得亂七八糟的，你是個生面孔的人，難道你會是他們的伙伴嗎？」

「不要開玩笑，我是從屋頂上進來的，差點兒被動手術，也被說成是『朦朧』，總算沒被抓著，逃過這場劫難。」

「是被那群病患弄成這個樣子的嗎？」

「是的。」

「你是否發現醫院有點奇怪，特地從屋頂上進來察看的嗎？」

「是……是的。」

「那眞得感謝你了，你眞是位英雄，請解開我的繩子。」

「不成問題嗎？」

「我們眞的是正常的老實人啊！」

「既然如此，就給你們解開吧！」

說著，志明將八位的繩子都解開了，八個人吐了口氣，一等精神恢復，由院長發佈命令，有六、七人爲了保護樓上的病患，已經很快的就跑出去了。

「啊！電話線也斷了，與外界也不能連絡。」

院長拿起了斷線的電話，發現電話不通，又放下了。

「該怎樣感謝你呢？看你年紀雖小，卻有英雄好漢的作爲，眞是感激不盡哪，請問尊姓大名？」

「名字？算了！」

「噢！這麼客氣，我更要向你致謝，請務必告訴我大名。」

院長由於過度的感激而緊握住志明的手。

「眞不好意思啦。我叫……叫林志明。」

「林志明？好像聽過，你……你是不是那個抓到億萬搶犯的林志明？」

「嗯！是的。」

「噢！好偉大的少年啊！這次你又救了我們，實在不知如何感激你。」院長一聽他就是那個抓搶犯的英勇少年，眞是打心底都感動了。

就在此時，到樓上去的人們回來了，手術狂及朦朧狂也混在其中，手術狂依然微笑著，朦朧狂卻仍是蓬鬆著頭，還有一組『大夫及護士』倒像眞的一樣站立著。

「你？在這裏呀？三點給你吃點心，馬上動手術。」

手術狂似乎還記得林志明，一看到他就又講了起來。

「一切都是朦朧，只不過是幻影，夢幻，其中只有三點的點心時間是眞實的，現實的，那是因爲胃的要求。」

由於他們的談話，護士就用點心來安撫他們，於是在點心的引誘下安靜多了，筆者想，就是天才，也要吃東西，不論神經正常與否，有錢沒錢，大人小孩，不吃就不能活，食慾才是人生最原始的，最重要的本能——基督及釋迦也都如此說過——林志明此刻當然更是深有同感。

（這麼說，我們永遠是在追求著最重要的東西而活著。）

志明肚中的飢蟲又醒了，好像經過這次的大戰，能源都被耗盡光了似的，肚子又咕嚕咕嚕了起來。

「將他們每個人分隔起來，關回自己的房間，好好看管。」

院長鬆了口氣說。

借了衣服，林志明由醫院的車子送回到家。

「啊！志明！你是志明吧！」

母親一見到了志明的人，說著說著就昏倒了。連熊大田聽到消息，也急忙趕過來說：「你還活著嗎？我回到機場，馬上就請搜救隊搜救，但他們說找不到，我們當時都絕望了，還以為你一定活不成了。」

「如果我從飛機上跳下來，能死得了嗎？」志明說完好得意呀。

由於自己又成了名人，於是就端起架子來，這也正是志明不好的地方，每在事情將平靜時，擺擺架子，賣個關子，逗別人著急。幾個人說著話，志明突然覺得有什麼東西從後頭抱住了自己的肩膀，同時聽到：

「吱吱……」

「哇！這不是猴兒嗎？」

也不知牠是躲在醫院汽車後面還是車頂，竟然牠也跟著志明回家來了。只見牠坐在志明的肩上，也不抓他，只是用頭在擦他的臉。

「啊！停！停停啊！叫你停啦！你是喜歡我嗎？是你救了我沒錯，但是我不太喜歡你，不過說真的，一切都是為了你，但也要謝謝你。」志明小聲地向猴兒細語。

「看你忙著說話哪，你母親還躺著呢！」

熊大田看他只顧和猴子說悄悄話，忘了他母親已經昏倒在地上，就不以為然的說。

「過會兒就醒了，她昏倒已經成了習慣了，我的衣服及東西有沒有拿回來給我？」

「拿來了。」

「威士忌的瓶子呢？」

「啊……那……是什麼？」

「那個……是藥，嗯！我有種慣性病，必須時常帶著那罐藥。」

「這件事我倒不知道，什麼地方不舒服？」
「啊！這裏，不！那裏，哎呀！就是到處都有啦，反正有這麼回事就是了。」
「噢！」志明想，只要有調味料，就如同有了千百力。
「哈啾！」一聲，看樣子志明這回眞的感冒了。

棺木的秘密

花開花又謝，樹上的嫩葉，已染上了深色，春天即將過去了，再過一個月，就是盼望許久的暑假了，再過五個月，就到了寒假，八個月後就又有春假可放了。

現在是六月天，志明很乖地來往學校及家之間，自從受到了精神病院的騷擾以來，被父母大大地教訓了一頓，所以不能隨便的再搗蛋，但在內心，卻很想使用透明調味料，不過最近沒發生任何事可以藉機使用調味料，志明心中覺得非常無聊，無聊到好像香港腳都發了霉一樣。

就這樣子，有一天，熊大田又來找志明，他說：
「我有話要告訴你說。」
「又要叫我去當保鑣嗎？我才不幹，如果像上次一樣，那眞沒意思。」
「你聽我說，這次不是叫你當保鑣了。是關於我父親的事，並不是要你去那裏。」
「你父親的什麼事？」
「今天在我家信箱裏頭，收到這樣的一封信……」
說著熊大田就拿出一封白色的信封給他看，志明接過來一看，封面上寫的是熊大偉博士先生的名字，但既沒有發信人的姓名，更沒有貼郵票。
「這寄信的人，可眞會佔便宜啊！」志明邊看邊說。
「怎麼說？」
「不貼郵票就把信給寄出來了，這個人豈不是把郵資都給賺了嗎？」
「不是的，你看，沒有郵戳印子，這表示是有人把信直接放進我家信箱裏的，並沒有經過郵局。」
「哼，又在我的推理上找漏洞。」

志明讓大田這麼一分析，遂覺得有點羞愧而漲紅了臉，就訕訕的逕自拿出了裏面的信來，只見裏頭只有一張信紙。這封信是用鉛筆寫的，說起來志明的字已經很差了，而這封信寫得比志明差，而且竟是用英文寫的：

KANOKE NO HIMITSU O WATASE,

WATASANAI TO INOCHI WA NAIZO.

「他說：『棺木的祕密交出來……否則就沒命……』什麼棺木啊？」

「那好像是我父親最新的研究內容，我也不清楚，總而言之，不把這個祕密交出來，我父親的生命就會有危險。」

「那你們就交出來好了。」

「你不要下斷言下得那麼快，好不好？各國間諜現在都在密切注意我父親的研究而且也都在追踪父親。就像上次在機場發生的事情，你應該會瞭解事情的嚴重性。不過，你那時候，不是很簡單地就把間諜騷擾事件給解決了？而且過不了多久還化解了精神醫院裏的暴動場面？所以我才找上你啊。」

「哎呀！像那種間諜，根本就是動動手指頭就解決了的小事情。只是，這回，你又要我做什麼呢？」

「光是看這封信，現在還不曉得。不過我想，過不了多久就會有第二、第三封信來，到時候我再決定下一步的步驟，比如說，那間諜問我什麼時候交出祕密的時候，我希望你再弄些花樣給那間諜點顏色看看。」

「喂！喂！你可不要說得那麼簡單哪，他是間諜呢！」

這回可是志明頂了大田的一句話，接著他又說：

「不過，對於送這封信的傢伙，你有沒有什麼印象？」

「嗯！我在信箱那拿這封信的時候，那附近有個電線桿，旁邊當時就站了個男人。我想起來了，我一拿到信，他就開始走開，你看會不會是他呢？他看起來好像是個個子非常矮小的外國人。」

「小小的外國人？會是他？」

志明想起了那天在松山機場時，突然出現的那個間諜。

「你認識？」

「不是認識，是他在我們去松山機場時跟踪我們，後來又用手鎗威脅我。我想，在

這兒矮小的外國人，不會有那麼多吧。」

「對啊，那就更簡單了，現在我們已經猜出對方是何許人了。」

「那……那是當然啦。」

志明把手上的那張信紙蓋住臉，心裏害怕得想著：「是他，是他。」

「好！決定了？就這麼決定嘍？」

大田此時握住了志明的雙手，以示一言爲定。

「我還沒有說要接受啊！」

「決定了吧！只有你有辦法呀，你一定會幫我這個忙的。謝謝。」

「嗯？嗯……唉……。」

志明想起了背上讓手鎗給頂著時，那種恐怖的情況，以及原先以爲會被間諜給殺死時的那種恐懼，他不覺又回憶起當時全盤的狀況，「唉！又要與那個小外國間諜決鬥嗎？」他想。

無錢間諜

間諜0·07是知道熊大偉博士有新研究的。由於上次任務失敗，受到了上級的處罰，即停止發給他三個月的薪水。他不得已，不得不去做電影及電視的臨時演員，以賺取外快，以免因沒有收入，而無法做需要用錢的間諜活動。

「敵人擁有一種可怕的武器，曾經用這種武器，使我的臉全然消逝了。」

0·07曾經將這件事向本國方面報告，但在回來的電報上，卻大大的打擊了0·07，回電上寫著：

「不要作夢了，臉孔如果會消失的話，豈不是不用再洗臉了嗎？就罰你停發三個月薪水，趕快醒過來。」

說也奇怪，當時他後來又再去照鏡子時，竟然發現手臉又都是好好的了，在當時簡直覺得自己好像眞的是在做夢。但事實上，他有一段時間，確實是看不見自己的。

從那以後，0．07一面兼職賺錢，一面就監視熊大偉博士的研究動態，終於得知大偉博士就要把最新的研究完成了，他就採取了行動。結果那封信卻落在大田手裏。

他第二次把寫了羅馬字的信又放進了熊大偉博士家的信箱，信的內容是這樣子的：

「KANOKE NO HIMITSU O WATASE，14 NICHI GOZEN REIJI，YOI SITE MATE。」

大意是：「將棺木祕密在14日凌晨0點準備好，放在家裏，等著我來取。」

當然，這封信又是還沒有讓熊大偉博士發現之前，就讓大田給拿到了，第二天到了學校就拿出來給志明看。

「第二封信終於來了，14日，早上0點，也就是夜裏十二點整，準備好等他來取，這樣的話，他一定會到家裏來了，怎麼辦呢？」

「怎麼辦？我也不知道啊。」

「你不要這樣子說話，只要你在我家住一晚就行，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住一個晚上？」

「嗯！就那樣等著間諜來，再由你親自出面去制服他，我父親呢，就讓他在前一天晚上搬到別處去住。」

「原來你是這樣子想的啊。」

「這樣子可以吧？是他提議要到這裏來的，這是個機會啊。」

「機會是很好啦，但你也得跟我待在一起，幫我的忙嘛。」

「我如果待在自己屋裏，反而會礙手礙腳，這樣子反而會影響你，妨礙你的活動。」

「哼，那就只是我一個人來對付嘍？如果對方有很多人呢？」

「像你這樣有辦法的人，多來幾個人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啦。」

「不要光說你自己那邊的風涼話，每次碰到危險的都是我。」

「你不願意嗎？我除了供飯外還給你一千元的報酬，怎麼樣？」

「嗯，供飯，還有一千元……我……我並沒有說不願意啊，好吧，就這麼決定了吧。」

志明天生就是個小搗蛋，雖然曾經被手銬從後頭頂過，還從飛機上摔下來過，但還是無法改掉他的本性，因爲吃那頓飯及一千元的誘惑力，實在太大，終於戰勝了對於那個間諜的恐怖心理，因此，志明接受了大田的邀請。

「對了，14號就是後天嘛，天一黑就要來我家了噢！」

「好的。」

雖然不知道可能又會發生什麼樣的事，志明也只好點頭答應了。

十四號這一天終於到了。

大田因為平時很用功，功課不錯，很得志明雙親的信賴與好感。

「大田那孩子的父親，雖然熱心於奇異的發明研究工作，但是他的孩子卻跟他不一樣，志明你要好好學學大田。」

這是志明母親常對他說的話，她認為如果要志明像大田那樣子乖而不亂來，又有禮貌，而且還專心用功的話，不出三天，志明就會受不了而寧願死掉。

「熊大田的父親，要去旅行，他因為怕寂寞，叫我去他家住一晚。」

志明向母親說了謊，因為他實在是不敢講眞話。

「可以！去吧！不過，可不要在人家家裏搗蛋哪！」

在母親准許之後，志明就在當天傍晚到了熊大偉博士的家。以前志明雖常來這裏，但也只是到門口，並未到過裏邊，所以這次進入熊家裏頭，還是第一次。他第一個感覺是，大田家的房子很大，而且後院也很寬廣。

由於熊大偉博士喜歡收集外國古老的家具，所以東一個西一個的都是陰暗的古老傢俱，使志明覺得他家裏光線很不明朗而且氣氛也顯得份外的安靜而陰鬱，使他很不舒服

。

「你能來，眞是太好了。」

大田將志明請進了自己的房間，拿來茶和點心請他吃，由於大田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病逝了，現家裏只剩下父子兩人相依為命，白天還有位來他家幫忙的老太太，她是通勤的，所以每天一到黃昏就離開這回家。因此大田平常是很寂寞的，而志明此時也很了解大田為他父親擔心的心情，對於他能來幫忙，他知道大田會很高興。果然，大田捧出好多吃的出來請他吃。

「這東西眞好吃。」

志明吃完大田拿出來的蛋糕，舔了舔附在盒子裏頭的奶油，接著又喝完了紅茶，很滿意的對大田說。

「你茶喝多了，飯就會吃不下的。」

「沒關係，如果叫我用功是怎麼裝也裝不進腦子裏頭去的，如果是吃的啊，再多也吃得下去，我時常自己在想，腦子與肚子能交換一下那該多好。」

「到明天早晨0點，還有很多時間，你不睡個覺行嗎？」

「現在就叫我睡覺？這樣不行，今天電視節目有『怪人賽布啦』及『池迦瑪』，還

有『猜謎表演』，我不看這些節目是會睡不著的。」

「可是，你一看了這種電視，就沒有睡覺的時間了。」

「算了，那我就不睡了。」

志明吃過晚飯，就眞的像他所說的一樣，開始看電視，等電視節目演得差不多告一段落的時候，大田來了，看他一點動靜也沒有，遂著急的催促起來：

「喂！已經十點鐘了，你也應該有個準備了吧？」

「準備？你要我準備什麼呢？」

「間諜就快要來了呀！」

「是……是嘛。」

「你準備怎麼對付他呢？」

「你放心好了，你啊！就躲在你自己屋裏睡大覺，其他的就看我的好了。」

「行嗎？」

「當然行，全看我的好了。」

志明暗暗的用手壓了壓放在腰袋裏面的會使他變透明的調味料，很從容而自然的回答大田的話。

打鬥

等熊大田回到了自己屋內之後，大廳就只剩下志明一個人了，四周很安靜，靜到只覺大廳裏的時鐘，那一秒秒的聲音都會震動了整棟屋子似的。

夜漸漸深了，時間一分分的過去，現在是十一點，再來是十一點三十分，但志明開始覺得好睏，只想睡覺，眼皮愈來愈沈重，說什麼也睜不開眼來，頭也不知不覺地往下垂了。突然身子一歪，向前倒去，志明動了一下醒了過來，又重新坐好。在六月的晚上，天氣暖和得最容易打盹，這也難怪志明了，還好，今晚志明很難得的不覺肚子餓。

終於，早晨零點鐘到了，當大時鐘敲到最後一聲而靜止下來的時候，志明已經完全清醒過來，眼睛睜得就像銅鈴一樣，大而有精神，就在這時候，門口的電鈴聲，快速的響了一下。志明應著：

「來嘍！」

他站起來，摸了摸口袋裏的透明調味料之後，才走向大門那，害怕地問道：

「是誰啊？」

志明雖然是問了，但因對方是個間諜，他並不指望會有回答聲，果然，門前的人並沒有回答。

各位讀者，請問像這樣想來拿祕密文件的間諜，眞會從大門一邊嘴裏道著晚安，大大方方的進來嗎？而至於0‧07，不管他是怎樣的新手，怎樣的功夫差，但是他終究是個間諜，在不清楚屋子裏頭裝有什麼機關之前，他敢堂而皇之，就像推銷員一樣走著進來嗎？

志明繼續喊道：

「是誰？不回答的話，我就不開門。」

現在，就是有回音，志明也不用開門了，因爲有人在志明肩膀上，輕拍了一下，他嚇得回頭看，口裏發出了一聲

「嗄！」

志明會吃驚是必然的，因爲站在他身後的，並不是大田，而是那個矮小的外國間諜。

「怎麼樣，我這偸偸溜進來的功夫不賴吧！我啊就是乘你一心一意注意著電鈴的時

候，輕輕地把旁邊的窗子給卸下來，然後就跳進來了。」

0‧07號很得意地說著，同時手裏拿了個細長的東西，頂到志明的腰上，志明害怕的問道：

「你，你這是……？」

「小聲點，再發出那麼大的聲音，我就要你死。告訴你，這是鋼筆似的手鎗，可以寫字，也可以射出子彈來，把手擧起來。」

志明沒辦法，只好乖乖的，把手擧起來，心想：

「讓人注意電鈴聲，自己卻從別的地方溜進來，這簡直是聲東擊西之計嘛，算你聰明。」

0‧07恨恨的說：

「上次，在機場你害我任務失敗，結果三個月沒領到薪水，工作了也沒得吃，只好去做臨時工，害得我慘兮兮的，今天晚上哪，我可要你好好的補償我。」

「你說：『工作了也沒得吃』，是什麼意思啊，是不是不工作就沒得吃的意思呢？」

「可惡！你給我住嘴。」

「但是叔叔的文法講錯了嘛。」

「我是外國人哪，你們國家的話，我當然說不好啦，你趕快把祕密交出來，今晚你們就只有小孩在家，你還以為我不知道嗎？」

「什麼祕密呀，我不曉得在那裏吔。」

「就在研究室，你給我走，走啊。」

志明只好高舉著雙手往前走，慢慢的走過走廊，最後停在研究室門前，0・07仍用鋼筆手鎗在志明的腰那推動了一下說：

「繼續走，到裏頭去。」

研究室並沒有上鎖，所以門一下子就打開了，一進了室內，0・07就關上了門，又扭亮了壁燈，室內一下子亮了起來，志明發現房間相當大，屋裏頭有很多種類的研究設備，一大堆的燒杯、燒瓶、試驗用的管子，以及很多種的藥物，另外不知要做什麼用的許多機器等等擠滿了房間，而屋子的角落，有一張桌子，上面有些寫著方程式的紙條，以及一些可能是熊大偉博士在邊做研究的時候邊吃餅干掉在桌上的餅干屑。

志明注意到，面向庭院的大窗子，掛著窗簾，而對面則堆了些像瓦楞紙一樣的東西，0・07一看到了那堆瓦楞紙就高興得顫抖著，指著那堆瓦楞紙說：

「我從窗外那棟大廈的屋頂上，用望遠鏡往這邊看，博士在這裏面做什麼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現在博士在研究棺木，正好是我所需要的，哪，實際上，棺木就是這些實物了。」

志明懷疑的說：

「這只是些普通的瓦楞紙嘛！」

「才不是呢，博士現在正熱衷於埋首研究的發明，一定是很重要的東西，我啊，只要拿著這些個發明帶回國去，一定會得到情報部的獎賞。」

雖然0・07嘴裏這樣說著話，眼睛一點也沒有放鬆得仍密切地注視志明的一舉一動，同時一面卻伸了手從那堆瓦楞紙中抽了一張出來，在志明看來，那只是一塊長二十公分，寬十公分的長方形板子而已。但他卻聽到0・07在低語：

「這是棺木。」

志明一看，板表面確實是寫著「棺木」二個字，他莫名其妙的問：

「這是什麼啊，這板子是大發明？看起來好像瓦楞紙，但又不太像，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啊？」

「你不知道？」

「誰知道，我到研究室來，也是頭一回啊。」

「你沒有騙人？」

「沒有啊，眞的！」

志明因爲被0‧07佔了先機，所以沒辦法從腰部口袋裏拿出透明調味料來使用，所以他也就想藉著談話中，看看能不能逮到機會摸到腰部，而0‧07呢，卻因爲上回的教訓，眼睛一點都不敢離開志明，使志明一點辦法也沒有，這時候，0‧07偶然的看了看板子突然叫著說：

「喂，去燒開水。」

「燒開水？」

「是的，開水，去燒，屋子那邊有水及瓦斯，從車站五分鐘……」

「你說什麼？」

「在你們國家的語言中，有瓦斯及水的意思時，就是說『從車站五分鐘』的意思，你是本地人，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可能0‧07這人，是從不動產廣告公司的廣告詞裏學會的本國語，什麼瓦斯、自來水完備的，什麼從車站五分鐘，再來啊大概就是房屋出租了。所以志明傻呼呼的問：

「瓦斯與自來水就是從車站五分鐘，這還是第一次聽到，你的意思是燒了開水要砌茶喝嗎？」

「不要嚕嗦，照我的話去做。你在機場我們就見過，你根本就是博士的助手。」

「嗯！可以這麼說啦。」

「奇怪，既是他的助手，爲什麼還不讓你進研究室呢？」

「嗯，博士很嚴，不能隨便進入研究室。」

「那一定是有很重大的發明，才這樣子的嘍。」

志明沒說話，只不情願的把茶壺盛上水，又點著了瓦斯，心想：

「眞是沒辦法，在沒逮到空隙去摸透明調味料瓶子之前，只好是間諜這小子的天下啦。」

兩人使用開水

這時候已是深夜了，在熊大偉博士的研究室裏頭只有間諜0‧07與透明少年林志

明，（當然，目前他還沒有機會使自己變成透明）在他們兩人有機會搏鬥之前，室內安靜極了，只有「吱！吱！」的開水已燒開了的聲音。

志明心想：

「這小子，不知燒開水做什麼用？」

0・07唸著紙板上面的小字說：

「這裏寫著使用法：1.放在腹部。喂！來！你躺在地上，把板子放在肚子上。」

「你要幹什麼？」

「照我的話去做，要不然我就要你『洞上開肚』。」

「又講錯了，是肚子上開洞，肚子上才會開洞的。」

「不管啦，反正我要你照我的話做，就是了。」

0・07搖動了一下鋼筆手鎗，表示他說話可是認真的，同時又從那堆板子裏抽出一片向志明丟過來，志明祇好接過紙板，躺在地上，照他的話，把板子放在肚臍眼上。

0・07又接著說：

「2.放好以後，倒下開水……」

志明一聽詫詫不安的問：

「那，這樣做的話，結果會怎樣？」

「這樣子才會知道博士實驗的結果啊，你呢就是試驗品，充當我的實驗臺，先證實了這板子的效用，要不然我不知道用法，怎麼帶回我自己的國家去啊？」

「你要我做試驗品，我才不要。」

「你給我住口！嗯，我要倒開水了。」

0・07提著水壺，就要往志明身上倒了下去，心想：

「不知道大偉博士發明了什麼東西，難道說，把開水倒在這小而長的長方型板上，這玩意會爆炸？不過在這之前，這小子先就會燙傷了。」

「燙傷了，怎麼辦？」

「你安安靜靜地躺著，我一點一點地給你倒，放心好啦。」

0・07把他自己手上的板子，放在褲帶上，把水壺伸向志明。志明急急的想：

「這樣子整個事情會給搞砸的，看樣子現在就得發動了。」

於是志明利用平躺著的情況，在0・07毫無防備之下，突然伸腿踢向0・07的小腿部份。0・07手一揚，大叫：

「哇！燙……」

開水經這麼一揚就四散開來，打濕了0．07身上的紙板，也打濕了志明的，由於志明還穿著衣服，還沒什麼要緊，如果已脫掉的話，可就一定會被燙傷了，而0．07那一邊呢，因爲是讓志明踢到的，所以水壺就給丟到房間角落去了，因此0．07也只是覺得一剎那被燙到的熱度而已，再來就覺得沒什麼熱度了。

但是奇異的是，板子一淋到水之後，竟以大約百分之一秒的速度，開始快速四面八方的伸展開來。原來只有二十公分長的板子，卻變得柔軟而又以驚人的速度，沿著兩人身子的外形，像要裹住他們似的，分別快速地擴展著板子的寬度和長度，把兩人都嚇得驚叫起來：

「哇！」

說起那種快速的情況，眞的是快得像只有叫出「啊」一聲那樣的短暫，那樣短暫的一瞬間，兩塊板子就已經分別地把他們兩人給包住了。剛開始的時候，顏色有點像透明的塑膠薄膜，但馬上又變成了茶色，當然立刻兩個人都想掙脫那層薄膜，但是那層膜雖薄堅韌性卻非常的強，怎麼掙都掙不破它。

妙的是可以呼吸，也不知這空氣是從那透過來的，只是志明覺得眼睛雖然可以感覺到研究室裏的燈光，但因爲有一層薄膜隔著的關係，視線卻是模糊得很，而身子想要動

也因爲被薄膜包著，卻一點辦法都沒有，志明此時覺得自己簡直就像個肉包子似的，而且還非常不好意思的覺得是個皮厚而餡少的肉包子，志明心裏拚命喊著：

「救命啊！」

因爲他想喊也無法張開嘴巴，薄膜很平，雖然志明臉上五官凹凸不平的，但被薄膜這麼一包也顯不出來了，看起來還眞平滑而整齊呢，至於能夠呼吸這一點，志明猜，可能是製做薄膜的質料太粗糙的緣故，所以有空隙能通空氣。

至於0．07的心情，當然也和志明一樣，當時他就倒在志明的身邊，身子一樣被薄膜緊緊地包得不能轉動。

就在這時候，研究室的門突然開了，熊大田穿著睡衣，帶著一臉的睡容走了進來，他一眼就看到了躺在研究室中央的兩個茶色的東西，詫異得自語：

「這是什麼啊？」

「門是關的好好的啊，難道是這兩樣東西發出來的聲音？奇怪！間諜那傢伙，難道沒有來嗎？」

看看沒什麼動靜，大田一邊打著呵欠，一邊揉擦睡眼惺忪的臉，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這是屬於塵世的東西

不知過了多久，志明才聽到有人聲傳進了耳朵，好像約有四、五個人就在這附近閒閒得講著話：

「呵呵，這就是熊大偉博士的發明啊！」

「你看模型就在架子上，他雖然說好叫我們先來試試看，看樣子，好像已經做好了嘛。」

「嗯！看起來並不怎麼好看。」

「是啊！不過裝上附屬品，應該會好看一些的。」

志明糊裏糊塗的聽著他們的對話，一時還想不起來自己身在何處：

「我是怎麼回事，怎麼會躺在這裏啊？」

他慢慢的回想，才想起來自己受大田之邀來對付外國間諜，後來兩人一起到研究室裏來……矮小的間諜當時想把開水倒在他身上，結果被他踢開了，但是開水仍淋到了紙

板，變成了薄膜，緊緊地把自己包了起來，身體沒法轉動，於是不知不覺的就睡著了。

透過薄膜，志明覺得現在很亮，不知現在時間是早晨，還是下午，總之，黑夜好像是已經過去了。志明想要動，才發現全身仍被薄膜包得緊緊地，覺得自己就像被冷凍過的魚一樣僵硬，只能就那樣的躺著，連根手指頭也別想動。

這時候，傳來了另外一個人的腳步聲，有人打著招呼說：

「噢！熊大偉博士好！」

「能受到你的邀請，眞是謝謝啦。」

志明聽大家的口氣，知道是熊大偉博士的腳步聲，此時大偉博士開始說話：

「抱歉！另外有點事情給耽誤了！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咳！」不知誰咳了一聲，同時，四處的吵雜聲也靜下來，熊大偉博士，這才重新開始繼續說話：

「各位在百忙中，特別抽空蒞臨本舍，我很感激，本人親自邀請各位到此，是想將本人花費了很多心血所完成的大發明，向各位展示說明……」

說到這，大家都鼓起掌來，志明聽那拍手的聲音，猜大約有十多個人的樣子，接著大偉博士又繼續說道：

「各位都知道，對於不幸過世的人，都必須送到火葬場去火化，而且每次都必須花費一個棺材。據統計本國一年就有六十幾萬人會死亡，也就是說那就得消耗六十幾萬個棺木，而以全世界來說，則一年會有好幾百萬！哦，不！是幾千萬人死亡。目前本國房子已不夠住，政府所建的國民住宅，就有幾十倍的人想申請來住，我聽說有人申請了三十次，都還沒有申請到，而鬧自殺的，而且目前市面上土地很貴，房租也不便宜，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找到房子住，當然啦！木材也漲價了，又要輸出國外，賺外滙。所以我想，如果能省下每次都要燒成灰的那些木材，那麼，那一部份的木材，就可以多建幾棟住宅，同時還可以減少這方面材料的進口，這樣一來，不就可以節省金錢了嗎？所以我想到了我們必須廢除現在的棺木不用……」

說到這，又響起了一陣鼓掌聲，大偉博士的嗓門就更響亮了，他繼續的說道：

「因此，經過我苦心研究的結果，現在我完成了速成棺木這一項研究。它的使用法很簡單，只要把它放在屍體上，再用開水去澆，這樣一來，這具有高黏力的強力塑膠在一瞬間就會包住屍體，當然啦，這絕對是按尺寸大小完全合身的棺木，跟以前的現成品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說是高級訂貨……」

緊接著是如雷似的鼓掌聲，博士仍繼續的說道：

「另外還有附屬品，比如說花環啦、佛珠、十字架等等這些裝飾品，只要平時有準備，放在薄膜外頭裝飾，那麼看起來就會又漂亮又大方。如果把這項新產品，當做新的輸出品，一定會受世界歡迎的，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它的成品非常合適，是最高級的預訂棺木……是人的一生中，誰都必須用一次的漂亮棺木……如果各位可以透過電視臺和報紙的廣告宣傳，把這項新產品的簡潔易用的好處讓消費者都知道了的話，各位可就發財了……」

說到這裏又是很長的一陣鼓掌聲，志明心想：

「棺木就是棺材嘛，這麼說我現在是裏在棺材中嘍？」

一想到這，志明就嚇得要跳起來，但是已跳不起來了，只有乾瞪眼的份，心裏直罵：

「這間諜也眞是，要想探查的祕密，竟然是這個速成棺木，眞是……」

志明想著，耳裏卻仍聽到大偉博士的聲音說：

「在目前我們國家這種光是進口貨品，卻沒有貨物可予出口賺取外滙的情況下，我希望各位能同心合力幫忙出售本人發明的這種速成棺木，希望各位盡全力幫忙，麻煩各位啦……」

又是一陣鼓掌聲，志明聽了這些話，覺得好像是熊大偉博士請來了許多葬儀社的老闆，對自己發明做一個公開實驗，順便做一下宣傳工作。

有人問了：

「這種棺木，送入火葬爐火化的時候，會不會燒起來？」

「這種質料是易燃品，非常容易燒起來，要比以前的木材更易燃，所以燃料費也省了。」

「那，埋在地下呢？」

「埋在地下的話，可能是半永久性的，因爲它的質料，實際上是很具有耐久性的，據我看，保存幾千年都沒問題，裏在裏頭的屍體，很可能會成爲木乃伊，因爲這質料另外還有很強的防濕氣的作用。」

「哇！這眞是非常棒的商品，這麼一來，世界上葬儀社這一行可能會有革命性的發展喲。」

「那是當然嘍，這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算起來要比木頭製品的成本少一半以上，如果大量生產的話，會更便宜呢。」

「這眞是太好了，首先以搬運方面來說，就比較輕便，不像以前那種，要二、三個

人擡，才擡得動，而且沒用到以前，還可以折疊起來，放在口袋裏，所以說儲存也比以前方便。」

「博士，可不可以請你讓我們參觀一下燃燒時候的情況。」此時有人提出意見。

「可以，可以。那，我們就到庭院中去看看好了，我把一個埋在土裏，過些時候，再請大家來看看，到時候就可以證明這產品會不會有變化了。」

當然，聽到這裏，最驚嚇的還是志明，他掙扎著想喊，卻只能微弱得發出「嗚！嗚！」的聲音，因爲不管是用土埋還是用火燒來處理他這個實驗品，他都是極端不願意的，而志明聽出大偉博士的語氣，彷彿現場還另有一個像他一樣的速成棺木成品，志明知道，這另外一個，一定就是那個矮小外國人的間諜了，他想：

「這間諜管他是被燒掉，或者埋起來，都無所謂，反正不是我。但我是來幫忙的，而且我還沒死啊。」

一想到這，志明又急得想喊，當然還是不能發出聲音，仍是只能發出「嗚！嗚！」的微弱地聲音。他又想：

「這簡直就像吸血鬼故事裏頭的陶克拉嘛，但即使是吸血鬼，也不該只能躺在棺木中不能動啊。」

他記得恐怖故事裏的那個吸血鬼陶克拉，總是在黎明，太陽剛出來的時候，進入棺木中睡覺，等到夜裏再從棺木中飛出來，變成蝙蝠一樣，到處飛著找到機會就去吸取活人的血，害死了不少人。可是現在自己卻進到棺材裏頭來了，但是卻給緊緊得包住，出不去，也動不了，這可怎麼辦呢，志明在心裏直喊著：

「救命啊！」

在炎熱的火中

不一會兒，志明覺得自己身體讓人給擡了起來，四周圍一片吵雜的人聲及往前走的腳步聲，接著他又聽到熊大偉博士的聲音說：

「各位辛苦了，來！請你這邊挖個洞，還有，你們幾位麻煩去搬些柴火來，準備升火燃燒。」

「嘭」的一聲，志明覺得自己身體已經給丟到地上來，有人很欽佩得讚美著：

「好結實喲，這樣摔下來，竟然連一點裂縫也沒有。」

由於他們以為薄膜裏頭只是個模型，所以在搬動及放下來的時候動作都比較粗鹵些，把志明摔得只覺頭昏眼花難受死了。心想：

「如果能摔得露個裂縫出來的話，就可以從裂縫逃出來了，那該多好。」

但是，摔是摔了，卻不能如他的願，心裏直罵：

「哼，搞什麼嘛，發明這種無聊的東西。」

然而現在不管志明是多麼的發火，心裏直嘀咕這一切可惡而無聊的事，都已經沒用了。此刻，志明開始關心新的問題了，他不安的想著：

「不知我是要用火燒，還是用土埋。」

志明只覺得身邊有很多雜亂的騷動聲，他感覺得到，有的在挖土，還有的在搬運木頭，再來就是劈哩拍啦的木頭起火的聲音，熊大偉此時又開口說話了：

「我看準備得差不多了，先實驗用火燒的吧！」

「用那一個呢？」

「嗯，我看就這個吧！」

志明絕望得閉上了眼睛，緊張得全身都僵硬了似的，只覺自己一定會給擡起來丟到火裏頭去，但是等了許久，並沒有動靜，心裏正在奇怪，突然他覺得自己是被放在火旁

，而發現自己上半身的左半邊，竟然開始變軟，好像是塑膠品受到熱而開始融化一樣，使得左半邊的薄膜也融化了，這樣一來志明的左手首先就掙脫薄膜而開始可以扭動，他高興得自語著：

「太好了，總算可以自由了……」

這時候志明已聽到熊大偉博士在說：

「火勢還不夠旺，還得加些木頭繼續燒，等火夠旺了就把這個模型丟進去。」

這時候，志明的手已經可以摸到透明調味料的瓶子了，目前，他還只能移動左半邊，至於右半邊因爲還沒有烤到火，所以還是不能移動。志明只有用一隻手將瓶蓋打開，用手指沾了些調味料，很費力的把手指伸到唇邊去舔，然後蓋好了蓋子，再把瓶子放回腰間的口袋中。他高興的想：

「你們哪，別想再把我拿來用火葬還是土埋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你們等著瞧好了。」

志明此時又聽到博士在喊：

「燒旺點，還要再燒旺點。」

由於熊大偉博士這一般人，正全神貫注的注意著燃燒中的火勢，誰都沒有注意到有

一個棺木正在地上扭動，火勢愈來愈旺，熱度也就愈來愈高，使得裏在志明身上的塑膠薄膜都變軟了，好不容易志明連滾帶爬的從薄膜中掙扎出來，彷彿是豆子從豆殼中蹦出來一樣。

由於志明整夜都不能活動的關係，所以全身所有的關節，都覺得非常僵硬，好像不是自己身上的關節似的，因此像脖子啦，後腦勺子及肩膀等等地方都硬蹦蹦地，一動就發出骨骼相磨的聲音來，把志明痛得都叫出聲音來了：

「好痛啊！」

正好博士發出最後的吩咐聲說：

「好！現在可以了！」

有二、三個人馬上轉身向原先裏著志明的速成棺木走過來，準備擡起來，丟到火裏頭去實驗，正好看到棺木已經破裂，而棺木旁邊的地面上卻怪異得有套衣服正在地上滾，看那種樣子，衣服裏頭是有人的身體，因衣服並不是扁扁的而是有實體似的，胸部也像平常人似的因爲呼吸而有規律的上下震動著，但是卻看不到頭部和手腳，從脖子那看，只看到襯衫，其他都是空空的。由於這樣子是異乎尋常的，走過來的兩三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同時叫道：

「這……這……這……」

此時，這件衣服動了起來，同時還發出「咯！噗！」的關節活動的聲音，接著手也舉起來了，過來的三個人叫著：

「哇！出來了！」

熊大偉博士聽到三個人的怪叫聲，遂走過來看了看火場附近，發生了什麼事，嘴裏問道：

「什麼出來了？」

當熊大偉博士問話的時候，眼睛也完全看到了他們所看到的，驚訝得眼睛睜得好大好大：

「這是什麼玩意呀？」

「誰知道，這是從棺木中跑出來的。」

「不對啊，我是用泥土做的人體模型，你們在做實驗的時候，也應該看到的啊。」

「我們沒有實驗哪，我們到那的時候，地上就已經有二個做好的了。」

「沒有啊，我沒有做好的現成品哪！噢！那！這是……鬼怪？啊！」

熊大偉那張滿臉鬍腮的臉上，呈現出一臉的恐怖，嚇得全身動彈不得，只有眼睛不停的隨著那個會動的衣服而轉動著，最後終於嚇昏了過去。

那只有衣服看不見其他的怪物，一面發出古怪的聲音『咯！噗！』一面總算站了起來，把十幾位客人都嚇得怪叫著：

「哇！」

然後爭先恐後的紛紛逃走。

志明也不管他們，只是帶著關節磨擦的聲音，走近距離火場比較遠的另一個速成棺木，由於它離火較遠，沒有被烤到，所以薄膜沒有軟化，志明看著棺木，心想：

「就這樣子讓他去，不管他，不過……這樣……是不是太可憐了呢，算了，還是幫他一個忙吧！」

終於志明覺得於心不忍，所以動手把速成棺木拖到火場邊緣來，過不多久，塑膠膜就開始融化了，志明叫著：

「喂！間諜啊！你還活著嗎？」

地上沒有人回答，志明只好再問：

「喂！你是死是活，活著的話，請回答我的話。」

還是沒有回音，不過這時候志明已經可以在已融化的塑膠膜裏，看出0・07的眼

睛在轉動著，志明高興的說道：

「哈，你還活著，站得起來嗎？」

但0．07此時所看到的是沒有頭的衣服在跟他說話，所以還沒來得及站起來呢，就嚇得白了眼又昏倒了。

志明嘆口氣，看看昏倒在地上的0．07和熊大偉博士，心想：

「也實在是恐怖，像我這副德性，恁是誰看了都會昏倒。」

女朋友

對著昏倒的0．07，志明不知道自己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他不知所措的自語著：

「唉，我該怎麼解決這件事呢？」

志明雖然很討厭這個也不知是從那一國冒出來的間諜，整天就偷偷地在窺視著熊大偉博士的發明，而想要搶回國去。但話又說回來了，大偉博士的發明，在志明現在看起

來，也並不是什麼很了不得的發明，因為除了這次他的親身經驗之外，他聽說，博士好像很喜歡什麼都速成化，也不曉得是那根筋不對，志明總覺得他腦筋有問題，因為如果沒問題的話，為什麼他發明的速成電視也會失敗呢，有關這個速成電視，志明知道是大偉博士前幾天把發明成品賣給高雄的某一家廠商的，而志明後來聽說這次買賣是失敗了，因為博士發明的配線太簡單了，至於畫面方面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影像，因此做出來的東西，根本就不能看。

志明想到這，又想起博士的兒子——熊大田，他並不像他父親那樣地被公認為是個天才，不對？說不定大田也是個天才喲，至少，某些方面他就像個天才，志明想起大田的種種鬼主意，不覺頭大，自語道：

「這一家人的事太麻煩了，我看哪，就這樣算了，不管了。」

志明看了看躺在地下的0．07，好像跟自己沒什麼關係似的，而且此時志明全身上下都痛得要命，只覺自己沒有必要這樣關心一個和自己無關的人，何況剛才自己已經把他從速成棺木裏面給救了出來，志明覺得光是這樣自己已經很夠意思了，所以在志明可以又看到自己身體的時候，他就跟躺在地上的人說：

「再見啦，我可是要回去嘍！」

然後，志明就離開了熊大偉博士的家，在走到他家附近的一個公用電話亭時，他撥了一通電話，打到博士家裏，是熊大田接的電話。志明在電話上說：

「喂！大田，是我，志明啊！」

那邊大田一聽是志明，就尖叫了起來：

「你這小子，眞沒責任感哪，我這樣子懇切的拜託你來幫忙，你卻偷偷地跑回家了，你這樣子未免太不像話了吧，幸虧我們只收到恐嚇信，間諜並沒有眞的來，一想起來，我就覺得恐怖喲！」

「你在那說什麼鬼話啊？你現在到院子裏去看看，你父親跟那個間諜，現在就躺在那裏。」

「你說什麼？」

「我告訴你，那就是我昨夜不眠不休奮鬥的結果，你這樣子還有閒話要說的話，你以後就不要再來找我幫忙，至於躺在你家的那個間諜，你們就看著辦好了。你眞過分，我跟間諜打鬥的時候，你卻一個人在睡你的大頭覺，現在還來罵我。」

志明生氣得掛斷了電話，這一個動作使得關節又格格作響，想轉個頭都會發出聲音來，痛得他不覺又叫出聲音來。

「噢！好痛！」

志明痛得皺了皺眉，總覺得自己經過這麼一場非常不值得，就算是熊大由請了一頓晚飯再加上一千元的報酬，仍是覺得不值得，這樣的代價換來了全身痛，實在也太便宜了。

他剛剛從電話亭走出來，就有人對他叫道：

「啊！你在這裏呀！」

志明停步一看，原來就是上回在台北上空遊覽的時候，發了猴瘋大鬧飛機的猴子的主人，他正微笑的站在他面前。

「噢！老公公您好。」

「我剛剛到你家去，你家裏說你到熊家去過夜了，我才問明了地址，要上熊家去找你哩。」

「小郎好嗎？」

「噢！牠啊！現在老實得很，那天眞是多虧了你，實在是太謝謝了。」

猴子小郎在上回那次事件之後，很快的就回到了這位老先生的家裏，那時候老先生已經專程來道過謝了，志明不知老先生這次又會爲了什麼事找他，遂等著他的下文。

「我因有事情經過臺北，順便來看看你，我還帶了好些中部土產，要送給你嚐嚐。意思意思而已啦。」

「您這樣特地從老遠帶了來，那眞是太謝謝了。」

「嗯！不是你謝我，應該我謝謝你的啊！」

這位老先生的大名是江青森，他住在離臺北要坐三個多鐘頭火車的鄉下種田，是個道地純樸的鄉下人，志明暗地裏覺得他的名字和他的身分似乎不太相襯，不禁覺得想笑，表面上他仍客氣的問：

「您這就要回去了嗎？」

「噢……」

這時候志明發現離兩人不遠處還有個跟他年齡相近的女孩子一直都在那兒站著，起先他還以爲她是在等著打電話，看他站在電話亭門口而不好意思過來，所以他懷疑的多看了這女孩二眼，結果原來是這位老先生的家人，老先生看志明在看那女孩，就向她招了招手，要女孩過來，嘴裏同時介紹著：

「志明啊，這是我的外孫女。」

接著又向女孩說：

「來！這位就是幫了我很大忙的志明同學。」

女孩子微笑著文雅地走過來，到了他身邊，點了下頭說：

「我叫邱玉南，請多多指教。」

「我是林志明……」

志明不知怎的竟害羞起來，紅著臉小聲的重新自我介紹，志明發現邱玉南和江青森完全不一樣，雖然她外公看起來只是個不起眼的鄉下老人，但是邱玉南卻是個極其可愛的女孩子，頭髮又黑又亮，還繫了根絲帶，打著蝴蝶結，皮膚白皙皙的，眼睛也大大的，正可愛的目不轉睛地看著自己，志明猜邱玉南應是個開朗快活的女孩子，就接著問：

「你祖父叫江青森，而你的名字是邱玉南？」

「這有什麼不對，他是我外公嘛，至於我的名字是玉南，玉山的玉，南就是South的南。」

女孩子大方地微笑著說明自己的名字，老先生也在一旁，插了嘴又加以解釋的說：

「我女兒是嫁給姓邱的人家，我啊！經常去他們家玩，所以玉南就經常得陪我出來逛了。」

志明不安的應酬著老先生的話，等老先生一講完，他就小聲的問邱玉南：

「什麼是South的南啊？」

「咦！南的英語不就是South嗎？」

邱玉南此時露出覺得志明很好笑的表情而微笑地看著他。這使得志明更是羞愧得無地自容，腦子裏一片混亂，而不知所措起來，他訥訥地說：

「噢！對了！對了！我原先想錯了，把南想成mouth了，哈哈！眞不好意思。」

由於太尷尬，志明竟然流了一身的冷汗，想起班上的女同學，都開玩笑的說他是沒有大腦的低等動物，整天只知道吃東西而不學無術的，就更是慚愧了。

他們之間有好一段時間就那樣尷尬的靜下來，終究是年紀大的人，比較老到，江青森馬上過來打圓場說：

「走！走！我們到附近去喝杯茶吧，光是這樣站著，也不好談話，來，走吧！」

老先生講完，就在前面領先走了起來，志明一聽他要請喝茶，遂不自覺地說道：

「飲茶？好啊！我到現在還沒吃早飯呢！」

看一看邱玉南，他馬上把下面還要說出來的話，嚥了回去，他本來還要說：

「既然您要請客，最好是請像雞肉蛋炒飯、咖哩麵這一類的，最好啊，是請吃包子。」

但志明怕邱玉南也會像班上女生那樣譏笑他，因此，他就機警地住了口，不管怎麼說，邱玉南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自己在她面前可不能太不像個樣子。因此他就默默的跟著走了。

換了目的的間諜

第二天，到了學校，熊大田興奮得找到林志明，迫不及待的就告訴志明說：

「我啊，接過你的電話，馬上就跑到院子裏去找，地上躺著只剩下我爸爸一個人，不過我看過了，間諜確實來過了，喂！我聽我爸爸說那天啊見了鬼吔，是個全身透明的怪物，他啊，張開了大嘴巴差點把我爸爸給吞下去吔。」

雖然熊大田與高采烈的在訴說著昨天精彩的情況，但是志明卻無精打采、心不在焉的只是哼哼哈哈的，什麼話也沒說，表面上他是在聽著大田說話，其實一個字也沒聽見，好久大田才發現異狀，搖了搖志明的肩膀，大聲問：

「喂，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啊！」

「啊！有啊！你說那個透明怪物，張大了嘴巴，想要吞下你爸爸？怪了！你不是說他透明嗎，怎麼會看得見他張嘴巴的？」

「是我爸爸這麼說的，我想一定是那樣沒錯，因爲我爸爸昨天驚嚇過度，一直到今天還發著燒，躺在床上呢。」

「那，你看得出來，間諜去過你家啦？」

「嗯，抱歉！抱歉！我還懷疑你半路跑回家了呢，我看過了，間諜確實有來過。」

「沒關係啦，只要你知道我沒騙人就行了。」

這種平靜的話，大田還是第一次聽到，要是以前依志明的脾氣，不吵翻天才怪，於是大田奇怪的問：

「怎麼啦，今天你簡直不像平常的你嘛！」

「嗯，如果不下雨該有多好。」

「什麼？你在說什麼？好端端的提到下雨幹嘛？」

「啊！哦！算了，沒事、沒事，我只是正好在想到那去玩的事情罷了。」

「嘿！你也會有心事好想？看不出來嘛，你也會有心事？怪了。」

志明不耐煩的把大田給趕走開，爲了怕別人再來騷擾他，就躲到校園角落的欄杆

那裏，心想：

「每個人都會有心事，廢話！到這邊來大概不會有人再來煩我了吧！」

他靠著欄杆，仰了頭看著一望無際的藍色的天空，想起昨天江青森老先生說的話：

「下星期我想去基隆玩，我要帶玉南去，志明啊，你也一道去好不好？」

「好嘛！一起去吧！從基隆公園那欣賞海景才棒呢！」

邱玉南也附合著她外公的話，邀請著自己，同時又加強語氣的提到他最愛聽的話題：

「回來以後，我們到中華路一家家吃最具中國風味的飯菜，才棒呢。我啊每個禮拜天都會到處去看看，這是我的興趣。你也去吧！」

「好！我一定會去。」

志明毫不考慮的就答應了，對於自己會這樣子回答，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因爲他並不是因爲聽到有好吃好喝才被引誘著答應邀請，他之所以要去，完全是因爲邱玉南這個可愛的女孩子也要去的緣故。

看著天空，志明微笑著想：

「跟她比起來，班上的女孩子簡直不夠看，她們比我還要『菜』，不但是沒有大腦

的低等動物，還是爬蟲類呢，就好像她如果是月亮，那麼她們就是難看的鼈了，又如百合花與油菜花之比一樣。唉！星期天怎麼還不趕快來呢？」

志明屈起手指計算日子，但不論怎麼算，今天還是星期一，離星期天還遠得很呢，他失望得只好放下手，不耐的等著星期六的來臨。

日子平靜的過去，在星期天來臨之前，志明四周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事情。

而小間諜0．07那邊，就有點事情了，他在從熊家跑出來以後，曾經打了個電報回去過，說明偷取熊大偉博士最新發明的失敗經過，當然不可避免的提到了又看到頭手和身子消逝，只剩下衣服飄盪的怪事，不久回電就來了：

「閣下太過耽心自己的頭了，現在開始不要去注意別人的臉，專心完成任務，現在是罰你薪水減半，下次任務如果再失敗，就予以免職。」

0．07接到上級回電時，覺得非常的失望和沮喪，像喪家之犬一樣，垂頭喪氣的，不一會兒，他突然靈機一動，整個人又重新充滿了活力，精神抖擻，眼睛也炯炯有神起來，他想：

「我不必再去追查熊大偉博士的祕密發明了，現在開始我要找出臉部消失的祕密，這個祕密一定很有價值，如果能奪過來的話，上級一定會嘉勉我。太棒了！萬歲！」

想到這，他跳躍著去撥熊家的電話號碼，電話一接通，0．07就壓低了嗓門，僞裝著聲音說：

「喂！麻煩你告訴我熊博士助手的名字，我這裏是臺灣大學。」

「咦！可是我這裏並沒有請助手啊！」

「有這回事？是一個年輕人，眉毛是倒八字型，眼睛圓圓的。」

「噢！你說的是他啊，他不是我的助手，是我兒子的同學，他叫林志明，他又發生什麼事了？」

「沒什麼，沒什麼，可不可以麻煩你告訴我他的住址呢？」

「他就住在我家附近，目前我還在發高燒，請不要再來打擾我。」

熊博士不耐煩的把電話掛斷了，電話那邊的0．07卻高興的在心中狂笑：

「太好了，收穫不小，現在這小鬼的名字知道了，地址呢也在熊家附近，哈！馬上我就可以把他給找到，下一個目標就決定是他嘍。」

接下來就是志明所期待的星期天，志明一早就到臺北車站與江青森老先生和邱玉南會面，他們一行準備坐火車到基隆去玩，而在離志明不遠的後頭，有一雙眼睛，一直在偷偷注意著這邊，當然，不用問啦，那就是已經改變調查方向，志在奪取志明那個會使

臉孔消失祕密的0．07。

公園害蟲

由於是星期天上午，公園裏頭人山人海的眞是熱鬧，這是個離港口很近的半山腰上的公園，港口那正停泊著有外國船隻，看起來巨大而豪華，加上白色的海鷗從藍天悠揚的飛過，以及一望無際地灰藍色的廣大海面，岸上有讓海風吹得四處飄散的噴水池，旁邊則是爭先恐後開著的五顏六色的花。景色實在優美，難怪會吸引這麼多的遊客前來遊玩，邱玉南也高興得四處指指點點，此時她就指大船說：

「那條貨物船，我看起碼也有好幾萬噸吧，哇，眞希望有機會坐上這麼豪華的大船到外國去看看這個世界。」

江青森先生也開心得瞇起眼睛看著自己的孫女，覺得有玉南這麼一個可愛的外孫女，實在應該經常來臺北看看的。這個可愛的女孩子又說了：

「志明，看到這些悠揚飄逸的海鷗如此飛翔，應該有靈感可以作詩了。」

只見玉南出神地看著港口風景已陶醉似的，回過頭來看志明一眼。

「詩？我？哦！我從沒做過什麼詩。」

「這麼美的風景，你做做看嘛！」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詩的啊？」

「做詩就是一種感觸，面對如此佳景，你現在有什麼感覺呢？」

「噢！我覺得快到中午了。」

「說來說去，就是不肯，哼！」

志明看玉南不高興了，遂臉紅起來，心想：

「跟女孩子交際眞不容易，雖然跟邱玉南在一起玩是令人爽心悅目而開心的一件事情，但是現在已經快要到中午了啊，餓著肚子還沒吃飽飯就要作詩？可對不起得很，我作不出來。」

「不曉得那邊是什麼，我要去那邊看看。」

突然邱玉南像小兎子一樣輕快的跑跳著走開去，她身上的小裙子也隨著風抖瑟著飄啊飄的。

「等一等，我也去。」

志明不放心，叫道，也一起跟著跑開。

江青森因為年紀大了，早就坐在公園椅子上正休息著，眼看著兩個人跑開的背影，只好站起來要跟過去，但等他慢慢站起來，眼睛四處搜索時，兩個人已經跑到樹叢裏頭去而看不見他們的影子了。只有搖頭輕笑：

「呵！呵！呵！真拿這兩個孩子沒辦法，一會兒的工夫，就跑得不見人影了。」

同時，這時候，已跑進樹叢中的邱玉南正哭喪著臉，站在樹影下，因為她剛剛正快速地跑入樹叢中的時候，不小心踩到了一個小混混似的年輕人的腳，她馬上停下來說：

「啊！真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但是，他們是二個太保式的年輕人，其中一個小混混被她這麼一踩，兩人馬上約好了似的，就站了起來圍住她，彷彿是準備來個前後挾攻似的，被踩到的人說：

「哇！好痛啊！怎麼這麼痛，說聲對不起就好啦？妳是不是跟妳爸爸，還是跟妳媽媽一起來的啊？他們在那兒？我的腳已經痛得不對勁了，趕快送我上醫院吧！」

另外一個太保式的年輕人也在幫腔：

「對呀，妳想道了歉就一走了之啊？萬一我大哥的腳受了傷，這一輩子以後都要跛著腳走路可怎麼辦？」

「走！去叫妳的父母來，像妳這麼一個小女孩，跟妳講什麼話也沒有用的啦。」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根本就是敲詐嘛，像他們這種人，每天躲在公園暗處，找出各種理由來，詐欺不小心碰到他們的遊客身上的錢，所以他們這種人其實就是公園裏面的害蟲，據筆者猜，像這種類似的害蟲、跳蚤、毛毛蟲，公園裏一定大有人在吧？

邱玉南急得掉下了眼淚，拚命地道著歉：

「對不起啦，我真的沒看見你們坐在這裏啦！」

由於這二個太保的態度已經開始轉為蠻橫而使得玉南嚇得微微地在發著抖，但那兩個混混已開始在發狠，怒叫道：

「快去，叫妳爸爸媽媽來，一定得拿出去看醫生的醫藥費來才行。」

「嘿！嘿！嘿！我大哥的腳受的傷很重，可是不容易治好的喲！」

玉南看那人站立著的樣子，根本就不像受了傷，但是玉南是踩了他一下，所以理虧，只有承認自己不對，她害怕得只好站在那不動，她彷彿是求救兵似的，往後頭樹叢中看去，她以為志明和外公會從後頭跟過來，她四處找著，卻找不著人影，急得她掩住臉，哭了起來，被踩到腳的那個小太保，看她哭了，便催促著說：

「哭也沒有用啊，妳還是趕快去叫妳爸爸或是妳媽媽來吧！」

說也奇怪，就在這時候，這個小太保的後頭，有一塊水泥碎片從地上自己浮了起來，然後停留在小太保的腦後約30公分的地方，突然水泥片自己往小太保的頭上砸下去，痛得小太保大叫起來：

「啊喲！」

立刻，他的頭上就腫了個大包，被玉南踩到的小太保摸著頭上的包，憤怒的轉向另一個小太保問：

「你！幹什麼打我？」

那個小太保莫名其妙地很快的回答：

「大……大哥，我沒有打你啊！」

剛剛講完，他的頭上也挨了一記，他也叫了起來：

「啊喲！我說沒打你啊，你爲什麼還打我？」

「你才奇怪，我什麼時候打了你啊，是你打了我的。」

「我也沒打人哪！」

「蹦！砰！」

接著而來的是用棍棒之類的東西，莫名其妙的在二個人腿上亂打一通，害兩人爲了

躲棍子和棒子的來襲，一下跳起一隻腳，一下子又亂揮舞著手，在地上亂跳著，不停的喊：

「啊喲！好痛喲！啊喲！」

跳了一陣之後，其中之一在亂揮舞著手的時候，無意中抓著了棒子，他告訴另一個人說：

「雖然看不見這是怎麼回事，但是我看問題就出在這裏，是這隻棒子在打我們。」

說著說著他一用力，棒子奇怪地停了，再用力一拉，就搶下了棒子似的，棒子被他拿過來了，正感奇怪的時候，有個看不見的東西，在手背上狠狠咬了一口，他大叫：

「啊喲哇！」

低頭一看，手背已流出血來，他兀自的楞住了。

此時已經被眼前情況嚇得呆住了的邱玉南，彷彿聽到了一些很細小的聲音：

「邱玉南，乘這個機會快逃啊！」

玉南一聽到這聲音，馬上精神煥然一振，高興得往四週看了看，但什麼也沒看見，看她沒動靜，那聲音又急急的叫起來：

「快呀！」

於是玉南像催眠似的，開始逃開。那兩人看見她要逃，遂也大叫：

「喂！不要跑！」

兩人剛要去追趕邱玉南，地上那根棒子又浮起來往他們腳上一掃，把兩人的小腿打得好痛，遂大叫著，抱著腳落慌而逃。

他們走後，空中傳來一陣笑聲，然後有一小叢樹，彷彿是讓人給撥開似的，從中央打了開來，很快的又回復正常，在這樹叢裏有些衣服堆在那，先是內褲浮了起來，稍為搖幌了一下，就來到約一個人高的中心部位後，停了下來，再來就是襯衫浮上來，袖子先揚起來，馬上衣服中有了實體似的停在內褲上，不再動，以此類推，地上一件件衣服，在原來什麼都沒有的空間，上上下下的完成了一個人類的形態，只不過，如果從領口向裏看的話，什麼都沒有，可以一眼就看到地上。

再一次的小樹叢又讓人給撥開了，接著馬上又回復原狀，這個地方是原先那二個小流氓逃走的地方，地上有個圓圓的東西靜靜地躺在那，空氣中，傳來一聲：

「咦！」

緊接著聲音之後，圓圓的東西就浮到了空中，片刻之後，空氣中又傳來喃喃自語的人聲：

「好奇怪的銅板，只有表面，卻沒有背面……」

那塊飄在空中的圓物，確實是塊某一個國家的錢幣，但是只有一面上有紋路，另外一面卻很平滑。此時志明的頭和手都開始出現，他正研究著那塊硬幣，自語著：

「這是什麼東西啊？眞奇怪？」

志明只注意的看著手上的東西，並沒有注意到旁邊樹叢裏，正有一雙眼珠對著他死盯著看，原來那就是一直跟踪在他後頭的0．07，他看到志明從有變成沒有，又從沒有變成有的所有過程，他高興的笑起來，心想：

「我終於看見了，眞的都看見了，這個會使人類隱形的大祕密，終於讓我親眼見到了，原來我並沒有睡昏頭，上級怎麼說我不要緊，這個祕密實在是太棒了。」

由於0．07急著想儘早搶到這種會使人透明的藥物，即使是早一分一秒也好，因此他好想馬上就能奪下志明藏在身上的藥物，但是當他正想伸出腳，從樹叢中走出來時，正好看到志明兩邊都有人走了過來，他只好又把腳縮了回去。

十三號碼頭

此時志明右邊來的是江青森老先生和邱玉南，另一邊走近的卻是剛剛想敲詐的那兩個流氓兮兮的小太保，他們此時還帶了四個同夥一起走過來了，就這樣，這兩邊來人隔著志明就相遇啦。那兩個看來腳還在痛而走路有點跛的人，一看到邱玉南，就指著說：

「就是她，這個小鬼。」

志明一看事情發展到這種情況，遂暗叫：

「完蛋！這樣一來，可就沒有時間拿出透明調味料瓶子來舔了，怎麼辦？」

為了要保護玉南及老先生，他只好轉過身來，擋著他們而面向這群流氓，走在最後面的好像是這群人的老大，戴著太陽眼鏡，看不清他的臉孔，此時大吼起來，同時命令其他人說：

「走開！走開！我們要找東西，你們趕快給我找出錢幣來！快找！」

那一群年輕人，一聽那人發出了命令，一把把志明給推開，差點把志明給推倒，開始在那附近，地毯式的搜索。

「找不到呀！」

「……這裏也沒有……」

一個接著一個的一面搜索一面向老大報告，戴太陽鏡的則皺了眉，大聲問原先那兩個想詐欺的人。

「什麼？沒有？你們不是說掉在這裏的嗎？」

「是啊，我們剛剛在這樹蔭底下躺著的時候，曾經拿出來把玩過，應該是錯不了的。」

「混蛋！你們知不知道丟了那東西，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哼……咦，說不定是這個小鬼拿走了。」

「什麼？」「嗯！說不定是這些傢伙們撿到了。」

那個想詐欺的年輕人想到這轉身向志明他們這一夥人豪不客氣的說話了：

「喂！把你們撿到的東西給我交出來！」

邱玉南有了兩個人在身邊撐腰，膽子也壯了，首先就說：

「你在說些什麼啊？我們一個字也聽不懂，我們什麼東西也沒有撿到過啊。」

「說謊！說！是不是撿到了我剛剛掉在地上的銅板哪？」

「誰曉得什麼錢的事情，我們才剛剛到這裏來，外公！就是他們想恐嚇我的。」

「怎麼，你們看他們是小孩子，好欺侮是不是？在這胡說八道些什麼？乾脆我們去叫警察來，看看誰有理。」

戴眼鏡的傢伙一聽老人家要叫警察，心虛得立刻喊：

「住嘴！」

然後轉向志明問：

「喂！你呢？是不是你拿去了？」

「我不知道，誰曉得你們那古裏古怪的錢。」

「古裏古怪的錢？哈！果然就是你拿了。」

志明一聽，想要收回剛剛說的話，但已經太遲了，只聽有人問：

「老大！這下該怎麼辦？」

「在這裏？不太好吧！得搜他的身才行，那還是在船上搜比較好，他已經發現我們錢幣的事情，可不能就這樣放過他。」

「喂！你們要把我們怎樣？」

「要……要把我們帶到那兒去？」

老人緊緊的抓著玉南，怕玉南被他們傷害了。

那六個壞人，擁著志明他們，囑咐著他們不要怕，只要跟著走就行了，他們也就只好跟著走啦。

這時候，來來往往的很是熱鬧，有的是一家子出來玩的，也有的是些快樂的旅客，他們那想得到，在這和平快樂的公園中，還會有些什麼不尋常的事情正發生著呢。

走著，走著，志明想到了一招：

「可不可以擤一下鼻涕啊？」

「什麼？要擤鼻？忍耐點吧！快到了。」

「不行啊！我快要打噴嚏了，如果眞打了，會很髒的。」

「髒？好，好，你擤鼻涕吧。」

於是志明從口袋裏拿出衞生紙，假裝清了清鼻涕，然後將衞生紙揉成一團，用力丟到路邊。當然啦，依常理來看，就一張紙，會丟得那麼遠？

那一邊，衞生紙在掉到地上的一刹那，竟有金屬著地的聲音，而且還滾了幾下，話又說明來，通常衞生紙掉在地上，是不應該有聲音的，更不會有金屬著地的聲音，而光是鼻涕的話，也不應該有滾的現象。（當然啦，讀者諸君是否有這樣的情形，筆者就不太清楚了）

跟踪在後頭的0．07，把這種情形看了個一清二楚，因此走過去撿起來，一看之下，他也楞住了，自問著：

「這是什麼玩意？」

「嗯，只是個銅板，背面很光滑，很可能是大家用來用去的給磨平了——嗯？等一等——平面貨幣，我好像很耳熟，在那兒聽過？」

0·07歪著頭，想了一會兒，想不起來，攤攤手，無可奈何的對自己聳聳肩說：

「唉！忘了！我就是這樣，什麼都容易忘，所以常挨罵，這個習慣眞糟，不行！一定要改，否則我就太沒用了。」

於是他繼續追踪著。此時已走了五十公尺，江青森老先生發覺不對，開口向這群人抗議，抓玉南的人一聽他抗議，馬上把玉南的手臂一扭，扭轉了過去，說：

「你給我住嘴，不老老實實的跟著走的話，我就要這小傢伙好看。」

老人一看自己外孫女，手臂被扭得直喊「啊喲」，遂急得想打抓玉南手臂的壞蛋，同時嘴裏質問著：

「你要幹什麼？太過分了，對於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女孩如此粗暴，什麼作風嘛！」

戴太陽眼鏡的走過來把老人家給擋開了，而志明被六個年輕人偉圍圓圈似的圍

住了，志明一聽玉南痛得大叫的聲音，就開始後悔，如果自己有機會喝一口腰部口袋裏的調味料的話，那只要脫掉所有衣服之後，就是他的天下了，但目前什麼辦法都行不通，他只能心痛的聽著玉南的慘叫聲。心裏直罵：

「王八蛋！你們等著瞧好了，待會兒我絕不會饒過你們的。」

由於志明剛剛已經把銅板偷偷挾在衞生紙裏頭丟掉了，所以他並不擔心他們搜身找銅板這一件事，但是如果他們搜到了透明調味料的瓶子而把他拿走了的話，那可就糟了，所以志明一直在思索著有什麼地方可以在他們搜身之前，就可以把調味料的瓶子給藏起來。同時他也考慮到關於錢幣的事情，他想：

「看樣子，他們好像很重視那個背面沒有紋路的錢幣，不知道會有什麼內幕？」

此時，他們已經走出了公園，向港口走去，他們來到排列著很多倉庫的岸邊，大家都在忙著卸貨，所以沒有人注意他們這一行人，那些壞人也都沒有再講話，最後走到了倉庫入口處，那兒有個牌子寫著「十三號碼頭2B倉庫」的字樣，在這個小碼頭前，停泊著一條很破舊，差不多有千餘噸的小貨船，這隻船並沒有上下貨，甲板上也沒有人，四周圍冷寂得使人害怕，到岸邊舷梯口時，那幾個壞人推了推他們，要他們上船，一面推就一面喊：

「上去，通通給我上去。」

裸體檢查

0．07眼看著志明一班人讓那些壞人推上舷梯，很著急的自語著說：

「眞是一羣名符其實的『亡命之徒』，這樣一來，有關透明的事情，就會被別人知道了，那我又會遭到困難，眞糟，我這樣豈不是會被撤職了嗎？」

小間諜發現，一等志明他們上了船，壞人就把舷梯給抽了上去，他四處觀察了一下，發現這隻船，相當陳舊，船上的油漆剝落了不少，到處都有生銹的地方，烟囪細而長，桅桿也傾斜了，在他看來，這隻船卽使不裝引擎，只用帆來行進的話，也不會有人覺得可笑，他又發現船頭上有些用乳白色油漆的英文字母"Out Law"這不就是『無法號』的意思嗎？

「不行！我一定要拿到透明人的祕密，然後大刺刺的擺著架子回國，那才是樂事。好，想個辦法上船。」

0．07看看四周，附近沒有人影，而遠處正在卸貨的人也不會注意到這邊來，他高興的做了偷上船的決定，於是脫了上衣，鬆開皮帶，伸手在肚子上摸索了一會兒，拿出了一個像圍兜的東西，其實那是個繩梯，眞不愧是個間諜，不管他多麼差勁，身上還是帶有幾個祕密武器。他把東西拿出來之後，重新的繫緊皮帶，整好上衣，然後像牛仔一樣的把繩子旋轉著，丟到甲板上，總共丟了八次，到第八次才成功，最後總算鈎住了甲板上的扶手，使他得以順利的爬上繩梯，邊爬邊想：

「我這簡直是不顧生死了嘛！」

「他爬到甲板邊緣，偷偷一看，沒人！他立刻爬上甲板，收起繩梯，跟原先一樣，繞在肚子上，然後像貓一樣溜向船艙。

至於志明這邊呢，他們現在已經被帶到某個房間，這個房間，看起來像似船長室，牆壁上掛著海上地圖及六分儀，房間中央的桌上，有些空酒瓶，桌後則坐著一位身穿船長制服，皮膚黝黑的男人，他現在正靜靜的一個個凝視著，除了志明他們，也包括了圍在志明身邊的六個壞人。那個戴太陽鏡的男人此時在志明耳旁，悄悄地開口說：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是誰，但是撿到背面沒有紋路硬幣的人，很可能會遭到不幸，我奉勸你們還是趕快把錢幣拿出來比較好！」

「我說過沒有拿啊，我眞的不知道有你們說的那種錢幣啊。」

「你不要逞強，我不想對你動粗，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頭喲，如果還有逞強的話，待會兒可是要剝光你的衣服檢查的。」

「可以啊，你們搜好了，沒有就是沒有嘛！」

「這小鬼眞是頑固得很！老大。」

最後戴太陽鏡的向船長說。這個人原先被那些人叫成老大，那麼就是老大下面的一個老大，可能是中老大或小老大吧！船長 吟了一會兒說：

「沒辦法，就讓這小鬼吃些苦頭，把他衣服剝光。」

說完他們就開始動手，但志明故意動來動去，讓他們不能順利的剝下，嘴裏還假裝「嘿」個不停。

「喂！小鬼！你老實點行不行哪！」

其中兩個男的，一個過來抓住了志明的手，一個拽起志明的耳朵，害得志明直叫，邱玉南在一旁看著也叫起來：

「住手，你們住手，不要這樣欺侮志明。」

此時她的手臂還是被那些人抓著沒放，她掙扎了一下又接著說：

「歸根究底，都是因爲我，是我踩到這個人的腳的，和志明無關，你們放了他吧！」

老先生也叫了起來：

「是啊，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馬上放我們出去，還不放手？」

船長被老先生和邱玉南叫煩了，揮揮手說：

「討厭！喂！你們把這老頭和女孩，都給我關到船艙裏去。」

抓著他們手臂的男人，就點點頭，把一路喊叫的玉南和江老先生給帶出了房間，志明乘這段沒人注意他的一瞬間，抽出了口袋裏的透明調味料的瓶子，偷偷地放在桌子下面，他鬆了一口氣，心想：

「好啦！這樣我就安心了，管他是剝衣服，還是剝皮。」

「好！現在給我搜身。」

接下來在船長一聲令下，就有二個男人開始動手剝掉志明的衣服，襯衫一脫下來，就抖了抖，口袋裏的衛生紙、銅板、及志明忘了拿出來的考試卷等所有雜物都給翻了出來，大家分頭找著他們所要的硬幣，志明冷眼看著他們白忙一場，心想：

「也沒什麼東西好找的，二、三下就都翻完了。」

當然結果眞是白忙了一場，有個傢伙拿著他的考卷笑了起來：

「哈哈！這傢伙的算術只得25分哪，眞是個漂亮的成績啊。」

「這種瑣碎事，你管他的。」

接著而來，是檢查褲子、襪子，連鞋子裏頭都檢查過了，最後終於內褲也叫脫了下來，志明只好又裸體了，同時因爲還是沒找到硬幣，船長開始發火了，大吼道：

「還是沒有嗎！你們眞是太笨了……嗯！你們看，這小鬼會不會把它吞下去了啊？」

「這一點倒沒想到，那怎麼辦？要不要把他倒過來抖一抖，叫他吐出來？」

志明一聽，肚裏嘀咕著：

「又不是口袋裏的雜物，怎麼抖也抖不出來的啊！」

只聽船長出了個餿主意，他說：

「我看給他吃瀉藥吧，這樣比較徹底。」

志明一聽就大鬧起來：

「才不要，我現在就已經夠餓了，你們還要我瀉？那我怎麼受得了，不要。」

只要是關于吃的問題，不讓志明得到合理的解決，他就會拚命。他是個最怕餓的人

，本來是滿懷希望要好好吃川菜、湘菜那些美味的菜餚，而現在被剝光了衣服還要吃瀉藥，志明氣得直搖頭，只覺得人的幸與不幸，永遠是連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

剃刀皮帶

「看樣子，這小鬼是沒有拿硬幣，好，現在把小鬼綁起來。」

「不讓我穿衣服嗎？我會感冒的！好痛啊！救命！」

「哼！你怎麼叫，也不會有人來，還是安靜點躺著吧，反正你也活不了多久了。」

「啊！爲……爲什麼要殺我？你們沒有理由要殺我的啊！」

「你給我住嘴！」

聽志明一直嘮叨個不停，心裏已經不痛快的戴太陽眼鏡的那個男人，氣得朝已經被綑綁在地上的志明小肚上踢了一腳，害得志明又慘叫了一聲，他的聲音實在不怎麼樣，簡直像破鑼嗓似的，他掙扎了一下，卻使得繩子更是嵌進了裸著的皮肉裏了。眞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志明只好靜下來。

船長和那些人，同時也在傷腦筋商量著錢幣的事：

「現在問題鬧大了，如果沒有那個硬幣，我們等於就損失了一筆大財富，我們這個是背面沒有紋路，他們是另一面沒有紋路，要把兩個硬幣放在一起如果相合就是彼此合作的對象，現在我們丟了硬幣，這邊的祕密運輸組織是不會相信我們身分的。」

「這簡直是不該發生的麻煩事，眞抱歉，都是我手下在公園裏無聊找人家女孩的麻煩，才會丟硬幣的。」

「唉！眞糟，如果明天下午十點以前，找不到硬幣的話，那貨就拿不到了，這個禍你們可惹大嘍。嗯……好，就是把樹根通通挖掉，我們也得找出來，走！」

「是！是！是！」

至此，志明從他們嘴裏得知那個硬幣是怎麼一回事了，同時他也大吃了一驚，自己怎麼會惹上一個大走私集團的呢？那個錢幣是他們彼此之間當信號用的證物啊！他懊惱的思考著：

「現在我被他們綁在這兒動彈不得，該怎麼辦呢？如果玉南和她外公讓他們關進了烏七抹黑的船艙裏，一定會嚇得受不了的，我一定得想個辦法救他們出來。」

想是這麼想，但是他全身被綁得動彈不得，如果能伸出手把桌子底下的裝著透明調

味料的酒瓶拿到的話，就什麼都解決了，他只好用眼睛在桌子底下那堆空瓶子裏，找他自己的酒瓶，很快的就發現他的瓶子擺在最前面。

「喂！阿銀還有阿鐵，你們到公園去，再去找找看，我再向這小鬼追問，說不定他還有什麼地方隱瞞著我們。」

「好！」

這兩人就是最初想詐欺邱玉南的年輕人，一聽這話，就趕忙轉身走出了船長室。

志明看著被六月陽光照著的天窗，想起外面有藍海、海鷗和白雲光輝燦爛的美麗世界，又想起父母對自己的期望，只後悔自己沒有多用點功，更想起了和同學們快活的在一起時的情景，以及從出生到長大，有時哭有時笑，跳躍著搗蛋著長大。想著想著不禁感慨萬分。但對於即將而來的毒刑烤打，他倒是很倔強，心想：

「終於要眞的逼問我了，既然我知道了這個硬幣的祕密，哼！就是剝掉我的頭皮，撕了我的耳朵，我也不會告訴你們錢幣的下落，害你們不能做成生意，那才眞是太棒了。」

可是倔強是倔強，但一想到說不定從此要和這個可愛的世界訣別，心裏還是很難過。

「一切再見了，誰都不會知道，我會就這樣子慘死。」

他想抹掉禁不住掉出來的淚水，但是手被綁著，根本不能動，他覺得要臨死之前，卻無法抵抗，實在很不甘心。

志明因爲感慨萬千而掉着眼淚，眼睛也模模糊糊的，所以借著陽光想看看天窗，但是卻發現天窗那陰陰暗暗的，總覺得是玻璃上頭有個人影，並不是自己眼睛有了毛病，志明還沒想完，0•07在上頭摔了一跤，「乒哩乓朗」的，玻璃破了，0•07整個人摔進船長室來，跌坐在地板上。室內的人都吃了一驚，嚇得跳到了屋子角落裏。

「啊！是！是什麼？」

只有船長還保持着鎮定問道。志明一看站起來的果然是0•07，他還皺著眉頭，按摩了一下屁股呢，志明大喊起來：

「是間諜嘛。」

「你？是從那裏來的傢伙，你……你是誰啊？」

「你們都給我安靜一點，掉下來，算我失策，可是你們大家都給我聽好！喂！不要靠近，否則我就開鎗，我告訴你哪！我這是鋼筆手鎗啊！」

0•07握著鋼筆，指著室內每一個男人，示意他們不准動。

「啊呀！我想起來了，我聽說這裏有很多的走私集團，其中勢力最大的就是一個用表面沒有紋路的錢幣，和另一個背面沒有紋路的錢幣，以硬幣兩相符合來做信號，你們就是那個走私集團對不對？」

「你？你是那裏的間諜？」

「好！仔細聽好，不要嚇得心臟病暴發啊！我就是0•07號的傑姆斯半磅。」

「你跟0•07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也沒有！」

「哈哈！簡直是要把我笑得心臟痲痺，喂，把這小子也給我抓起來。」

壞人們應了一聲就逐漸向0•07靠攏過來。

「不要過來，我要開槍嘍，我這可是特製的手鎗喲，可以寫字也可以殺人的喲！」

「不要怕，大家上。」

船長在旁大吼著，但因爲大家都怕0•07眞的開槍，所以只是想找機會抓住他而已，這時候，有一個人突然向0•07攻來，他叫了一聲，退後了一步，也不知他怎麼弄的，「砰」的一聲，是子彈射出來了，聲音一點也不驚人，然後地板上彷彿是有什麼東西掉了下來，船長蹲下去撿起了一顆好小顆的小子彈。

「哈！哈！這是子彈？好嬌小的子彈哪，你們把他抓起來，什麼子彈，都是騙人的。」

0．07一聽，只好又改變新花樣，爲上拽了一個扣子下來，舉在手上，恐嚇著說：

「不要靠過來，我這可是小型炸藥，威力很強的喲，管叫你們粉身碎骨。哼！」

幾個壞人一聽，又都有點害怕的往後稍退，船長還是不信這個邪，把倒在桌上的酒瓶，拿起一個來，猛得投向0．07身上，他只好也把手中的扣子丟出手，大家原以爲會發出一聲很大的爆破聲，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扣子碰到地面的一刹那，只發出些微的小聲音，以及噴出了像廟裏香火盈繞的薄煙而已，0．07一看牛皮又揭穿了，立刻又從耳朵出了一個白色圓圓的東西，仍舊高舉著大叫：

「剛剛那個是本國預算不夠，所以力量做得不夠，這個不一樣喲，這可是我另一個祕密武器，過去點，不要靠過來，這可是催眠瓦斯，不怕催眠的就過來好了。」

當然，船長是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0．07這種技倆，兩三下就看破了，所以他冷靜的吩咐著：

「照上，他一丟，我們就躺下，閉氣，馬上就失效了。」

0．07無法，只好又把白而圓的東西投過來，它一落到地板上時，有一縷白烟冒了出來，一會兒的功夫，就飄完了，0．07一看，急得又變出了個，帶了刀子的皮帶，他想：

「沒辦法，這樣一來，就剩這一個兵器了，這個皮帶有一邊，盡是銳利的刀子，如果眞拿東西要來擋它，一定會把他們劏成二半，先露點顏色給他們瞧瞧。」

由於這是0．07在國家預算之外自備的武器，所以倒也像個樣子，他揮舞著，揮舞著，猛然把擺在架子上的洋娃娃劈成了二半，掉到地上，那些壞人一看，開始退後躲開0．07的皮帶。

「噢！這回可眞的是具有危險性的了。」

0．07這下子可得意起來，一面揮舞著剃刀皮帶一面前進，但是，由於皮帶原來是繫在褲腰帶上的，他又是在緊急狀況之下，抽出的皮帶，關於長褲的問題還沒有時間去處理，結果他一往前進，褲子就往下滑，最後纏住了他的腳，他一心又不能二用，神氣不到一下子就把自己給絆倒了，船長一看機會來了，馬上發號施令：

「快！抓住他！」

四個人一下子從他身上跳過去，整個的把0．07給騎在底下，所以使得0．07

像電視上的頑皮豹被壓扁了一樣的扁扁的平躺在地上（當然啦，筆者如此敘述這樣一個訓練有術的情報人員，是過分了些，但事實如此啊）。總而言之，此時０．０７已經技窮，再也沒有什麼新的武器可以拿出來唬人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只有束手就縛。

爲勝利而乾杯

剛剛綁好０．０７，外面就有人的聲音傳了進來：

「噢！有了！有了！老大！」

是那個戴太陽眼鏡的男人，高興地一路叫著進來，手上拿了一樣東西，遞給船長，同時指著０．０７說：

「是我們要找的錢幣沒錯，老大，是他拿走了。」

船長接過了錢幣，眼睛盯著被綁在地下的０．０７，心想：

「原來是這小子撿走了硬幣，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偏來，這可怪不了我嘍！自己送上門來找死。」

志明冷眼看著這一切經過，嘆了口氣，心想：

「難道就這樣決定了我們的命運嗎？難道老公公、玉南，還有這個笨蛋間諜，我們通通注定要被丟到冰冷的海中浮沈？淹死？」

正想著，０．０７輕聲的說話了：

「我好後悔，其實我是想救你的。」

「要救我？怎麼可能，你爲什麼會來這裏？」

「我從台北就一直跟踪著你們過來的。」

「噢？」

「我原來是立意要偷熊大偉博士的祕密發明的，現在不敢了，我改變了我的目的，那就是想要拿你的祕密。」

「我的祕密？我有什麼祕密好拿的？」

「有啊！就是你那個可以變成透明人的祕密，你如果肯教我，我就救你，怎麼樣？」

「我們都被綁著動也動不了，你要怎麼樣來救我呢？」

「簡單哪，我們把身體變透明，身子一消失，繩子不就可以鬆開而逃生了嗎？」

「笨蛋！我們又不是變成鬼了，我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我們變透明後，雖然身體的外表消逝了，但是其實我們眞正的身體還在，而且，我說實話好了，現在藥不在我身邊，卽使在我身邊，我也不會給你拿去用的。」

「啊呀！那你問題可嚴重了。」

「放屁！問題嚴重的是你，本來這個走私集團我差一點就可以破獲的，現在你這麼一來攪亂，全泡湯啦，他們不死死的看著我們才怪，那有機會？」

大概是兩人講話的聲音太久，騷擾到船長他們，只見船長突然大罵道：

「吵死了！你們兩個給我住嘴，要聊天等到地獄再去好好談吧！現在我已經找回錢幣了，你們既然已經知道了我們走私的祕密，留著你們也沒用，你們……」

「那麼，我們既然是用不著了，放我們回去了吧！」

0·07滿懷希望的說。

「啊？當然要放你們回去，不過呢，出口是海裏面，等天色一暗下來，我們就會解決這件事的，哈！哈！」

船長得意地說著，大笑了起來，笑完後轉而向同伴們又說，

「喂！錢幣我們既然已經找回來了，生意就一定可以成交。來！來！來！我們先來

慶祝，慶祝，好好地乾一杯怎麼樣？」

「是啊，這下子我們總算可以放心了，阿銀和阿鐵回來的時候，可要好好的教訓教訓才行。」

「算了，錢幣既然已經找回來了，就不要太過分罵他們了，只要叫他們以後多注意點，現在他們兩人也不再是小混混了，得讓他們知道，他們現在已經是我們這個走私集團的一分子，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去找小孩子們的麻煩，那樣是不行的。好啦！喝酒吧！」

「哇！可惜，只有杯子，沒有酒。」

「沒有酒？總會有剩的吧！去！去找找看。」

幾個人開始打開櫥櫃又四處找了一下，終於在桌子底下找到了志明的透明調味料：

「啊！好哇！這裏還有半瓶。」

志明瞪大了眼睛，看著他們的動作，急得心裏直喊：

「啊！這回可眞完蛋了。怎麼辦？這下怎麼辦？」

此時戴眼鏡的小老大，開始把威士忌分別注入每個酒杯之中，當然，那根本不是威士忌而是志明偷偷放在那的透明調味料的瓶子，如果他們這些喝下了那個調味料的話，

那眞不知是怎麼樣的一個場面。

「這瓶威士忌的顏色好奇怪喲，跟平常我看到的威士忌顏色不太一樣吔。」

「是啊，味道也怪怪的，好像蕃茄醬一樣。這不是威士忌嗎？」

船長看了一眼說：

「我屋裏只有威士忌，還會有什麼別的酒。」

「是這樣的啊！你既是大老闆，那麼這一定是品質特佳的外國威士忌了……」

「那麼！來！我們現在來爲組織的生意而乾一杯。」

「嗯！來！爲我們大家大賺錢而乾杯。」

這五個壞人，一仰頭，大家同時一口氣就把杯子裏的『酒』給喝乾了。

志明在旁邊看著直嘆息，又著急：

「啊！我那麼重要的透明調味料，一下子就少了那麼多，拜託！不要再繼續喝啦。」

這五個人，當然不曉得旁邊的志明有多麼心痛，仍是興高采烈的喝著聊著，不多久就開始有人喊了：

「咦！肚子怎麼開始有點痛呢？」

「啊呀！我的胸口好難受啊！喔！我好想吐啊！」

「天哪！我的頭，啊……」

五個人幾乎是不約而同的一個個在喊，每個人都不舒服，亂成一團，然後叫肚子痛的，抱著肚子首先走了出去，想吐的也跟著走到甲板上去，接下來是叫頭痛的男人說是到甲板上吹吹風也許會好一點，於是也走出了船長室，所有人裏面只有船長一點事也沒有，眼看著他們一個個都不舒服的跑出去，嘴裏還笑罵著：

「眞是一群沒用的東西，這酒裏又沒下毒，才喝那麼一點點，就一個個都不舒服，眞是沒用……」

志明還沒有喝過一整整酒杯的調味料，他每次都是沾一點點在手指上，然後舔一舔，所以不曉得一次喝下去那麼多，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這樣子喝，對於頭部和胸口等處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他想：

「這大概就是副作用了吧！」

志明此時還是不能動，只能轉動著眼睛，想辦法。突然他覺得手腕好像被用力扯了一下，回過頭一看，原來是0．07正把自己被綁著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在那裏來回的磨擦著，志明正想問出聲：

「你要幹什麼？」

他突然發現，０·０７的手裏，不知從什麼地方變出了個細而長的線鋸，正在鋸他手上的繩子，因此他把要問的話給吞了下去，深怕一出聲，會讓船長發現。０·０７和他兩人背對著背，小心的合作著，只有微弱的線鋸鋸繩子的聲音，不注意聽是聽不見的。

不多久，志明覺得繩子已經鬆開了，爲了想看看船長現在成了什麼樣子，他就大膽的擡起頭來偷看，發現船長現在只剩下制服在空中，頭部和手部都已經不見了。

船上怪物

志明正看著船長，耳裏傳來０·０７的輕聲說話的聲音：

「現在，我想辦法救你出去！」

「救我？我沒聽錯吧？」

「我當然是要救你啦，如果你被他們殺了的話，我到那裏去找會變透明的藥物啊？」

「那麼，我們講和，現在你先想辦法吸引船長的注意，我呢就乘機會，從他後頭去打他，你說怎麼樣？」

「ＯＫ！」

這個時候，繩子已經切斷，志明的手總算可以自由活動了，他先把纏在身上的繩子弄鬆，使整個人可以隨時隨地掙脫了繩子自由活動，然後再裝著仍被綁著的樣子，嘴裏同時通知０·０７。

「好！可以開始了。」

於是，０·０７突然假裝很痛苦地掙扎起來，而且還痛得滿地打滾似的，滾開了志明那裏，嘴裏也呼天搶地的大聲哀號著：

「喂！怎麼回事？」

無頭船長果然中計，走了過來，站在０·０７前面問。

「好痛啊，我快要死了，拜託！給我一點水喝，我一定要喝點水，要不然馬上就要死了。哎喲喂呀！」

「你什麼地方不舒服呢？」

「這是我的老毛病了，現在又開始發作。啊……」

「什麼老毛病呢？」

「我這是熱帶性低氣壓症，貴國大概叫做夏季熱。」

「我還沒聽過有這種病，你給我安靜下來。」

船長這個時候已經站在０．０７面前，彎下了腰觀察著０．０７的樣子，而志明呢，就乘這機會偷偷的爬起來，很快的把桌下面的空酒瓶拿起一個，就朝船長頭上部位砸了下去。

「碰！嗯……」

無頭船長立刻應聲而倒，０．０７打了個滾，催志明：

「快！快給我解繩子，先救我再說。」

志明先跑到桌子那兒拿起他自己的威士忌瓶子，喝了一小口，然後才轉過身來，很快地把０．０７的繩子解開，０．０７皺著眉，揉揉手腕，站起來：

「唉！這下子可自由了！眞痛。」

「船艙那兒還有二個人被關著，我們得想個辦法去救才行。」

「喂！等一等，讓我先變透明了，他們看不見我才能逃啊。」

「不行，現在調味料已經就少了那麼多了，而且我透明的時間只有十分鐘，我得先救人要緊。」

「拜託，我只要再變一次透明人就好，讓我嘗嘗被人看不見的滋味，好不好。」

「不行！老公公和玉南要先救出來才行。」

「喂！我現在看不見你了，你在那兒啊？」

由於透明藥已經生效，０．０７伸出手往前面空中亂摸索，空中只傳來志明的聲音：

「我要去救他們。」

「等一下啊！」

０．０７很快的跟過去，由於酒瓶還拿在志明手裏，所以雖然看不見志明，但仍可以去搶酒瓶，結果他只顧去抓酒瓶，猛不防地，房門突然向他關了過來，害他「噹」的一聲，撞上了門，鼻子立刻腫了起來，痛得他那難聽的破鑼嗓又大叫起來，如果有旁人聽見的話，一定覺得簡直像癩蛤蟆的叫聲一樣。不過他並沒有停下來，又接著慌慌張張的打開門，跑上走廊，當然，志明的腳步聲和拿著酒瓶的影子，早已消失，他沒辦法只好站在那兒發了一會兒的呆，眼睛過了一會兒才又在船上各處搜尋，一下子就發現了志

明藏在天花板上那些粗粗細細的管子間隙裏的酒瓶，他笑了起來，自語道：

「小孩就是小孩，這點小技倆，還想騙過我？」

至於志明，在走出房門以後就突發奇想的，隨手把酒瓶橫塞在管子之間，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一無牽掛的去救玉南他們，然後一路走一路想著：

「唉！我變成透明以後，樣子會好看一點吧！反正現在誰也看不見我是帥還是不帥了。」

而０．０７呢，就照著志明一樣，少許的喝了一點點的調味料之後，就把瓶子還是放在原來的地方，他吸吸氣說：

「這味道好有趣，好像是酸甜苦辣加上蕃茄醬和醬油這些味道，實在也說不上來到底是那種味道，就這樣子我就會消失了？」

說也奇怪，就在他歪著頭這樣懷疑的沈思的時候，衣服旁邊手的部份就開始像融化了一樣，慢慢看不見了，他呆呆的看著看著，聽到甲板上傳來腳步聲，他也大了膽子走上去，那是個頭部已消失的男人，聽到腳步聲，就回頭看，一看見０．０７的樣子，嚇得叫起來：

「哇！怪物！」

這個人嚇得轉身就要逃，由於他雖然變透明了，但是他本人並不知道，反而被０．０７那沒頭的怪樣子嚇得逃開了。

「喂！等一等。」

０．０７想抓住他而追了下去，於是彷彿是鬼抓鬼一樣的在甲板上表演起來，只見有衣服而不見頭的怪物在甲板上跑來跑去，而剛剛那個說是頭痛的人，正好走下來，差點和這個無頭鬼相撞，兩個人都吃了一驚，原先被０．０７嚇一跳的人，又大叫起來：

「哇！又出來了一個怪物。」

而頭痛的人並不知自己也變透明，也以爲碰見了怪物，嚇得轉身就逃。

那個戴太陽眼鏡的，正蹲在陰影中休息，聽到腳步聲，就從陰影中站了出來，由於他也變透明了，所以臉上只剩了個太陽眼鏡，也是個無頭人的樣子，他看見迎面而來的是個無頭人，嚇了一跳：

「我的天！這是什麼玩意！」

那一個呢，則大叫：

「哇！這裏又有一個怪物。」

叫著叫著就慌慌張張的轉過身子往船尾跑去，於是整個船上，就是這些已變成了沒

有頭的怪物在那裏彼此被對方嚇得面無人色的吱哇亂叫，逃過來逃過去，看得0・07頗覺有趣，有的叫聲眞難聽，簡直就像野獸一樣，有的嚇得跑都不會跑了似的，跳著腳，像金雞獨立似的單腳跳著跑，幾個人在甲板上就像幽靈似的，抱頭鼠竄，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就是自己的夥伴，只不過變透明了而已，0・07得意的自語：

「哈！無法號船員，竟然被我0・07號追趕得做鳥獸散似的四處逃跑。」

那些人呢，跑得氣喘如牛，每次總是稍稍緩一口氣時，無頭怪物就會在異想不到之處出現，然後又彼此嚇得跳起來再跑，反正船上就那麼大，不論他們往那個方向躲，就會碰上，因此整個船上看起來又忙又亂，大家都在上面發了狂似的跑來跑去的。

正好也已經變成無頭怪物的船長清醒了過來，他一邊爬上甲板，一邊還罵著不見了的志明及0・07號：

「畜牲，竟然敢對我……」

但是話還沒罵完呢，就發現甲板上一大堆無頭怪物在那兒跑來跑去，他怪叫一聲：

「哎呀！我的船已經被怪物佔領了，逃啊！」

此時有個也變透明的無頭男人，靜靜的坐在翻過來蓋在船頭部分的救生艇那兒，冷眼的看著他們跑來跑去，當然，這不用問，他一定就是原先也跑累了的0・07號，由

於他知道這一切不過是透明藥在作祟，所以一找到可以坐下來休息的地方，他就坐了下來，兀自的欣賞著：

「嗯！很好，他們這樣子像沒頭蒼蠅似的跑來跑去，不久就會累了個半死，哈！太好了。」

但是，他終究是一個蹩腳的情報員，他忘了那些跑來跑去的透明人身上的藥效已經差不多了，不久他們就會再現人形的。

兩面間諜

現在我們回到志明這邊來，志明他變透明後，走出船長室，就沿著船梯走下去，他一間間的數著：第一艙，第二艙……而江青森老先生和邱玉南則被關在最底層的第三個船艙，他們一聽是志明的聲音，就著急的猛敲鐵門說：

「我們被關在這裏啊，趕快想辦法把我們放出去吧。」

志明聽的出來是江老生的聲音，他立刻也大聲的安撫着他們說：

「你們先別急，我要想辦法先把門上的鎖撬開才行，你們等一等噢！」

接著志明又聽到邱玉南隔著門的呼救聲：

「志明！救救我啊。」

筆者相信，被邱玉南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孩求救，既使不是志明，也會想盡辦法，不顧生死的去救人的，更何況是志明嘍。所以他一邊四處看，想找個東西來撬鎖，一邊嘴裏還應著玉南：

「噢！我馬上就把你們救出來。」

「你要快一點哦。」

好不容易志明發現角落裏有根鐵管子，他立刻用那根管子，插進鎖和門之間的空隙，用盡全力來撬，同時嘴裏還發出聲音：

「嘿咻！嘿咻。」

志明現在只覺得自己簡直是個正在『英雄救美』的偉大超人，爲了盡快把玉南他們救出來，他流了滿臉的汗，拼命的和那個巨大的鎖決鬥，如果旁邊有人看見的話，就會知道，有根鐵管子插進了鎖頭，而且半空中還有水珠子往下落，相信這一定也是個今古奇觀吧。

好不容易在志明「嘿」的一聲中，鎖終於撬開了，志明把沈重的門用力的打開，衝進去，但是透明時間也已經過了。

他一出現，邱玉南就尷尬得驚叫着用手搗了臉，志明則因爲太專心的想辦法開鎖，所以完全忘了十分鐘已過，他一發現自己在兩人面前裸著身子，也非常尷尬的叫：

「哇！糟糕，不行！」

只見他全身凍的像剛剛才煑過的章魚一樣的粉紅，他正想找個地方把自己藏起來，江老先生已把外袍脫了下來遞給他說：

「快！穿上這個。」

於是志明慌慌張張的立刻接過來，穿上，總算身上已經有了遮蓋的東西，雖然，不是完全蓋住，但也總比全裸好多了，他心裏一踏實，也就冷靜了下來：

「好了！我們出去吧。趕快！先逃再說。」

「那些壞人現在怎麼樣了呢？」

江老先生一邊走出艙門，一邊還不放心的問志明。

「噢！船長已被我打昏了，他們其他的人好像也都不舒服，不知跑那去了。」

「哇！那你可是立大功囉。」

「邱玉南，你們趕快先離開這裏，去通知警方。」

「志明，謝謝你噢！」

「現在先不要講這個，快，你們從這裏先到甲板上去，我跟在你們後頭。」

三人爬到甲板上去之後，一看正好接近可供上、下船用的舷梯，志明走到船邊一看，暗暗叫苦：

「糟了，舷梯弔起來了，你們怎麼下去呢！」

「那！那我們就下不去嘍。」

「別急，我們另外找找看。」

於是三個人繼續繞着岸邊找尋可以跳到岸上的地方。好不容易發現，船上有根粗繩子繫在岸上，那麼人就可以沿著這個繩子下船去啦，但是志明懷疑地看看江老先生和邱玉南，他們辦得到嗎？志明擔擾得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江老先生從志明臉上一下子就看出了他的疑慮。

「你別小看我喲，我雖然老了，但以前我每天耕田種地，身體鍛鍊得很結實，而且我年輕的時候還可以在鋼繩上表演倒立呢。」

邱玉南也自信的話：

「我也沒問題。」

「那我們大家都趕快下船吧。」

江老先生催著二人趕快，志明搖搖頭，只叫他們二人趕快先下船再說：

「你們先走，我還有事情，邱玉南你們一下去，就趕快去通知警察，知道嗎？」

「志明，你也跟我們一起逃，你還留在船上的話，他們不會放過你的，到那時你就糟了。」

「你們快走，我還要辦點事情，快啊。」

志明因爲要拿回衣服，而且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透明調味料，他還放在船上，他必須再想辦法拿回來才行。所以他眼看二個人，陸續平安的到達了岸上，招招手，要他們快走，這才又向返回船長室的方向走去，在他繞到一架弔貨機後頭時，被眼前的景象，驚訝得張大了眼睛，站住了。

船上這種機器共有兩台前後並列在那裏，首先志明發現後面的那部弔貨機上面有什麼東西在動，他再一細看驚訝得發現弔貨機的網子在空中搖來搖去的，當然，光是看到這個，還不至於使他那麼驚訝，最使他吃驚的是因爲在高空中網子裏掙扎的竟是０．０７號，同時，他發現船長以及手下四個人也站在他前面正在抬頭看０．０７。

原來0・07原先好整以暇的在看他們彼此被嚇得跑來跑去，而一等藥效一過，彼此知道對方就是自己人時，正好0・07也已顯形，而他本身並不知道，還坐在那裏看好戲呢，因此幾個手下又一湧而上抓住了他，這一下0・07就慘了，船長一聲令下，就把他丟進網中，再一聲令下，就開動了機器，把0・07弔在空中了。而志明所看到的就是0・07突然被弔起來的樣子，只聽船長鬆了一口氣說：

「這樣子就好了，再來就是逃走的小鬼啦，我想他一定還在船上，你們趕快去找，可不要讓他逃走了。」

「是！這次可要他好看了。」

那些手下分開來準備分頭去找，而志明則早一步的就跳進了船長室的入口處，他想了一下：

「那些傢伙馬上就會找到這來，如不再想辦法變透明的話，那一定就逃不掉了。」

於是跑去找了一下，發現他那一瓶調味料還在，就抓起瓶子，又把剛剛脫下的衣服抱起來，他打算如果能逃走的話，就得拿這些東西一起逃。他知道那些壞人正在分頭找他，但是志明相信，他們一定沒想到他還會再回到自己原先被關著的船長室，頂多是他們到下面船艙去查看江老先生和玉南他們時，發現二人已經逃逸而慌張失措的跑回來，

所以尚有些時間可讓他思考該怎麼辦。

「現在玉南他們已經安全逃走，其他的就好辦啦。」

志明知道要從船上逃走，並不是件容易事，但由於有調味料給他壯膽，使他自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勇氣，所以心理上，倒也不很緊張，只是：

「那麼，這傢伙怎麼辦呢？」

他對著還被弔在空中網子裏的0・07考慮了一下，由於0・07先前曾經用刀子切斷了綁著他的繩子救了他，所以志明覺得不能不管，但是轉而一想：

「算了，這小子目的就是要我的調味料，把他救下來以後，還是會來找我麻煩的，不管他了，自己逃命要緊，但是……」

志明猶豫不決了半天，最後還是下了決心：

「唉！救人第一，以後的事，以後再談好了。」

由於志明有了調味料，自認爲是可比美超人的正義之士，而不能做見死不救的事情，所以他下了決心，暫不逃走先把0・07救下來再說，因此他抱著衣服和瓶子很慢很慢的爬上階梯，他全神貫注的注意著，猛然的打了一個噴嚏，雖說是六月天氣已暖和但也不能老光著身子，不穿衣服，這下子志明又感冒了。他被自己的噴嚏聲嚇了一跳，繼

續凝神傾聽，聽了一下，發現好像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聲音，四周仍是一片寂靜，於是他一口氣爬完階梯，跳上甲板，四處看了看，就跑到了艦橋，躲在陰暗處，他又探頭看了看，發現角落裏胡亂得放了些鐵桶？

「把衣服和調味料藏在這裏好了。」

一考慮好，他就把調味料舔了一口，然後把隨身衣物和瓶子隨便的塞到那些鐵桶之間的空隙裏，於是再站起來，從陰暗的藏身處走出去，準備去救0．07號，正好迎面碰上一個正從底下爬出來的男人，對方一看到他就大叫：

「呀！小鬼在這裏啊。」

志明被他這麼一喊也嚇了一跳，吃驚得轉頭就跑，由於藥效還沒有完全發生作用，否則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油漆人

那五個壞人被先前的男人一喊，都跑過來追他，而志明呢，注意著自己的手，好不

容易總算生效了，才詭詐的一笑，不再理會這一群人逕自的去找0．07了，由於透明調味料吃下去後，並不會馬上就生效，總要等四十幾秒才會完全消逝，志明一時大意竟然忘了，還好在他們追上志明以前，他就變透明了，否則後果眞不堪設想。

他跑到弔貨機前，看看0．07還在5公尺的高空中搖來搖去，他發現有三隻操縱桿子，但是卻不知該如何操縱，這下子把他給難倒了。

「要怎麼弄，才能把他給放下來呢，我又不懂得怎麼操作，眞糟。」

志明發現弔貨機下面有一些蒸汽噴了出來，因此他知道這部機器是靠動力來推動的，因此他想也許自己亂動一陣那些個桿子，或者能把0．07放下來，於是他就胡亂得去操縱那些桿子，這下子可好，活該0．07要活受罪了，一下子0．07猛然的朝岸上撞了過去，快撞上時，又一下子往上昇，上面的0．07還沒有喘過氣來，突然又快速的墜入海裏，就好像太空船一樣，任意的飛天入海，0．07剛剛覺得快要窒息了，又猛得給拉上來，衝上半天高，只見這弔貨機兀自的又轉動了起來，害得0．07在上面搖搖幌幌得大叫不止，「哇！呀！哈！」

志明乍聽之下還以爲0．07在笑呢，再一聽是0．07把誤喝的海水吐出來的聲音，志明急得不知要如何是好。

「眞糟，要怎麼才停得下來呢？這樣子下去不行哪。」

一陣亂動，倒楣的0．07又再一次的泡到海裏去了，像醃烏賊一樣，唉！這醃過的0．07可一定是不好吃的，通常我們都是用烏賊魚或柴魚片來做醃魚，而且夏天做的比多天做的要好吃。這樣子話又扯遠了，我們回過頭來看，0．07此時已經被志明無意中整得氣都喘不過來，再從海裏升上來的時候，差一點都快翻白眼了。他哀叫著：

「不要—不要再動了。」

此時五個人已經聞聲往弔貨機這邊跑來，他們一看弔貨機在動，就一路喊過來：

「快！快！在機器那邊。」

「咦！沒有人哪？」

「可是弔貨機怎麼會動呢？是不是機器出了毛病啊？」

「是啊，眞奇怪。」

這些人稱奇的圍在弔貨機旁邊看，志明只好停止搬動桿子的動作，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動的話，應該是不會被發現的。只聽那些人還在滴咕：

「怪了，那裏都找不到，會跑那兒去了呢？這個小鬼。」

「是啊，入口那兒的舷梯已經弔起來了，而且也沒地方可以讓他們上岸，這三個人

應該還在船上的啊。」

志明聽他們口氣，似乎還在找玉南他們，差一點就得意的脫口而出：

「哼！他們兩個人哪，早就沿著繩索逃走了。」

他算了算時間，警察這時候應該朝港口這邊來了吧，接著志明無意中發現弔貨機附近，有一罐白色的油漆，他反正眼前也不能做什麼事，因此就想惡作劇一下，志明微笑的想：

「哈！這玩意不錯，拿來玩一玩。」

於是志明把刷子從罐子上拿了起來，故意讓別人看到刷子自己會浮在空中，害那些壞人都嚇了一跳，看得目瞪口呆的：

「罐子在動，刷子自己跑到空中？」

而這二樣東西呢，卻像會飄動似的，往壞人那兒飄過去，一接近人，刷子就自動的沾上油漆要去刷那些壞人，幾個大男人又嚇得叫起來：

「哇！恐怖啊！又是怪物來了。」

本來志明也只是想要惡作劇一番而已，但是惡作劇的人總是會受天罰的，那些壞人一看刷子自己要過來刷人，就嚇得出於本能的用手去撥開，結果有人動作太猛，一下子

碰翻了志明高舉著的油漆罐子，這下可好，整罐油漆從志明的頭臉開始，一股腦的潑了下來，隨著白油漆往下流的速度，大家都驚叫：

「啊！」

「哇，露出了雪白人的形狀吔。」

於是好端端的從空中出現了個雪人，目前才只是六月份而已，冬天裏的雪人不應該在此時此地出現。所以那些壞人一看有了個具體的實際形狀出現，也不再害怕，大家不約而同的研究起眼前的小雪人起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說：

「喂！這傢伙就是我們要找的小鬼呢。」

「沒錯，就是他，剛剛我把他衣服脫光之後，綁起來時，我還記得我看了一眼他的肚子，沒錯，他的肚臍眼是凸起來的，就是他這副德行。」

「是嗎？好，那就抓起來。」

「哈！這小子可成了現世寶啊，他會一下子就變成透明的了，讓人看不見他，那可以賣很多錢的呢。」

「好主意，來！大家一起上。」

於是船長一聲令下，大家就往滿身油漆的志明身上撲過去，嚇得志明大叫：

「哇呀！救命！」

突然，從老遠傳來警車發出來的警笛聲，壞人們一聽，先是一楞，然後不約而同的鬆開了手，警笛聲很明顯的是往他們這邊響過來的，聲音愈來愈近，終於有幾輛警車停在無法號前，接著跳下來好幾個警察，壞人一動看都慌了：

「喂！警察來了。」

「快逃啊！」

但是已經太晚了，船的前方已經上來了好幾個警察，其中之一還是警察隊長呢，他一出現，手上就拿了眞槍對著壞人說：

「不要動，要不然就要開槍了。」

這些壞人，不論是大老闆還是小老闆，這一下什麼法子都沒有了，也神氣不起來啦，統統都乖乖的舉起手來，也不敢逞強了，終究警察手裏的鎗可不是玩具，眞挨一鎗那還得了，因此全部都不反抗的投降啦。

接著江老先生和邱玉南也上船來找志明了：

「志明，你在那裏啊？」

他們找著找著，來到了弔貨機附近，忽聽到志明的聲音從弔貨機底下的陰暗處傳來

：

「我在這裏啦。」

只見陰暗處站出來一個白石膏似的裸體像，邱玉南又大吃一驚地抱住了她的外公，羞得不敢再看。江老先生則疑惑而又關心的問：

「眞的是你啊，志明。有沒有受傷啊？他們打了你沒有？」

「我沒什麼啦，只是……」

「只是什麼？說啊，他們打了你啦？」

「不是啦，啊……啊啾！」

可憐的志明，又感冒了，口鼻附近的白油漆經他這麼一打噴嚏，都給噴灑出來，說也妙，志明剛剛打完噴嚏，空中也傳來一聲「啊啾！」如果不知道的話，還以爲天上都聽得見志明的噴嚏聲呢，其實啊，是0・07那個寶貝蛋也感冒了，於是上面一聲「啊啾」，下面也回一聲「啊啾」，眞是彼此呼應不絕。

失敗爲成功之母

志明因爲大鬧走私集團，而且還讓警方斬草除根似的大破走私案，使得志明的名聲是愈來愈高了，大家都知道有這麼一個勇敢機智而又有正義感的好少年，事後記者訪問志明說：

「請告訴大家，爲什麼你會那麼厲害呢？又救人，又同時和黑社會分子打鬥。」

還有更妙的，一家賣新式廁所裏有關產品的廠商，竟要求志明做廣告：

「請務必要在我的電視廣告裏參加演出，很簡單的啦，你只要說一句『有人在裏面嗎』這樣的話，就可以了，怎麼樣？我相信只要像你這樣的超人似的少年一參加我的廣告的話，那我們的產品一定會變得很好賣的。」

女孩子則把他當做偶像崇拜，各個圍著他要簽名：

「林志明，請幫我簽一下名。」

至於熊大田也大爲驚訝的跑來告訴他：

「你還眞不簡單哪，這回我可是對你完全刮目相看了。」

這其中只有志明母親對他的成名不太在乎：

「變成一個有名的好孩子雖然是很好啦，但同時身體卻變弱了，老是感冒，眞是糟糕。」

隨著時間的飛逝，在志明身邊湧起的波浪也逐漸平靜下來，圍繞著他好奇的問長問短的人也少了。反正志明不管人家問什麼，就以「完全是碰運氣」的口氣來回答，因爲自己心裏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不敢居功啦，別人聽在耳朵裏可就不這樣想，都說志明是太謙虛，而又有深度的關係，因此就更加喜歡他了。

至於志明內心深處，則早已決定，有關透明調味料這一件事，一定要保持祕密，任何人他也不願透露，而且每當被人恭維時，他就會懷疑的自問：

「眞的只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不會吧，要不是託透明調味料的福，0・07不會來救我，那麼所有圓滿的事也就不會發生。」

由於他有這點自知之明，所以對於大家好意的恭維，剛開始雖然覺得很得意也很高興，但時間一久，他就厭煩起來，只一心希望這種圍在他身邊的熱浪，能早日平靜下來而還給他舊有的安祥和寧靜。總算他如願以償了，可以一個人無拘無束的散步，逛街了。

這一天，是七月初的一個傍晚，他正想著暑假已經快要來了，如果又要出去玩的話，那麼透明調味料又可以派上用場啦，所以他一邊在他家門前那塊空地上散步，一邊把透明調味料的瓶子從口袋裏拿出來看：

「唉！只剩下五分之一了，如果這玩意沒有了，我的神祕力量也就消逝啦，這可要省著點用才行。」

正想著，身後突然傳來一個打招呼的聲音：

「哦！久違了。」

他回過頭，一看卻是0・07，志明看到他那瘦小的身子站在那就想笑：

「是你啊。怎麼樣？最近身體健康情況好一點沒有。」

「那天以後我一直都在感冒，身子也很虛弱，經過這一陣休養，總算好一點啦。」

「噢！那麼，你又來找我，是……」

「這你也曉得的，我不達目的是不會干休的，而且我們之間的『停火協定』現在也已經失敗，所以，你那個神祕藥物拿來。」

說著0・07就要伸手去搶志明手中的瓶子，志明把手舉高，躲著0・07來搶的手勢：

「你到現在還不死心哪，還要搶，你這樣子未免太纏人了吧，我告訴你，這東西我不會給你的，不行！」

「你這個會使人完全透明而隱形的藥，實在是這世界上最大的發明，所以我一定要

搶回國，那我就立了大功了，萬歲。」

「你臭美，誰說要給你的，像你這種人拿了去，還得了。」

「幹麼，你不要這樣子，我一定要，拿來。」

０．０７猛力撲向瓶子，說什麼也要搶走，志明也執意的不讓，於是兩個人撞在一起，「砰」一聲，兩個人同時滾倒在地上，接著是一陣玻璃瓶砸碎了的聲音，兩個人一驚，彼此鬆開來，只見兩人身旁的地上，瓶子已碎開了，裏面的調味料早已潑散開而被地面吸收啦，兩人想搶救都來不及，只有同時驚喊：

「啊！」

茫然的看著地上已經沒有調味料痕跡的玻璃碎片，兩個人都像傻了似的，好久好久都沒有說話，最後還是志明想得開，他苦笑了一下，站起來說：

「唉！也許這樣好一點。」

「爲什麼？」

「你不曉得，人如果變透明的話……反正，從我無意中調了這一瓶調味料之後，發生的事情太多了，把我弄的一直沒有好日子過，不是把自己嚇得半死，就是把自己凍得受不了，這滋味可不是外人所能理解的，而且如果讓壞人拿了去，利用隱形來做壞事的

話，那這個世界可就亂嘍，所以我一想到這些，就說還是沒有了好一點。」

「你說什麼？你知不知道，這樣一來，我就要被炒魷魚了。」０．０７急得跺腳大叫。

「這個啊，跟我沒什麼關係，反正瓶子也破了，我樂得一身輕，你有本事的話，去挖回來吧。」

０．０７也眞是沒出息，一個大男人，竟然還不如一個小孩，說著說著竟然大哭了起來，眞不像話，好不容易制止住自己的哭聲，想想反正調味料沒有就是沒有了，哭也沒有用，因此他又發了狠，盯著志明說：

「我要你再給我做一次，至少你得告訴我製作方法。」

「不行，我拒絕。」

「你一定要告訴我製作過程，要不然我就失業了，也回不了我自己的國家。」

「你的情形確實也令人同情，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實在無能爲力，因爲當初我也只是在偶然的情況湊巧做成的，抱歉啦。」

說完，志明就留下０．０７，不再理他，兀自慢慢的走開，看看０．０７洩了氣似的呆在那兒，也不管他，後來他就加快了速度跑了回去。一進門他就喊了：

「我回來了。」

志明的母親應聲而出，像往常一樣，又想念他幾句：

「你到那兒去啦？這麼久不見人影。」

「我散步去了嘛，對了！媽媽，你廚房借我用一下好不好？」

「你要幹什麼用？」

「這個我還不能告訴你，是祕密，啊呀，只是做個實驗而已啦。」

「喂，你才剛剛吃過飯喲，怎麼，才這麼一會兒，你又肚子餓啦，又想做你愛吃的東西嗎？」

「不是啦，媽，拜託，妳就讓我用一下嘛。」

志明只一心一意的想再把調味料調調看，所以也不多做解釋，就把母親輕輕推至一邊，他沈吟著走進廚房。

「這藥是什麼東西配上什麼東西啊……」

雖然他嘴裏是說透明調味料沒有了也好，但是一旦眞的沒有了，又覺得若有所失似的，所以還是想再做做看，由此可知，志明終究還是小孩子，說話做事還靠不住，不過呢，這件事情反正也不是壞事，而且志明還常以自己是「正義之士」自許，所以也沒什

麼關係啦。

只見志明在廚房中唸唸有辭的：

「鹽、砂糖、沙拉醬、蕃茄醬、醬油、……胡椒、奶油、再來是什麼啊……」

志明一面唸著，一面把各種調味料先後的放入一個小盆裏，然後加一些水，搖一搖，再攪拌，看看差不多了，就嚐了嚐，哈！一嚐之下，他皺著鼻子，瞇了雙眼，跳起來，實在是味道也太怪了點，當初第一次調味料剛做完時，他嚐了以後覺得是有史以來最刺鼻的怪味，而這一回呢，好像比那次更可怕，簡直嚐都不敢嚐了，於是看看沒什麼效果，他又再來一次，直到把所有調味料用完了，才停止。當然他並不因此而死心，此後，他一有空，就去試，但不管他多仔細，多拼命的去攪拌，就再也做不出來了，他只想如果做了百萬次之後，其中有一次成功也是好的，但是說也奇怪，不論他日後做了多少次，反正都沒有成功過，而那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卻是第一次就成功了。

總之，世事就是這麼奇妙，那次也不知是不是什麼分子變化，一下子無意中就弄成功了，而現在呢，不論志明怎麼弄，反正透明調味料，從此絕蹟了，不再出現，唯一的收穫就是，因這件事的影響，使志明決定，將來要研究化學，如果因這次事件，使志明轉而對於化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那麼卽使是多得幾次感冒也是值得的，說不定有一天

志明就因爲這樣子而成了化學專家呢，自古以來就有「失敗爲成功之母」這句諺語，志明的情況應該也就是這種情況，只要他眞有興趣，以後他的生活目標和生活內容會爲之完全改變，那麼透明調味料重不重現，也就不再重要啦。

暑假終於到了，每一天志明都會待在家裏看電視，以躲避外頭的熱氣，他現在是比以前要安靜多了，猛然的他注意到電視上有個很熟悉的畫面，電視上的聲音是說：

「鼻子通要用什麼藥？律通藥廠出品的鼻律通一點就通，有效！」

志明注意到畫面上什麼都沒有，就只有二個好像會有蝙蝠飛出來的黑洞似的大鼻孔、志明還沒搞清楚是什麼鼻子藥呢，電視上的聲音又繼續說：

「鼻律通，鼻子不通請趕快用鼻律通，新發售，有效。」

雖然畫面上只有鼻子參加演出，但志明一聽講話人的聲音就知道是0．07，志明笑著嘆了口氣：

「唉！這傢伙眞的被炒魷魚了，只好幹電視廣告這一行啦。」

其實他已不太關心0．07的總總，現在志明全心全意關心的是希望和江老先生及邱玉南一起去鄉下玩的日子趕快來，那邊還有那隻大鬧飛機的頑皮猴子小郎在等著他呢，從放暑假以來，他就一直在熱切的等待著這個期待已久的歡樂日子，所以他伸出手關

掉了電視開關，微笑著伸伸雙腿，身子一滑，滑下了椅背，就在沙發椅閉了眼假寐，玉南那雙可愛的眸子又浮現在腦海中，彷彿兩人已經手牽著手徜徉在鄉下的小溪旁、稻浪中了。

譯者：志　宏

發行者：乾耀印刷出版有限公司
鄭陳秀春
台中市中華路一段八十號
電話：二一三七一二五號
郵政劃撥二三六一七四號

發行人：鄭乾叁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五六三號

印刷者：本公司印刷廠

特價：新台幣柒拾元